

话 故 都

一别两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来真是万幸了。际兹骊歌重赋，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生怕被万种缱绻，牵惹得茶苦饭淡。来！尔座苍然的老城，别嫌唠叨，且让我像自家人似的，说几句闲杂破碎的话吧。——重来只是小住，说走就走的，别不理我！连轻尘飞鸟都说，啊，你老城的一切人，物。

生命短短的，才几多岁月？一来就五年六载地拖下去，好不容易！耳濡目染，指磨踵接，筋骨都怕涂上了你的颜色吧；不留恋还留恋些什么？不执著还执著些什么？在这里像远古的化石似的，永远烙印着我多少万亿数的踪迹；像早春的鸟声，炎夏的鸣蝉，深秋的虫吟似的，在天空里也永远浮荡着我一阵阵笑，一缕缕愁，及偶尔的半声长叹。在这里有我浓挚的友谊，有我谆谆然师长的训诲，有我青年的金色的梦境，旷世的雄心，及彻昼彻夜的挣扎与努力；也有我掷出去，还回来：往返投报的情热，及情热燃炙时的疯狂。还有，还有很多；我知道那些逝去了的整整无缺的日子，那些在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朝朝暮暮，我是都给了你了，都在你和平而安适的怀抱里，消磨着，埋葬了。

因此，我无论漂泊到天涯，或是流浪到地角，总于默默中仿佛觉得背后有千万条绳索在紧紧地系着，使我走了一段路程，便回转头来眺望你一番，俯下头去想念你一番，沉思地追忆关于你的一切：当我于风雨凄凉，日晚灯昏，感到苦寂的时候，我想到在你这里那五六个人围炉话尽的雪夜，和放山石，采野花的那些春秋佳日。当我进退维谷，左右皆非，感到空虚的时候，我想到在你这里过骆驼书屋，听主人那忘机的娓娓不倦的谈话，和那巍然宏富的图书馆里，引人入胜的各家典籍的涉猎。在异乡受了人家的欺骗，譬如那热血所换来的冷水的欺骗，我只要忆起你这儿的友人曾信托我，帮助我，在极危急的时候拯救我的各种情形，我便得到很多的安慰；即使抚今追昔，愈想愈委屈，而终于落泪吧，但内心是充满了喜悦的，说：“小气的人呀！我是有朋友的，你其奈我何！”

因此，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曾登临过，游览过，啸傲过：大家争着骑驴，挨了跌还是止不住笑。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壮丽的宫院，一无无边的丰饶的景色。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那样庄严，使你立在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最喜欢那夕阳里矫蹇的雄姿；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南城的天桥，拥着挤着的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事。我念着市场的那些旧书摊，别瞧，掌柜的简直就是饱学。我念着，啊，这个帐怎么开呢：那些残破的庙宇，那些苍翠的五六百年的松柏，那些灰色的很大很大的砖，一弯臭水的护城河，沿河走着的骆驼同迈着骆驼一样脚步的牵骆驼的人。真是！什么我都想念呢！只要是你苍然的老城的，都在我神经的秘处结了很牢的结了。说来你不信，连初冬来呼呼的大风，大风里飞扬着的尘土，我都想。

苍然的老城，我觉到，绵亘在兴安岭以南，喜马拉雅以北，散布在滚滚的黄河，滔滔的长江流域的，星罗棋布，是多少城池，多少市镇，多少名胜古迹啊，但只有你配象征这堂堂大气的文明古国。仿佛是你才孕育了黄帝的

子孙，是你才养长了这神明华胄，及它所组成的伟大民族。虽然我们有长安，有洛阳，有那素以金粉著名的南朝金陵，但那些不失之于僻陋，就失之于器薄；不像破落户，就像纨袴子；没一个像你似的；既素朴又华贵，既博雅又大方；包罗万象，而万象融而为一；细大不捐，而巨细悉得其当；真是，这老先生才和蔼得可亲，庄严得可敬呢。

华夏就是这样的国家，零星的干犯，是惹不起她的气忿的，她有海量的涵容；点滴的创伤，她是不关痛痒的，她有百个千个的容忍；不过一朝一夕，时光慢慢地过去，干犯她的，要敬畏她了，要跪倒在她的面前，求她的宥恕了；一处处创伤要渐渐地复原，渐渐地健康起来了。如簷滴之穿阶石似的，一切钜障都在时光的洗炼中屈服在她的腕下了。苍然的老城，你不也正是这样的么？多少乳虎样的少年，贸然地走了来，趾高气扬，起初是目空一切的，但久了，你将他的浮夸，换作了沉毅。忽而一天，他发见了他自己的无识，他自己的藐小；多少心胸狭隘的人，米大的事争破天，不骄即谄，可是日子长了，他忽然醒过来，带着满脸的惭愧，他走上那坦荡的大方的道路。芝兰之室怕连砖瓦都是芬芳的吧，蜜饯金枣酸瓢也发起甜来。饱有经验的老人是看不惯乳臭的孩子的，富有历史涵养的地方草木都是古香古色。不必名师，单这地方彩色的熏陶，就是极优越的教育了。何况，在这里，街街巷巷都住持着哲人，诗家，学者呢？对你，不只是爱慕，简直是景仰。“我懂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在此老死吧！”也有人这样说：是大有来历的。

晨昏相对者六年，在第六个夏天，我因为什么事情不得已而将远去，那时我是怎样地愁着，依依的可怜啊！为了你这儿的人们，使我眷恋不舍，一壁整着行囊，一壁落着眼泪，就像第一次离开慈母准备远行一样，那滋味是够凄凉的。脚步迟滞地踏上火车，心随了车轮的辗转而步步沉重，彼此间的牵线，步步加紧，那是不多不少的永诀的情况啊！长年漫漫，悬想之情总算够受了：地方愈远，思念愈深；时日愈久，思念愈切：直将这重负继续担下来，到今天，我有了归来的机会。

旅途上我是怎样的喜欢，又怎样的惧怕呀！喜着眼前的重逢，怕着久别的生疏。提心吊胆，终于到“家”了。望见你那更加苍老了的城垣，还带着亲熟的容光，仿佛说：“来了么？……”那一阵高兴是说不出的。我知道敌人的炮火，曾给你过分的虚惊，我见了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郑重地问“别来无恙”的话。及至看见你依旧那样镇静，那样沉着的时候，我便禁不住手舞足蹈了。可是你的确又苍老了许多呢。虽说老当益壮吧，但那加添了的一条条皱纹，总不能不使爱你的人们增加几分担心。

现在几天的光阴，又轻轻度过了，梦一般。在几天之中，我温习了多少陈迹，访问着你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抚摩着往日的印痕，追忆着那些甜的酸的苦的故事，又是一度欢欣，又是一度唏嘘，又是一度疯狂。我很满足，因为你没把我忘记。

展眼我又要走了，那怎么办呢？在这临行时的前宵，听着你午夜的市声，熙攘攘，喘着和平的气息，我怀了万分惆怅。但想到你的长存。比得过日月的光辉时，我也知道自慰。后会有期，珍重吧！希望再度我来，你矍铄依然，带着你永恒的伟大与壮丽，期待我，招呼我。

明朝行时，但愿你满罩了一天红霞，光明里，照顾我到远远的天涯。

一九三三年夏

马

马是天池之龙种。那自是一种灵物。

——庾信：《春赋》

也许是缘分，从孩提时候我就喜欢了马。三四岁，话怕才咿呀会说，亦复刚刚记事，朦胧想着，仿佛家门前，老槐树荫下，站满了大圈人，说不定是送四姑走呢。老长工张五，从东院牵出马来，鞍鞴都已齐备，右手是长鞭，先就笑着嚷：跟姑姑去吧？说着一手揽上了鞍去，我就高兴着忸怩学唱：骑白马，吭铃吭铃到娘家……大家都笑了。准是父亲，我是喜欢父亲而却更怕父亲的，说：下来吧！小小的就这样皮。一团高兴全飞了。下不及，躲在了祖母跟前。

人，说着就会慢慢儿大的。坡里移来的小桃树，在菜园里都长满了一握。姐姐出阁了呢。那远远的山庄里，土财主。每次搬回来住娘家，母亲和我们弟弟，总是于夕阳的辉照中，在庄头眺望的。远远听见了銮铃声响，隔着疏疏的杨柳，隐约望见了在马上招手的客人，母亲总禁不住先喜欢得落泪。我们也快活得像几只鸟，叫着跑着迎上去。问着好，从伙计的手中接过马辔来，姐姐总说：“又长高了。”车门口，也是彼此问着好；客人尽管是一边笑着，偷回首却是满手帕的泪。

家乡的日子是有趣的。大年初三四，人正闲，衣裳正新，春联的颜色与小孩的兴致正浓。村里有马的人家，都相将牵出了马来。雪掩春田，正好驰骤竞赛呢。总也有三五匹吧，骑师是各自当家的。我们的，例由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叔父负责，叔父骑腻了，就是我的事。观众不少啊：J村的祖伯叔，兄弟行辈，年老的太太，较小的邻舍侄妹，一凑就是近百的数目。崭新的年衣，咳笑的乱语，是同了那头上亮着的一碧晴空比着光彩的。骑马的人自然更是鼓舞有加喽。一鞭扬起，真像霹雳弦惊，飕飕的那耳边风丝，恰应着一个满心的矜持与欢快。驰骋往返，非到了马放大汗不歇。毕剥的鞭炮声中，马打着响鼻，像是凯旋，人散了。那是一幅春郊试马图。

那样直到上元，总是有马骑的亲戚家人来人往，驴骡而外，代步的就是马。那些日子，家里最热闹，年轻人也正蓬勃有生气。姑表堆里，不是常常少不了戏谑么？春酒筵后，不下象棋的，就出门遛几趟马。

孟春雨霁，滑汰的道上，骑了马看卷去的凉云，麦苗承着残滴，草木吐着新翠，那一脉清鲜的泥土气息，直会沁人心脾。残虹拂马鞍，景致也是宜人的。

端阳，正是初夏，天气多少热了起来。穿了单衣，戴着箬笠，骑马去看戚友，在途中，偶尔河边停步，攀着柳条，乘乘凉，顺便也数数清流的游鱼，听三两渔父，应着活浪活浪的水声，哼着小调儿，这境界一品尚书是不换的。不然，远道归来，恰当日啣半山，残照红于榴花，驱马过三家村边，酒旗飘处，斜睨着“闻香下马”那么几个斗方大字，你不馋得口流涎么？才怪！鞭子垂在身边，摇摆着，狗咬也不怕。“小妞！吃饭啦，还不给我回家！”你瞧，已是吃大家饭的黄昏时分了呢。把缰绳一提，我也赶我的路。到家掌灯了，最喜那满天星斗。

真是家乡的日子是有趣的。

当学生了。去家五里遥的城里。七天一回家，每次总要过过马瘾的。东

岭，西注，河埃，丛林，踪迹殆遍殆遍。不是午饭都忘了吃么？直到老父呵叱了，才想起肚子饿来。反正父亲也是喜欢骑马的，呵叱那只是一种担心。啊，生着气的那慈爱喜悦的心啊！

祖父也爱马，除了像三国志那样几部老书。春天是好骑了马到十里外的龙潭看梨花的。秋来也喜去看矿山的枫叶。马夫，别人争也无益，我是抓定了的官差。本来么，祖孙两人，缓辔蹒跚于羊肠小道，或浴着朝暾，或披着晚霞，闲谈着，也同乡里交换问寒问暖的亲热的说话；右边一只鸟飞了，左边一只公鸡喔喔在叫，在纯朴自然的田野中，我们是陶醉着的。Old man is the twice of Child我们也志同道合。

最记得一个冬天，满坡白雪，没有风，老人家忽尔要骑马出去了，他就穿了一袭皮袍，暖暖的，系一条深紫的腰带，同银白的胡须对比的也戴了一顶绛紫色的风帽，宽大几乎当得斗篷，马是棕色的那一匹吧，跟班仍旧是我。出发了呢？那情景永远忘不了。虽没去做韵事，寻梅花，当我们到岭巅头，系马长松，去俯瞰村舍里的缕缕炊烟，领略那直到天边的皓洁与荒旷的时候，却是一个奇迹。

说呢，孩子时候的梦比就风雨里的花朵，是一招就落的。转眼，没想竟是大人了。家乡既变得那样苍老，人事又总坎坷纷乱，闲暇少，时地复多乖离，跃马长堤的事就稀疏寥落了。可是我还是喜欢马呢：不管它是银鬃，不管它是赤兔，也不管它是泥肥骏瘦，蹄轻鬣长，我都喜欢。我喜欢刘玄德跃马过檀溪的故事，我也喜欢“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即使荒诞不经吧，却都是那样神秘超逸，令人深深向往。

徐庶走马荐诸葛，在这句话里，我看见了大野中那位热肠的而又洒脱风雅的名士。骑马倚长桥，满楼红袖招，你看那于绿草垂杨临风伫立的金陵年少，丰采又够多么英俊翩翩呢。固然敝车羸马，颠顿于古道西风，也会带给人一种寂寞怅惘之感的，但是，这种寂寞怅惘，不是也正可于或种情景下令人留恋的么？——前路茫茫，往哪里去？当你徘徊踟蹰时就姑且信托一匹龙钟的老马，跟了它一东二冬的走吧。听说它是认识路的。譬如那回忆中幸福的路。

你不信么？“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那个落落大方说着这样话的家伙，要在跟前的话，我不去给他执鞭坠镫才怪哪。还有那冯异将军的马，看着别人擎擎着一点点劳碌就都去觐颜献功，而自己的主人却踢开了丰功伟烈，兀自巍然堂堂的站在了大树根下，仿佛只是吹吹风的那种神情的时候，不该照准了那群不要脸的东西去乱踢一阵，而也跑到旁边去骄傲的跳跃长啸么？那应当是很痛快的事。

十万火急的羽文，古时候有驿马飞递：探马报道，寥寥四个字里，活活绘出了一片马蹄声中那营帐里的忙乱与紧急，百万军中，出生入死，不也是凭了征马战马才能斩将搴旗的么？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哈，怎么这样壮呢！胆小的人不要哆嗦啊，你看，那风驰电掣的闪了过去又风驰电掣的闪了过来的，就是马。那就是我所喜欢的马。——弟弟来信说，“家里才买了一匹年轻的马，挺快的。……”真是，说句儿女情肠的话，我有点儿想家。

一九三四年三月，青岛

夜 谈

说不定性格是属忧郁一派的，要不怎么会喜欢了夜呢？

喜欢夜街头憧憧的人影。喜欢空寂的屋里荧然的孤灯。喜欢凉凉秋夜唳空的过雁。喜欢江船上眠愁的旅客谛听夜半钟声。喜欢惊涛拍岸的海啸未央夜还訇磕的回应着远山近山。喜欢使祖逖拔剑起舞的阵阵鸡鸣。喜欢僻街穷巷黑阴里接二连三的汪汪犬吠。喜欢午夜的一声枪。喜欢小胡同里蹒跚着的鸟儿郎当的流氓。喜欢直响到天亮的舞场里的爵士乐。喜欢洞房里亮堂堂的花烛，花烛下看娇羞的新嫁娘。喜欢旅馆里夜深还有人喊茶房，要开壶。喜欢长长的舒一舒懒腰，睡惺松的大张了口打个喷嚏；因为喜欢了夜，这些夜里的玩艺便都喜欢了呢。

是的，我喜欢夜。因此，也喜欢了夜谈。

火辣辣的白天，那是人们忙手忙脚在吩咐人或听人吩咐的时候。庄稼老斗正犁耙，锄头，汗一把泥一把的在田间苦辛劳碌；买卖家正拨动着算盘珠响，口角飞沫，毫厘忽的计较者，在彼此勾心斗角的耍着聪明；工人们心手都变了机器；学堂里，先生们在拿了不是当理说，学生在闹着鬼，偷先生睡晌觉的那点闲暇。这些，想谈话，谈何容易？要谈且等到夜吧。要谈也最好是夜吧。

夏天夜里，在乡间，刚刚放下晚饭的筷子，星星就已撒满了。庭院里蚊子多，也多少有点见闷热，替祖父拿着狗皮垫褥，提了水烟袋，走到村边绕了杨柳树的场园时，咯咯啰啰说着话的地上已坐满了人了。披着蓑衣的，坐着小板凳的，脱了鞋就拿鞋当了坐垫的，铺了苇席叠了腿躺着的，都乘凉来了。老年的爷爷，中年的伯叔，年轻的兄弟，都亲热的招呼着：

“吃过了么？”

“这边坐坐啊。”

有说着欠欠身的，也有说着就站了起来的。心上真是平安而熨帖啊。先是会吸烟的吸一阵子烟，不会吸烟的去数数星捉捉萤火，慢慢的就谈起闲天来了。慢慢的就说起故事来了。有长毛造反，有梁山伯祝英台，有“那年大旱一连七七四十九天，田中颗粒无收。”说鬼，说狐仙，说家长理短，真有味哪。害怕了时往人缝里挤挤，听得高兴了，随了大家一块儿笑笑。望着一直黑到天边的茫茫大野，看着星，看着萤火，看着烟斗一亮一亮的微光，心是冲淡宁静的。人是与夜合融了的。一个流星扫过了，大家嚷：“你瞧那颗贼星！”路边走过一支灯笼，狗咬起来了。

“狗！”有人在呵叱着。

问：“上那儿去的？”

“赶店的呢。”或“到城里去的。”那提灯笼的回话。

心上一惊往往接着就平安了的。眼看着灯笼远，远。跟前故事又开头了。偶然也来两口二簧，梆子腔。你听，“金牌召来银牌选……”还是小嗓。

这是夜谈。这是乡间的夜谈。这样夜谈是常常到丙夜才散的，是常常到露重了才散的。是常常谈着谈着有人睡着了，打起呼噜来；有人磕睡了，打起呵欠来。有谁家孩子的妈唤她的孩子：“还不给我回来睡觉！”孩子揉着困眼，不愿走，可是走了。又有谁家丈夫的老婆喊她的丈夫：“我说，还不回家么？”听话的老实的丈夫，也是不愿走，可是也站起来走了。这样你走，我也走，人就渐渐的稀，话就渐渐的少了。到人散净了，狗也“啊哼”一声

舒起懒腰来，留下的就只有吱吱的蝙蝠飞，嗡嗡的蚊虫叫，仿佛还在谈得热闹。

有远离乡井的人，栉风沐雨的漂泊，山啊河的跋涉，想着家，迈着疲惫的脚步，好歹在太阳快落的时候赶到了一家野店。进门，跺跺脚上的尘土，擦一把脸，擤擤鼻子。到屋里，喝茶呢，怪渴，喝了几杯；不想吃东西，也胡乱的应酬了点儿，不过应当收拾睡的时候，却偏偏睡不着了。对了一盏灯，孤零零的，又乏，又闷，又愁，简直想落泪，想哭。忽然，这时候车门开处，又进来了一位客人，挑担子的吧，推小车的吧，赶了毛驴卖酒的吧，不管，也是投宿的就好。你看他，进得店来，也是跺跺脚上的尘土，擦一把脸，擤擤鼻子，屋里来喝茶吃饭。其初你本来毫无心绪去招呼他的，只是愁得想落泪，想哭。可是后来你招呼他了：

“从那儿来呀？”

你问他贵姓，他也问您贵姓，不是慢慢的就熟了么？慢慢的就谈起话来了。同是旅途的客人啊！同病是会相怜的呢。说着话，彼此都感到了几分亲挚，几分慰藉。就这样，你忘掉了你的孤单，也不很愁苦了，悄悄的你就踱到了梦中。那怕醒来枕上仍复有着泪痕，总比你听一夜更夫的柝声，在床上泥鳅似的辗转不寐好喽。

若然是他乡遇故知呢？那就更该喝杯酒贺贺了。你们不会坐以待旦么？话一夜是说不完的。高兴了紧紧握住了手，难过了涕泪阑干，或拍着肩膀彼此会心的笑笑，谁知道都说些什么话呢？夜是寂寥的，你忘了；夜是漫漫儿长的，你也忘了。你只感到兴奋，只感到袭上心来的莫名的脉脉欢喜，莫名的阵阵酸辛。

这又是一种夜谈。

要是，外面风声一刻紧一刻，处处暗探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帮革命党人，却还兀自在一间小小的顶楼上，或一所闷气的地下室里，燃一支细烛，光微弱得呼吸都嘘得在灭，在会谈些什么，理论些什么呢。切切喳喳的说话声，怕全凭了眼睛去听才懂。可是人并不慌张，倒是镇定锁住了每颗热烈的心的。用眼里灼灼的光芒互相喜悦的对看着，仿佛在期待着一个人，在等着一道极严重的命令似的。好久好久，正疑惑着：

“怎么还不来？”

“该不会有差错吧？”

忽然，不敢相信的听着轻轻敲了三下门，望过去，从门缝里挤进来的是一个破布蓝衫的青年。正是他，清瘦的身躯，犀利的眼光，紧闭的嘴唇，像钳着铁一般的意志似的。大家下意识的肃穆的立了起来，欢迎他；又下意识的肃穆的坐了下去，听他说话。

先是女孩子样的，大方而熨烂的笑，给每个矜持的灵魂投下一副定惊的药剂，接着那低微而清晰流畅的声调响起来，就像新出山的泉水那样叮咚有致。说陷阱就像说一个舞女的爱；说牢狱就像讲一部古书；说到生活，说它应当像雨天的雷电，有点响声，也有点光亮，哪怕就算一闪即过的短促呢，也好。说死是另一种梦的开头，不必希冀也不必怕，那是与生活无关的。说奸细的愚蠢，说暴动的盛事，也说那将来的万众腾欢的日子。一没留神，你看，各个人都从内心里透出一种没遮拦的欢笑了，满脸上都罩上那含羞似的红光了。振奋了，激励着，人人都像一粒炸弹似的。饱藏着了一种不可遏抑的力。

这也是一种夜谈，听这种夜谈是不会打盹的。

夜谈是有味的。除夕大年夜，一家老小，守岁喝黄米酒，烧大盆火，同话祖宗遗事；零乱的爆竹声中，那夜谈是弥漫着天伦之乐的。两个看坡的老人，地头上禾稼丛里，领一条狗，曳一杆猎枪，在夜色凄其的时候，吸烟说杂话，听禾苗刷刷的长，那夜谈是有田野风的。几个青年人捧了一位蔼然可亲的老先生，向他质疑问难，说诗经里的郑风，讲希腊神话，娓娓动听的那博雅谈吐，是充满着书香的。偶语弃市，眉眼便代替了唇舌；楚囚对泣，眼泪说一腔抑郁。“开琼宴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管它闲情还是逸趣呢，夜谈总是可爱的。

不信，你来，大大的一壶白开，小小的一坛醇酒，一听香烟，若干份上海小报，烤白薯，赛梨萝卜，几卷禁书；替你约两三个知心朋友，在花香的春夜也好，雷电风雨的夏夜也好，萧萧风唧唧虫鸣的秋夜也好，深冬大雪夜也好；月白如水的时候，一夕数惊的时候，别后重逢，都随你；请你谈，作彻夜的谈。那么，联床西窗烛下，该是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了吧？

喂，伙家，就请移驾夜谈如何？

山 屋

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作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搬来山屋，已非一朝一夕了；刚来记得是初夏，现在已慢慢到了春天呢。忆昔入山时候，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地方太偏僻，离街市太远啊。可是习惯自然了，浸假又爱了它的幽静；何况市镇边缘上的山，山坡上的房屋，终究还具备着市廛与山林两面的佳胜呢。想热闹，就跑去繁嚣的市内；爱清闲，就索性锁在山里，是两得其便左右逢源的。倘若你来，于山屋，你也会喜欢它的吧？傍山人家，是颇有情趣的。

譬如说，在阳春三月，微微煦暖的天气，使你干什么都感到几分慵倦；再加整天的忙碌，到晚上你不会疲惫得像一只晒腻了太阳的猫么？打打舒身都嫌烦。一头栽到床上，怕就蜷伏着昏昏入睡了。活像一条死猪。熟睡中，踢来拌去的乱梦，梦味儿都是淡淡的。心同躯壳是同样的懒啊。几乎可以说是泥醉着，糊涂着，乏不可耐。可是大大的睡了一场，寅卯时分，你的梦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丝绿莹莹的微光么，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眼就青到了天边。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嘶嘶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唱；兀的不知怎么一来，那里“支幽”一响，你就醒了。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缥缥缈缈的那里的钟声，也嗡嗡的传了过来。你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靠左边一点，石工们在叮咚的凿石声中，说着呜呜噜噜的话；稍偏右边，得得的马蹄声又仿佛一路轻的撒上了山去。一切带来的是个满心的欢笑啊。那时你还能躺在床上么？不，你会霍然一跃就起来的。衣裳都来不及披一件，先就跳下床来打开窗子。那窗外像笑着似的处女的阳光，一扑就扑了你个满怀。

“呵，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

—惠特曼《草叶集》

那阳光洒下一屋的愉快，你自己不是都几乎笑了么？通身的轻松。那山上一抹嫩绿的颜色，使你深深的吸一口气，清爽是透到脚底的。瞧着那窗外的一丛迎春花，你自己也仿佛变作了它的一枝。

我知道你是不暇妆梳的，随便穿了穿衣裳，就跑上山去了。一路，鸟儿们飞着叫着的赶着问“早啊？早啊？”的话，闹得简直不像样子。戴了朝露的那山草野花，遍山弥漫着，也懂事不懂事似的直对你颌首微笑，受宠若惊，你忽然骄蹇起来了，迈着昂藏的脚步三跨就跨上了山巅。你挺直了腰板，要大声嚷出什么来，可是怕喊破了那清朝静穆的美景，你又没嚷。只高高的伸出了你粗壮的两臂，像要拥抱那个温都的娇阳似的，很久很久，你忘掉了你自己。自然融化了你，你也将自然融化了。等到你有空再眺望一下那山根尽头的大海的时候，看它展开着万顷碧浪，翻掀着千种金波灵机一动，你主宰了山，海，宇宙全在你的掌握中了。

下山，路那边邻家的小孩子，苹果脸映着旭阳，正向你闪闪招手，烂漫的笑；你不会赶着问她，“宝宝起这样早哇？姐姐呢？”

再一会，山屋里的人就是满口的歌声了。

再一会，山屋右近的路上，就是逛山的人格格的笑语了。

要是夏天，晌午阳光正毒，在别处是热得汤煮了似的了，山屋里却还保持着相当的凉爽。坡上是通风的。四周的山松也有够浓的荫凉。敞着窗，躺在床上，噪耳的蝉声中你睡着了，噪耳的蝉声中你又醒了。没人逛山。樵夫也正傍了山石打盹儿。市声又远远的，只有三五个苍蝇，嗡飞到了这里，嗡又飞到了那里。老鼠都会瞅空出来看看景的吧，“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心跳都听得见扑腾呢。你说，山屋里的人，不该是无怀氏之民么？

夏夜，自是更好。天刚黑，星就悄悄的亮了。流萤点点，像小灯笼，像飞花。檐边有吱吱叫的蝙蝠，张着膜翅凭了羞光的眼在摸索乱飞。远处有乡村味的犬吠，也有都市味的火车的汽笛。几丈外谁在毕剥的拍得蒲扇响呢？突然你听见耳边的蚊子薨薨了。这样，不怕露冷，山屋门前坐到丙夜是无碍的。

可是，我得告诉你，秋来的山屋是不大好斗的啊。若然你不时时刻刻咬紧了牙，记牢自己是个男子，并且想着“英国的孩子是不哭的”那句名言的话，你真挡不了有时候要落泪呢。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真愁人啊！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也没有；喝点酒解解闷吧，又往那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你听，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呜呼，山屋里的人其不坦然蹙眉颓然告病者，怕极稀矣，极稀矣！

凑巧，就是那晚上，不，应当说是夜里，夜至中宵。没有闭紧的窗后，应着潇潇的雨声冷冷的虫声，不远不近，袭来了一片野兽踏落叶的悉索声。呕吼呕吼，接二连三的嗥叫，告诉你那是一只饿狼或是一匹饥狐的时候，喂，伙计，你的头皮不会发胀么？好家伙！真得要蒙蒙头。

虽然，“采菊东篱下”，陶彭泽的逸兴还是不浅的。

最可爱，当然数冬深。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话，暖烘烘的。有人吸着烟，有人就偎依在床上，唏嘘也好，争辩也好，锁口默然也好，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回忆着华年旧梦的有，希冀着来日尊荣的有，发着牢骚，大夸其企图与雄心的也有。怒来拍一顿桌子，三句话没完却又笑了。那怕当面骂人呢，该骂的是不会见怪的，山屋里没有“官话”啊，要讲“官话”，他们指给你，说：“你瞧，那座亮堂堂的奏着军乐的，请移驾那楼上去吧。”

若有三五乡老，晚饭后咳嗽了一阵，拖着厚棉鞋提了长烟袋相将而来，该是欢迎的吧？进屋随便坐下，便尔开始了那短短长长的闲话。八月十五云遮月，单等来年雪打灯。说到了长毛，说到了红枪会，说到了税，捐，拿着粮食换不出钱，乡里的灾害，兵匪的骚扰，希望中的太平丰年及怕着的天下行将大乱：说一阵，笑一阵，就鞋底上磕磕烟灰，大声的打个呵欠，“天不早了。”“总快鸡叫了。”要走，却不知门开处已落了满地的雪呢。

原来我已跑远了。急急收场：“雪夜闭户读禁书。”你瞧，这半支残烛，正是一个好伴儿。

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青岛万年兵营

岛上的季节

—

就开头吧。这里说的是那绿的青岛的事。

青岛的春天是来得很晚的。在别处，杨柳树都发了芽抽了叶，桃杏树都开了花绽了果的时候，青岛的风还硬得像十冬腊月一样，落叶树还秃光光的没有透鹅黄嫩绿的意思哩。到三四月天，有的地方胖人们都在热得喘了，这里还得穿皮衣棉衣。所以那时候到青岛旅行的人，若然乘的是胶济火车，走着走着就凉了起来；在回去的路上，也是走着走着就热了起来。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那境界，已经是初夏月份了。近海地方，气候变得这样慢，是很奇怪的。可是一声鹧鸪啼，报道阳春天果真到来的时候，青岛是有的可看的。先是那苍然的山松透的一层新翠就很够使人高兴得嚷起来呢。接着那野火烧不尽的漫坡荒草重新披起一袭绿衣，一眼望去就几乎看不到赭黄的土色了。街里边，住户人家，都从墙头篱畔探出黄的迎春花，红的蔷薇花来；红砖筑就的墙壁上满爬着的爬山虎，叶子也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大，直到将整个的一座楼房完全涂成绿色。姑娘们换上各式各样的衣裳，少奶奶们也用了摇篮车推着娃娃在马路散步的时候，那就是青岛春天顶热闹的季节了。日本的樱花也就在这时开放。

提起樱花，那的确是很热闹很艳丽的一种花。成行的盛开了起来，真像一抹桃色的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的；像泡沫一样的轻松柔软。日侨妇女不管游人的拥挤，在花下情不自禁的跳起舞来的都有。男子们也席地而坐发狂般的饮酒呼噪。落花时节，趁了大好的月色，约两三游伴去花下闲步，愿意躺在花荫度一个春宵的事，是常有人作如是想的。醉眠樱树下，半被落花埋，不是很有趣么？当你看花归来，初度觉得天气有点点煦暖，身上有点点慵倦的当儿，你就会叹息着说：“这才是春天呢。”

在黄梅雨连绵洒落的日子，海上吹来的雾也特别多；往往三天两日的不见阳光，全市都迷濛着糊涂着，那是怪令人烦厌的。身体素来羸弱的人，在这时候会疑惑自己生了什么肠胃病肺病，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亮蓝的天空捧出一幅浴罢的旭日来了，病也就跟着好了；一度晴天换一个欢悦，也挺妙。

二

五月梢就有人洗海澡了。夏天就那样悄悄的在大家不知不觉中偷进了青岛。在你还正以为是阳春天气呢，忽然，晌午时分，却已经要穿单衣拿扇子了。慢慢外国的水兵来了。各地避暑的人也来了。靠海边的房舍就十倍二十倍的房金涨上去。一个个的Bar，生意陡然兴隆了，常是挤满着泥醉的水兵，和白俄的朝鲜的舞女。灯红酒绿，音乐到午夜还兀自演奏不息。听吧：那“啱喽”的声音，O.K.的声音，洋车夫呼Jinriksha的声音，满街都是。这里那里全碰得到哼洋歌的人。喂，是青岛走运的时候喽。

正午，阳光正晒得炙热的时候，到海水浴场去，多远多远就望得见啤酒，冰激凌的旗帘高高的挑着。马路上熙来攘往的都是车马。你看啵，一排排的木房前面，卧在沙上的，撑了纸伞的，学生样子的派司球的，男男女女，老到有了胡须，小到刚会走的，都来洗澡来了。水里边，真是万头攒动，万头

攒动。活泼的像游鱼，灵便的像野鸭，拙笨的像河豚，喳喳哑哑，肉，曲线，海水，粗波细浪，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热天，出汗是怎么回事呢。在水里浸着，在沙上晒着，有的人连饭都不回去吃，直呆到傍晚才收拾散去。不是连夜里都有洗澡的么？日子是过得那样优闲的。

海上的落日最美：碧涛映着红霞，银浪掩着金沙，云霓的颜色也是瞬息万变的。加以海鸥飞回，翠羽翩翻，远远的帆影参差，舟楫来往，那晚景真值得使人流连忘返。

太阳落后，天上满挂了星斗，市上满亮了街灯，夜景也很宜人。海风吹来，又凉爽又潮润，白昼的半点炎热都完全消逝了。身上只感到清快。出来乘凉的人到处都是：海边石栏上有人，沙滩上有人，公共长椅上也有人。切切私语的，嘈杂喧闹的，就同夜市般热闹。不然，“轻车不辗纤尘地，十里洋街都似冰，”青岛的马路是有名的，并了肩走走“边道”，林丛山畔听听夜莺，也极恬适舒服。这样直至夜阑更深，还有汽车的喇叭响，游人咯啰咯啰的声音哩。没有多少蚊子，醒来，又一天了。

三

青岛八月天最热，过罢中秋才慢慢渡到道地的秋天去。因为节气晚，所以秋天也是姗姗迟到的。论到颜色的复杂，气候的温和，天空的晴朗，秋并不弱起春。单看重九后那遍野的红叶就抵得过阳春天那满山的花草不是。那不只是美丽，简直是灿烂；活像一大蓬火，一整坡笑，看了是会令人感慨，奋发，狂热的。到山上去逛，常常有野兔惊起，你可以尝到猎人的风味。野菊的香，弥漫在山岩谷豁间，又颇饶田家风韵，樵夫生涯。到树叶凋零的降霜时节，出门看出坡里的处处野火，那又是另一种情趣了。

眼看避暑的人走了，也没有了那天天喝醉酒的水兵，街市上便渐渐的冷落起来。很多酒馆歇业了，应时的舞女也一帮帮的载到了上海去，青岛的繁荣是该蛰栖的时候了呢。

年冬岁暮，才能算是冬天，到来年的三月初冬天还一个字儿的缠绵着；冬，那怕是比较长远的一季吧。可是青岛市上惟有这一季没得可说，没得可玩。既稀罕大冰大雪，又缺少飓风骇浪，干么呢？只有清晨绝早听一听驻军的号角，夜深入静领略领略礼拜堂的钟声而已。街上是冷清清的。夜晚八点商店就上门，路上的行人就稀疏寥落了。只散见的几个警察，抱了指挥棒，在伫立听海啸，和间或有的三五车夫，索索叫冷罢了。

圣诞节过后，匆匆就是年了。

啊，是这样的青岛。

天冬草

仿佛是从儿时就养成的嗜好：喜欢花，喜欢草。喜欢花是喜欢它含葩时的娇嫩，同初放时的艳丽芬芳。喜欢草则是喜欢那一脉新鲜爽翠的绿同一股野生蓬勃的氤氲。我还没见过灵芝，也伺候不了兰茝之类，坡野里丛生蔓延的野草而外，以冬夏长青为记，我喜欢天冬。

喜欢天冬，要以初次见了天冬的那次始。说来就须回瞻远远的过去了。那还是冬天，在一座花园的客厅里，围炉闲话的若干人中有着园主的姑娘在。她是光艳照人的，印象像一朵春花，像夏夜的一颗星，所以还记得清楚。记得清座边是茶几，隔了茶几摆得琳琅满目的是翡翠屏，是透剔精工的楷木如意，是漆得亮可鉴人的七弦琴。而外，再就是那么几架盆栽了。记得先是细叶分披的长长垂条惹了我的注意，又看见垂条间点缀了粒粒滚圆的红豆，好奇，因而就问起座侧光艳的人来：

“是什么草？”

“这纹竹么？——噢，叫天冬草呢。”

“可是冬夏长青的？”

“嗯，正是，冬夏长青的。”

“结种子的吧？”

“啊，结种子。这红豆就是。”

“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可就是这——？”那边略一迟疑，微微红了脸，像笑出来了几个字似的说：“大概不是。”

“总会种了就出吧？请摘我几颗。”

就那样从水葱般的指端接过来，握了一把珊瑚色珠圆的种子，天冬与我结了缘。于今，转眼已是十年了。望回去多么渺茫想来又多么迅速的岁月啊！听说那花园的姑娘早已出了阁，并已是两个宝宝的母亲了呢。

在故都，厂甸，毗连的书肆堆里，我曾有过一片很像样的书斋来着。屋一门两窗；同别人分担也有个恰恰长得开一株老槐树的小小庭院。屋里两三架书，桌一几一，数把杂色坐椅。为粉饰趣味，墙上挂了几幅图画；应景儿跟了季节变化也在花瓶水盂里插几枝桃杏花，散乱的摆几盆担子上买的秋菊之类。虽说如此那自春及冬称得起长期伴侣的却是一盆天冬草哩。

提起那盆天冬，也是有来历的。原初一个柔性朋友，脂粉书报之暇，很喜好玩那么几样小摆设，窗头床头放几棵青草红花。人既细心，又漂亮，花草都仿佛替她争光，赚面子；凡经她亲手调理出来的，无不喜笑颜开带一副欣欣向荣生气。她有的一棵天冬，就是早早替她结了累累红豆抽了长长枝条的。可是，也许花草无缘吧，有那么一个时期，忽然那漂亮人像喜欢了一株大树似的喜欢了一个男子起来，并且慢慢的弄得废寝忘食，这是很神秘的：男，女，尽管相隔了千里远，或竟智愚别于天渊，就是一个美得像带翅膀的天使，一个丑得像地狱里的鬼，可是不知怎么有那么一朝一日，悄悄的他们就会靠拢了来哩。甚而好得像迅雷紧跟了电光的一般。巧妇笨男，俊男丑妇，是如此撮合的吧。这也是妬嫉的根源。——一边亲近，另一边就疏远，直到漂亮人去同那“大树”度蜜月的时候，屋里花草就成了九霄云外的玩艺了。未能忘情，她才一一替它另找了主，分送了朋友。结果我有的就是那盆天冬。

一则自己爱好，再则也算美人之遗，那盆天冬，就在那一个冬天得了我特别的宠幸。施肥哩依时施肥，灌溉哩勤谨灌溉。梳理垂条，剪摘黄叶，那

爱护胜过了自己珍藏的一枝羽箭，同座右那张皱眉苦思的贝多芬像哩。朋友来，总喜欢投主人所好，要竭力称赞那天冬，并将话远远牵到那前任的园丁身上，扯多少酸甜故事。因此，天冬在朋友当中便有了另一番情趣。那绿条红豆间也就常常晃着一个渺不可企的美的影子了。

今天卖花担上新买了一盆天冬，又将旧衣服——许多往事——给倒了一回箱。实在说，这是多事的。你看，那伊人的馈赠呢？那好人儿呢？那一帮热得分不开的伙计呢？唉！最怕吹旧日的好风啊！

现在，且将一盆天冬摆下，书室里也安排个往日的样子吧。管它外面偷偷挤来又偷偷挤去的是魑魅还是魍魉哩，进屋来好好收拾一下残梦要紧。敝帚千金，自己喜欢的就是异珍。出了门，尽管是千万个人的奴隶，关起门来，却是无冕的皇帝哩。怎么，有天冬草在，我便有壮志，便有美梦，便有作伴丽人；书，文章，爱情友谊也有吧，自己就是宇宙了呢。怎么样，小气的人啊，你瞧这天冬草！

人，往往为了小人伎俩而忿慨，碰了壁便丧气灰心，其实干什么呢？木石无知，小人非人，为什么要希冀粪土里会掏得出金呢？与其有闲去盼黄河水清，乌鸦变白，还是凭了自己的力去凿一注清流养一群白鸽的好。烦人的事先踢开，且祷祝着心长青，有如座侧天冬草；并以天冬草红豆作证，给一切抑郁人铺衬一条坦荡的路吧。

一九三四年八月廿八日，万年兵营雨夜

啼 晓 鸡

犬守夜，鸡司晨，殆与人之食色相似，那是天性。

从很早就向往于“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古朴的乡村生活。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渊明翁归田园居里的名句，也是从心底里爱好着，玩味不置的。这还不是什么遁世思想，有以寄迹山林；实是田野风物，那竹篱茅舍，豆棚瓜架之类，所给与的薰染过深的缘故所致。

在都市里，烟囱，楼厦挤得满满的；处处都是摩托车霓红灯，金与肉的辉映。人们黄昏起床，黎明就寝，昼夜生活压根给它翻了个儿，对守夜司晨的鸡犬之声他们怕很生疏吧。那同古昔战场上长矛盔甲一样，在氯气炮坦克车的队里，怪嫌寒乞的。于今，报晓么，有自鸣钟，有早号，汽笛；防护么，有警察，红头阿三。鸡狗禽兽之裔，还不滚一边去！你看，一更二更敲着梆子过夜的更夫，都躲到僻静的城角落去了呢。

可是，虽说如此，对喔喔的鸡啼，汪汪的犬吠，还是觉得有些亲近。无论在哪里听到，总仿佛遇故知还乡里般情味，这也许是没落的表征吧，对这点没落却是固执着的。你且想想看：秋天，晌午时分，老大的太阳，正煦暖的晒着，温都都的；在乡间，一个小村落里，谁家禾场上秋收后一大堆草垛的顶上，高高站了一只丽花大公鸡，骄傲的昂着头，尾上长长的飘翎招展着，那样洒脱，那样美，映了日光在熠熠闪耀。它摇摇的先兀自向四方眺望一会，忽然伸长了脖颈，“哥嘟嘟，”响亮的叫起来了。停一息，听了听什么，“哥嘟嘟，……”又叫了一声。紧跟着，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不知有多少雄鸡，百数十个吧，也一齐答了应声；这里喔喔，那里喔喔，远远近近，嚷成一片的闹着。你不神往么？草垛跟前，谁家烂漫天真的孩子，手指点在腮边，红红的脸，都看呆了呢。“咯咯哒，咯咯哒，”你瞧，偏偏那边又来了母鸡生了蛋的呼唤，真教人高兴！要是太平丰年，家给人足的时候，在这一阵正午的鸡啼声里，你想象不到家家的饭菜香，及那食桌边熙熙和乐的情趣么？

犬吠呢？你且别怕。虽则踏入一座山庄或走近一家宅院的时候，总会有瘦的，肥的，波波嗡嗡的大小狗，以凶凶嘴脸向你袭来示威；然而它不至就伤害你的，不过虚张声势，迎你过来送你过去而已。若真的在一家门口伫立稍久的话，那吠声便会给你唤出一个人来。“狗！谁呀？”清脆娇婉的声音，说不定还是一位桃花面素朴的姑娘哩。要是熟，就请进作个客人；不熟，“这家杏花开得真好！”或“枣都红满树了？”说了一句话就走也行。那条狗，一壁厢，却已用亲熟的目光注视着你，摇了尾巴了。

怎么样，可过瘾？

若然有工夫，以袖手旁观态度，看看鸡斗，瞧瞧狗打架，不也有趣么？你看那胜者的趾高气扬，败者的垂头曳尾，就很令人兴感。甚而爱管闲事，以同情心驱策，都想打打不平。可是我不劝你去学唐明皇：因了喜欢民间清明节的斗鸡戏，便在宫中修了鸡坊，选六军五百小儿，养千数长安雄鸡，来驯扰教饲。那是满可不必要的。“软温新剥鸡头肉，”不客气，咱们万岁爷晚年原有点儿荒唐。养狗，而至喂肥了无所事事，去看它赛跑，逗裙边旋风呢，也无卿；酒色财气，鱼鸟狗马之什，成了癖，是都足以使人不争气，堕往泥潭里去的。

要真的像孟尝君的食客，鸡鸣狗盗，也罢了。本来么，鸡叫开关，偏偏夜才三更，不到鸡叫时候，你就学那一声，骗一回塞边鸡，骗一回守关人，

有啥关系？总比愁白了头发还过不去关好得多不是。看来伍员是比较笨的。“绛帻鸡人报晓筹，”《周礼·春官》中就有所谓祭祀夜呼以警百官早起的“鸡人”在。

说回来，犬以守夜吧，夜里犬吠却有点怕人。特别那一阵紧一阵慢，村犬狺狺然的齐声乱吠，就往往把孩子们关在了被里。以为那里又遭了毛贼了。大人们也不敢睡熟，惯常坐起来，放土枪，警备万一的不测。鸡啼呢，就好：长夜漫漫何时旦？当你在旅床上辗转不寐，风雨夜雷电交迫的时候，啼鸡一声，就有了盼头了。尽管是漆黑漆黑的黑夜，总敌不住一遍遍的鸡声相催，慢慢的东方欲白，月没星稀，就黎明了，就大亮了。

农家春耕季节，鸡叫头遍长工就起来喂牛。鸡叫三遍就带了犁耙绳索上坡。最怀念：闪烁的星天下，料峭的春风中，鸡啼声里，犬吠声里，那伴了三头耕牛，两只猎狗，一车农具的上坡人啊。咯啰啰的说话，隐约约的人影，犹如梦中。在跟前你不愿同他们一块儿走走么？于我是迷恋着的。还有，除夕夜阑，祠堂前，家人正围绕着发纸马，烧金银镲，放鞭炮的时候，五更鸡啼也一声声繁了起来，那情景又是怎样的静穆，深远呢。很多人童年记忆的网里，对此怕就打着很密的结吧。

鸡鸣的时辰真怪：在夜要欲曙天，在昼要日当午；阴雨也罢，冷暖也罢，到时辰就喔喔的啼了起来。且是那样有尺寸斟酌的。你万物的灵长啊，康德老先生那有名的哲学散步，虽以时间的准确，惹了人的异常叹服，但比之唱晓雄鸡，不是还有点距离么？是不想，想来确够神秘。

有闻鸡起舞的故事，有长鸣鸡的传说。有野鸡群鸣的古磨笄山。朝有“束带待鸡鸣，”野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喂，你锁在都城的朋友，笼里金丝雀与夫架上鹦鹉听够了，何妨于星月夜，驿桥边，胸怀郁悒时候，去听一听那千户万户的鸡鸣犬吠声呢。它是可以给你很多慰安很多鼓舞的。不信，前路茫茫正自踌躇当儿，隐隐的雄鸡啼处，山那畔村舍就不远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于“山屋”

海

那年初冬凉夜，乘胶济车蜿蜒东来，于万家灯火中孤单单到青岛，浴着清清冷冷风，打着寒噤，沿了老长老长的石栏杆步武彳亍，望着远远时明时灭的红绿灯，听左近澎湃的大水声音，默默中模糊影响，我意识到了海。旅店里一宵异乡梦，乱纷纷直到黎明；晨起寂寞与离愁，正自搅得心酸，无意绪，忽然于窗启处展开了一眼望不断的水光接天，胸际顿觉豁然了。我第一次看见了海。从那起，日日月月年年，将时光于悲苦悦乐中打发着，眨眼冬夏三五度，一大把日子撒手作轻云散去，海也就慢慢认识了，熟了，亲昵起来了。

忆昔初来时候，地疏人生，寂寞胜过辛苦，常常躲着失眠，于静穆的晨钟声里起个绝早，去对着那茫无涯际的一抹汪洋，鹄候日出，等羲和驾前的黎明；带便看看变幻万千的朝霞，金光耀眼的滟涟水色，及趁潮解缆及荡去的渔船。我曾凑晴明安息日，一个人跑到远离市镇的海滩，去躺在干干净净的沙上，晒太阳，听海啸，无目的地期待从那里开来的一只兵舰，或一只商船；悄悄地玩味着那船头冲击的叠浪，烟囱上掠了长风飘去的黑烟。我也曾于傍晚时分，趁夕阳无限好，去看落霞与孤鹜：就这样辗转相因，与海结了解缘，爱了海。

爱海，是爱它的雄伟，爱它的壮丽。爱它的雄伟，不是因为它万丈深处有什么玲珑剔透的水晶宫，有海，若有Oceanus, Neptune及其挽轻车的铜蹄骏马，和金盔卫士；爱它的壮丽，也不是因为它那银色浮沫中曾跳出过司人间爱与美的维娜斯，及善以音乐迷人的Siren女神，或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宓妃之类：爱海的雄伟与壮丽还是因为海的根底里就蕴藏着雄伟蕴藏着壮丽的缘故呢。不必夸张，不必矫情，只要对着那万顷深碧，伫立片刻，或初夏月明夜扁舟中流荡漾一回，你就会不自禁地惊叹，说说这样大的海这样美的海啊！原来海不止是水的总汇，那也是力的总合呢。栽在它的怀里，你自己渺小得像一片草芥，还是像一粒尘砂，怕就连想想的工夫都没有。你不得不低头，服输。

因为爱海的缘故，读了古勒律己的《古舟子吟》，曾想跳上一只独横岸头的双桅舟，去四海为家，漂泊一世；将安乐与忧患，完全交给罗盘针，定向舵与夫一帆风顺；待到须发苍苍，日薄西山时候，兀自泊上一处陌生的港口，将一身经历，满怀悲苦，向人们传播吐诉，那该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的吧。读了盎格尔撒克逊那民族缔造的历史，曾想啸聚一帮弟兄，炼一副钢筋铁骨身子，百折不回意志，去栉风沐雨，冒天险，大张除暴安良，拯贫扶弱旗帜，横冲直撞出入于惊涛骇浪中；只要落落大方，泄得万种愤慨，海寇名家，徽号也是光荣的。人生事事不称意的时候，读了《论语》卷内仲尼老先生乘桴浮于海的话，也曾想，像陶渊明东篱采菊，苏东坡夜游赤壁，就到海上蓑衣垂钓悠然鼓枻地过过疏散生活也好：可惜既非豪俊，又非明哲。亦非隐人逸士，草草白日幻梦殊不足为训已耳。无何，就姑且造若干渔船，到海里去斩长鲸，擒浪里白条，秋网蟹，冬拿海参，改行作个渔户也好吧？再不然，就煮海为盐，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与阳光，去穷乡僻壤给只吃得起咸菜粥的农夫农妇换换口味亦佳：只要有海在，便尔万般皆上品了，何必苟求。

正经说：倒是挺羡慕一个灯塔守者。看它孑然独处，百无搅扰，清晨迎着太阳自海上出，傍晚送着太阳向海上落；夜来将红绿灯高亮点亮，告诉那迷途海航人，说：平安的走吧。就到家了。这边一路是码头，那边才是暗礁。码头上有好船坞，有流着的金银；有男女旅客，有堆满着的杂粮货物，热闹得很哩！说，这来，是从哪里拔锚的？路程很远吧？海那边可也是闹着饥荒？还是充溢着升平景象呢？说：这来，带的都是些啥样客人，什么货色？有莽汉吧，有娇娃吧，有锡兰岛的珍珠非洲的象牙吧？……尽管谁也不理会，无音的回答，就够理解，就够神秘。若然风雨来了，便姑且爬上灯塔的最高梯，张开海样阔的怀抱，应了闪闪电光与霹雳雷鸣，去听那发了狂似的咆哮的海涛，我知道胸际热情翻滚着，你会引吭高歌的。至若晴明佳日，趁日丽风和，海不扬波，去闲数白鸥飞回，看鱼跃，听塔下舟子歌；那又是不必五台山削发，可以使你坐化的境界了。

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旖旎多姿的。海潮是势头汹涌的。海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訇然悠长的。啊，海！谁能一口气说完它的瑰伟与奇丽呢？且问问那停泊浅滩对了皎皎星月吸旱烟的渔翁吧。且问问那初春骄阳下跑着跳着拣蚌壳的弄潮儿吧。大海的怀抱里就没有人能显得够天真，够活泼，够心胸开阔而巍然严肃的了。

我常常妄想：有朝一日有缘，将身边羁绊踢开，买舟去火奴鲁鲁，去旧金山，去马尼拉，去新加坡，去南至好望角，北至冰岛，绕那么大大一圈，朝也海，暮也海，要好好认识，认识认识海的伟大。——喂，你瞧！那乘风破浪驶过来的说不定就是杰克逊总统号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于青岛

灯 笼

虽不像扑灯蛾，爱光明而至焚身，小孩子喜欢火，喜欢亮光，却仿佛是天性。放在暗屋子里就哭的宝儿，点亮了灯哭声就止住了。岁梢寒夜，玩火玩灯，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尽管大人们怕火火烛烛的危险要说“玩火黑夜溺炕”那种迹近恐吓的话，但偷偷还要在神龛里点起烛来。

连活活的太阳算着，一切亮光之中，我爱皎洁的月华，如沸的繁星，同一支夜晚来挑着照路的灯笼。提起灯笼，就会想起三家村的犬吠，村中老斗呵狗的声音；就会想起庞大的晃荡着的影子，夜行人咕咕噜噜的私语；想起祖父雪白的胡须，同宏亮大方的谈吐；坡野里想起跳又跳的鬼火，村边社戏台下想起闹嚷嚷的观众，花生篮，冰糖葫芦；台上的小丑花脸，跪堂谱，“司马懿探山”。真的，灯笼的缘结得太多了，记忆的网里挤着的就都是。

记得，作着公正乡绅的祖父，晚年来每每被邀去五里遥的城里说事，一去一整天。回家总是很晚的。凑巧若是没有月亮的夜，长工李五和我便须应差去接。伴着我们的除了李老五的叙家常，便是一把腰刀一具灯笼。那时自己对人情事故还不懂，好听点说，心还像素丝样纯洁；什么争讼吃官司，是不在自己意识领域的。祖父好，在路上轻易不提斡旋着的情事，倒是一路数着牵牛织女星谈些进京赶考的掌故：雪夜驰马，荒郊店宿，每每令人忘路之远近。村犬遥遥向灯笼吠了，认得了是主人，近前来却又大摇其尾巴。到家常是二更时分。不是夜饭吃完，灯笼还在院子里亮么？那种熙熙然庭院的静穆，是一辈子思慕着的。

“路上黑，打了灯笼去吧。”

自从远离乡井为了生活在外面的挣扎之后，像这样慈母口中吩咐的话也很久听不到了。每每想起小时候在村里上灯学，要挑了灯笼走去挑了灯笼走回的事，便深深感到怅惘。母亲给留着的宵夜食品便都是在亲手接过了灯笼去后递给自己的。为自己特别预备的那支小的纱灯，样子也还清清楚楚记在心里。虽然人已经是站在青春尾梢上的人，母亲的头发也全白了。

乡俗还愿，唱戏，挂神袍而外，常在村头高挑一挂红灯。仿佛灯柱上还照例有些松柏枝叶作点缀。挂红灯，自然同盛伏舍茶，腊八施粥一样，有着行好的意思；松柏枝叶的点缀，用意却不甚了然。真是，若有孤行客，黑夜摸路。正自四面虚惊的时候，忽然发现星天下红灯高照，总会以去村不远而默默高兴起来的吧。

唐明皇在东宫结绘彩为高五十尺的灯楼，遍悬珠玉金银而风至锵然的那种盛事太古远了，恨无缘观赏；金吾不禁的那元宵节张灯结彩却曾于太平丰年在几处山城小县里凑过热闹：跟了一条龙灯在人海里跑半夜，不觉疲乏是什么，还要去看庆丰酒店的跑马灯，猜源亨油坊出的灯谜。家来睡，不是还将一挂小灯悬在床头么？梦都随了蜡火开花。

想起来，族姊远嫁，大送大迎，曾听过彻夜的鼓吹，看满街的灯火；轿前轿后虽不像《宋史·仪卫志》载，准有打灯笼子亲事官八十人，但辉煌景象已够华贵了。那时姊家仿佛还是什么京官，于今是破落户了。进士第的官衔灯该还有吧，垂珠联珑的朱门却早已褪色了。

用朱红在纱灯上描宋体字，从前很引起过自己的喜悦；现在想，当时该并不是传统思想，或羡慕什么富贵荣华，而是根本就爱那种玩艺，如同黑漆

大门上过年贴丹红春联一样。自然，若是纱灯上的字是“尚书府”或“某某县正堂”之类，懂得了意思，也会觉得不凡的；但普普通通一家纯德堂的家用灯笼，可也未始勾不起爱好来。

宫灯，还没见过；总该有翠羽流苏的妆饰吧。假定是暖迟迟的春宵，西宫南内有人在趁了灯火调绿嘴鹦鹉，也有人在秋千索下缓步寻一脉幽悄，意味应是深长的。虽然，“……好一似扬子江，驾小舟，风狂浪大，浪大风狂”的汉献帝也许有灯笼作伴，但那时人的处境可悯，蜡泪就怕数不着长了。

最壮是塞外点兵，吹角连营，夜深星阑时候，将军在挑灯看剑，那灯笼上你不希望写的几个斗方大字是霍嫖姚，是汉将李广，是唐朝裴公么？雪夜入蔡，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故事是同日月一样亮起了人的耳目的。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的马前卒。

唉，壮，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

野 孩 子

万年山下一带潮湿的地方，有一群野孩子。朝朝暮暮他们都混迹在垃圾堆里。衣裳是那样褴褛的，手脸也涂抹得够肮脏；恰像绿女之于紫陌，繁星之对晴空似的，他们同苍蝇做伴，给垃圾堆平添了一种恰如其分的点缀。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男女算来总有十来个吧，跑啊跳的有时很觉其乱噪噪呢。他们早晨不知从哪儿来，可是太阳出时他们都从哪儿来了；夜晚也不知回哪儿去，然而黄昏过后又都回哪儿去了。他们仿佛都有个家，也有一对爹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只是孤苦零丁的，你看他们白天不是都没人管的么？谁也不管！只任着他们纷纷的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又纷纷的挤进了人丛中去。他们仿佛是人群的剩余。

垃圾堆里的矿产并不饶富，毕竟是太荒芜啊！烧残了的煤碴，摔瘪了的洋铁罐，算是大宗出息了；余如烟卷头，杂色的破布败絮，绳头儿纸屑儿，烂铅碎铜，都是兼收并蓄的，但有毫厘用处就是他们的收获呢。取舍之间，畛域殊微乎其微。

货色的供给，全凭那一部白马拖着的大车，每日一来二去是无定规的，因此这群小小矿工，工作也就没有准时了，挖掘比了玩耍，怕是后者还来得更快勤些。可是他们玩耍的花样也多得很喽，赛得过白云苍狗的变幻。一种玩耍在他们简直就是一种发明，一种创作。他们引起了过路人注意的是这种创作，使过路人由厌恶而怜悯，由怜悯而喜欢了他们的也是这种创作。

中伏，天气炎热的时候，垃圾堆受了薰蒸，常常透出一种噎人的奇臭，那奇臭弥漫开来，周围半里之遥便很难得在那里驻脚。我们的小英雄们似乎对此也无偏好，憩息的空里往往跑到山坡的树林里去换换气，去吹吹风。在那里是有他们的建筑工事的。譬如说，从垃圾堆渡上山坡，必要跳过那夏天特有的一条小溪的话，他们便搬石头折树枝在溪上搭起桥来，小桥曲木，居然也颇有清趣。山坡上露天伫立，如火如荼的骄阳是受不了的，他们便在山崖下动手挖出洞来。洞的广袤足够五六个孩子坐下来“赶牛角”玩“鸡毛蒜皮”那种玩艺。洞口遮以洋铁片，风雨也可暂避。在古昔蒙昧时候，人们穴居野处，那情景去此怕也不过伯仲间吧？小孩子身上原就赋有不少的蛮性。

又譬如冬天，朔风凛冽的刮起来，砭人肌骨，重裘深居的人有时还禁不住冷得要打哆嗦，你说我们的小英雄只一袭破棉布衣，甚至破棉布衣而无之，他们不会冻得抽筋么？就算小孩子血旺，也当不了什么。为躲避这种霜雪风寒，他们也是有办法的。过路人啊，你得叹服他们的奇绝。在你匆匆走过又匆匆回来的时候，空无所有的垃圾堆上会给你一所碎石土块打墙，枯枝麻布袋盖顶的小屋子看呢。即使工程算不得浩大，你却要记住它建造的神速不是。像柳迎春之出入寒窑，低了头钻进门去，蜷伏下，都快乐得像打呼噜念经的狸猫。拥拥挤挤的那一群，欢笑之声可达路侧。

春秋天，不冷不热，上树爬山是他们顶叫好的游戏了。他们上树的本领可真不错，差不多比得了猿猴。高兴起来就坐在树杈桠里打打磕睡的时候都有。爬山，你也非佩服他们不可：不怕峭壁，不怕巉岩，也不怕羊肠鸟道的石子嶙峋，惯常亦着脚就奔上了山巅哩。竞赛着，呼啸着，山谷都匍伏的起着回响。有时颇陡的下坡，绿草离离的，他们忽儿不高兴跑了，便索性头脚弯作一团，像抛一方土块似的滚将下来，几时到达平地，才立起来，抖抖土，脸上挂一副骄蹇的笑。路旁有人会替他们鼓掌助兴罢，可是也有人禁不住掉

下泪来呢，虽然不知那是高兴还是悲哀。

他们能翻跟头，能做各种各样的鬼脸；好事的过路人有时想给他们一个铜板，要他们耍那么一套，他们不，一转脸就拾煤球去了。仿佛他们并不拿玩艺来卖钱。他们会排了队演兵操，因为附近就是营盘；也会百码竞赛，或架了竿子跳高，因为离不多远也有一个运动场的缘故。他们学学堂里的男女挎了膊臂走路，也学去公墓送丧的乐队吹大喇叭，会的把戏太多了，看来他们是那样的聪明伶俐。

他们的吃食不从家里带，那是有着另一种来源的。来源就是兵营同学堂的剩汤残饭。那种剩汤残饭，油水是不多的，也不干净，但充饥不是还有余么？荒谨年，再遇着兵匪灾患，草根树皮都拿来填肚皮呢。世界原是如此的世界，人也是如此的人啊。

在这群小鬼头们中间，仿佛奉养着一个老头儿；看年纪，老得那样龙钟，应当是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之流吧，不过仔细观察起来，他们又似乎并没多少血统关系。只是大家领有了这方疆域，便大家不分你我的混了下去；尊敬长者的念头，又使他无形中“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弟子服其劳。”都是天涯沦落人啊！谁反对垃圾堆就是他们的田园，垃圾堆就是他们的家呢？谁怀疑老头儿就是小鬼们的祖若父，小鬼们就是老头儿的子女呢？

除了那位衰残的老人，野孩子队里还养了一条狗。那是怪瘦的一条黑狗。那样黑，卧在垃圾堆上颜色是分辨不出的。那条狗的生活就如同野孩子们的生活，连五十步百步都不差。吃是同样的吃，住是同样的住，玩也是同样的玩。野孩子爬山，它也爬山；野孩子滚坡，它也滚坡，野孩子翻跟头，它也翻跟头；野孩子拣煤球，它也在煤球堆里爪抓鼻嗅。吃时它吃，睡时它睡，那完全是人畜同科的。就一点差劲处：野孩子相将爬树时，它却不能，只好横冲直撞叫嚣狂吠而已。

野孩子们的习气够多；阳光里打虱，午饭后小睡，破洋铁筒里养迎春花，喂麻雀，拾山柴烤火，秋来山洞里铺枯草落叶，都是随着季节定转移的——可是他们也吸烟呢！就看来还不满六岁的那个也吸。垃圾堆拣得了烟头就吸烟头，连烟头也没有的，就将那些齷齪的碎纸晒干卷起来当烟吸。喂，过路的人啊，你看了心上不发凉么？

“都是谁家的孩子呢？”

有人在流着冷汗。

我愿意有那一天，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垃圾堆。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像垃圾似的那些垃圾堆上的野孩子。只市镇里街头巷口站得有像露西亚似的那由小流氓编练而成的认真而有精神的小冲击队。

“口令！”你听，他们在喊。

一九三四年四月，青岛

羽 书

羽书，或羽檄，翻成俗话，应是“鸡毛翎子文书”，“鸡毛信”。这东西仿佛是很古就有的。《汉书注》里说：“……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史记》里也有“以羽书征天下兵”的话。出于古诗词的，更数见不鲜，如：高适的《燕歌行》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岑参诗里的“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都是。想来，羽书是用之于紧急军事的无疑。因为，古时候虽有睿智如诸葛先生者，能发明木牛流马用作战争利器，但用电波来传话、递报的事却还没人晓得。信鸽呢，难得役使自如；蜡丸书呢，又嫌麻烦费事；于是檄文插羽毛，意使急行如飞，就算尽紧张迅速之能事了。不信，那木简的另一面所常写的“速速速”的字样，就很敌得过于今电文上的“十万火急”。

童年在家乡当小学学生的时候，曾朦胧记得有过“鸡毛翎子文书”下乡的故事。说朦胧，那是岁时月日记不清的意思；留的印象却很深很深，至今回想，还历历在目。

是一个黄昏。黄昏，在中年人易多闲愁，“闲愁似与黄昏约”；在小孩子就易生恐惧。那晚也是。都吃了晚饭罢，巷口有的是立着谈闲天的人。有牵了牛到村边湾里去饮牛的。家家门口的狗在冷打慢吹地吠着。也有谁家妈妈唤孩子的声音。空气很平静，不，又有点儿异样的浮动。忽然一个邻庄的小伙子跑来了，满头是汗。对，是冬天，有点风呢。那人穿着短袄，扎着腰，戴一顶瓜皮毡帽。跑到人丛里，站定了还喘。说是找庄长。问：“什么事？”他喳喳着说：“鸡毛翎子文书！”声音很低，但很清楚，很有力。站在周围听的人脸上都立刻罩了一层严肃与矜持，互相看看，也偷偷回头瞧瞧，气氛恰像深秋的霜朝。我那时虽还小，是头一次听说“鸡毛翎子文书”，但也打了一个寒噤，为什么却不知道。

有人把庄长请来了。不知谁去的，那样快，一请就到。仿佛原就在眼前似的。那人从腰里掏出文书来，又戚戚喳喳地说：“口子镇，啊啊，初五鸡叫赶到！三个，啊啊，每人一根白蜡杆，两束干草。啊啊，一庄传一庄。不得有误！不去的烧……”他说着，大家一壁听，一壁看他手里的一个木牌，那就是文书了。方方的，下端有柄，顶头插两根鸡毛，正面写字，是“速速速”。听着看着，人人的嘴都闭紧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小心与力！庄长接过木牌来，手都哆嗦了。即刻吩咐，结果是家里一匹马应差出发了。骑马的是铁蛋百顺。

记得，天紧跟着就黑了，漆黑。我被父亲看了一眼，就跟着家去了。

狗仿佛都不再吠，沉默锁住了全村，像暴风雨的前夜。

那晚，家里的马回来似乎已半夜了。大门是上了锁又开的。

过了几天，忘记是几天了，初五。口子镇上发了大火，烧的是各村带去的干草。县长的轿子在那里被农民捣毁了。坐轿子的是上头派下来的量地委员，受了重伤。县长听说是化装成庄稼老头逃跑了的：穿着破棉鞋，棉袄露了瓢子，也戴一顶瓜皮毡帽。说是一天没吃饭，叫了人家“大爷”，人家才给了一口饭汤喝；都传得有名有姓。

后来事情怎样进展不很清楚，只知道当时城里好几天没有官。要丈量地亩的也不丈量了。

这是一回“鸡毛翎子文书”的事。从那直到现在没再听说哪儿还闹过这

玩艺，可是总觉得哪儿是在闹着。速！速！速！很快就集合了大帮人，烧着大火，千万根白蜡杆底下，有人被打倒了，有人被赶跑了，生活总要变变样子。那“鸡毛翎子文书”像雷公电母，又像天使，它散布着风雨，也常是带着幸福，在飞！

八月十五，把异族侵略的敌人一宿中间从中原版图上肃清，民间是有过传说的。那真是悲壮，痛快，可歌可泣的历史的页数！可是谁发的命令呢？多言的嘴是怎样用秘密的封条封拢的？觉得神妙了。我想，传递消息会用的是“鸡毛翎子文书”吧？虽说山遥水阻，交通多滞塞不便，但你晓得，羽书是会飞的！虽说中原版图辽阔，足迹殆难踏遍，然而，速速速，羽书是飞得快的！虽说，敌人已布满了中原，混进了户户家家，作了户户家家的主人，但，你要明白，忿怒锁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血液都被狠毒煮沸了，即使怒不敢言，笑里也可以藏得住刀子！哪怕它敌人再多些，只要下深了锄，自然会连根也拔尽了的！

阿，“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大风夜

海上鸥

××兄：

一阵糊涂醒来，春已残了。

不啰嗦，我知道我的错过。三四十日没有音信，教我早该跺着脚发急了；你的脾气总还算和缓得多呢。几次南来的邮件，都毫无迟误的收到了，绿衣人原无愆疚；所以迟迟不报者，要怪当然得怪我；但是教我又怎样说呢？

像酩酊大醉的中宵夜欲吐不遂，像午睡正浓的憨态中突被搅觉，近来的心情又是一变再变了。胸际的滞塞，眉头的苦闷，思想的乖张，铸就了捉摸不定的言语行动，在不知者看来，说不定又是痴痴狂呆吧，我自己也有时觉得怪好笑的。至于什么雨浇得我这般褴褛，哪阵风吹得我这样狼狈，那，问谁去？长白山下怎么来的那些狰狞的魔鬼，黄埔江滩什么罪都涂遍了赤血尸灰？一样，天知道！

几次的来信里都带了疑问的口气写着“可真的失踪了？”那样的话，那大概根据了上月初旬我悲苦至极时寄给你的一纸短笺而发的吧；那时的心绪确是很险恶呢。对“走吧！走向天涯的尽头处，干吧！干它个血肉模糊”的那种意念是曾经咬了牙齿下过决心的；结果又迟疑踌躇下来者，是吃了拖泥带水的大亏呀！本无可留恋，到头留恋了；原不必顾虑，归根顾虑了。往日的甩甩袖子不惹半点尘土，踏足脚步便线儿奔向前去的豪爽，是随了世故而侵蚀了。重重罗网，处处绑索，都在暗暗地偷出了几分潜力，挣扎的收场徒赚得精疲力竭满颐苦笑而已！唉，恨不得学狮吼作虎啸以吐盈怀郁抑也。

一了百了万般皆了的那扇窄门，也曾于灯昏雨骤意冷心灰的俄顷想发发狠索性挤了过去的，又因为缺少了那操刀持剑或吞下些什么的勇气，所以伸过去的半身觉得冷森森又缩回来了，你瞧，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那股酸溜溜的劲儿不是那活鲜鲜的摆出来了么？可是告诉你！拾得起放得下说了就算的那种粗豪奔放的灵魂这年头曾经寄托在哪个装腔作势的走肉身上来？在火烧的白天，即便是，挑了灯笼也找不到啊！可悲的不是你我他，是熙攘攘比比皆是玩艺喽！

原是盼望了来的，果真来时却又怕了，吓，有什么用？在这里我倒希望会一会燕赵间的豪侠，叨嚟一声那绿林中的难兄难弟，万马阵里，斩将搴旗，打斜取横，斂万颗首级，是时候，做了再说，等，等谁呢？须发苍苍青丝成雪的，那你就老了。滚滚大江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夫子都叹气啦。

……好像同谁呕了气一样，刚方的都沉乎凭空发牢骚，希望你不同我一般见识，看完就将它忘了吧。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说话时从没有坐在那儿老实过，不是手舞，就是足蹈，转圈子摇头摆尾（不，不用这个字，因有头可摇而无尾可摆也，某校某生是曾以这句话批评先生而被斥退了的。）的时候也常有，说得兴奋时谁知跑到哪里去呢？今来，古往，地狱天堂怕都有，反正那条路，走到就算，谁还有工夫迈一步便量量几寸几尺呢？再来又拐弯了。

我近来生活的营幕里又添了一种你从前所有的爬山逛海穿树林的习惯，无论是黎明，是黄昏，或是停午时辰，我常是背了手或叉了腰独自个昂首巨步地去各处遨游呢，我不要伴，伴是累赘，别人亦弗欲伴我，受束缚，哪里都是像空空道人一样云来无踪龙去无迹的，你该知道吧，双足踏上一柱山的

绝顶，伏览远眺，引吭高歌的那时候是怎样的胸怀舒畅，开阔？咳嗽一声，会遍山都是回响，去茫苍的天空只差一级跃耳，六七层的红楼顶都踩下了脚底去。耶稣山腰布道时可是这样显了“圣”的？是人就去神不远了。

我也曾在晴明的大好安息日，雇下一叶扁舟，倩它漂我到深碧的海面去，吃饼干，捉乌贼，看闪烁万张银波，洒欢欣的眼泪：居然也是海上的户口哪。又曾于料峭的初春寒夜，披了满月，踏着吱格碎沙走那段漫长的汇泉路，孤零零一只瘦影都引起了那寂寞的警察的注意，奇异的眼光干了嗓子悄悄问：“干吗的？”“去听海涛，”我也四字搓作一团掷过去，不知怎么那问答会突然地引起我落寞的新愁。——你看，浪够多高！雪似的飞沫溅上满岸白了，那陶醉不是花香粉香可比的，可惜你在山遥水远千里外的塞北，不然一曲清商不又洒向了那眠愁的渔家么？还记得你说：“怪可怜的！”啊，旁岩宿波的那数点灯火。

可是，喂！时光的奔驰中我也并不只是玩啦漂泊哪，也做了些儿事，念了几册书，即便是目下还拼命的干呢，为身体健康，我要三天五日的玩一次网球，怕过甚忧郁，要在饭后狠狠地笑一次，二十多岁的人了，脾气还像小孩子，“不失赤子之心”之谓欤？那句话怕不只如此的解释。

月初，春尚好，曾随她们那帮快从学校出阁的女孩子去了一趟济南。那是有着“小江南”之称的好玩的地方——本来论职守凭闲暇是轮不到我的，为是挪挪窠抖日久了积下来的齷齪，所以人家茅庐再顾便出山了。往返五日，收获还不坏：参观了一度监狱，将从前“坐坐囚牢也是一种经验”的好奇心打消了，味儿确实并不好；穿过大巷，看见不少的灰色士兵；游大明湖默记了“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副对联；再就是车上她们的歌声嬉笑声，别无可述。

济南夜车归来，翌晨又趁了海琛军舰去崂山；萧同行。女孩子们都去了。人虽多，嚷嚷而已，去年的游兴却没处找。留一宵。拾墨晶一小块，谁争都不给；同去年的青竹一样那是留念呢。回来时，海上大风，晕船的一多半；可是呕吐过后个个脸色还都是笑的。她们说：“真要命！”也有相当的趣味哇。抛锚停船时，天已然黑了，抬头都是星。顺口溜出两句话来：

崂山归来兮，满船的风；

俺要回去也，满街的灯。

她们也学着哼了哼，大家笑起来。也算一点儿“牛漠”。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来就是樱花了，那是你去年领略过一度而我错过了的。——四月廿四日是开得最热的一天。踏上公园的路边便看见那蒸蒸红云般的绚烂了。和服木屐儿都发了疯似的在树下狂饮歌舞，那可是他们的灵魂？自家的人呢，也都扶老携幼整天的挤在那青草径上，喜气洋洋，仿佛都醉在了骀荡的东风里，说：“这才是春天呢！”

于今还不是都过去了？看见的只是落英缤纷。“二月杨花满路飞”——一阵胡涂醒来，春已残了。

海上风寒，晨昏尚需棉衣；平市恐已是挥扇季候耶？

诸友不另，这信大家看吧。太匆匆！

四月三十日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真惭愧，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记得六年故都，我曾划过北海的船，看那里的白塔与荷花；陶然亭赏过秋天的芦荻，冬天的皓雪；天桥，听云里飞，人丛里瞧踢毽子的，说相声的；故宫与天坛，我赞叹过它的壮丽和雄伟；走过长长的西长安街，与挤满了旧书及骨董的厂甸；西郊赶过正月十五白云观的庙会，也趁三月春好游过慈禧用海军费建造的颐和园，那里万寿山下有昆明湖，湖畔有铜牛骄蹇。东郊南郊都作过漫游，即无名胜，近畿小馆里也可以喝茶，吃满汉饽饽。还有走走就到的东安市场，更是闲下来蹓跶的大好地方。可是，六年，西山温泉我都去过，记得就没去什刹海。为此，离开了故都曾被人嫌弃说“太陋”。说：“什刹海都没逛过，还配称什么老北京！”当时真也闭口无言。有一年发狠，凑巧有缘重返旧京，记得还没有进旅馆的门就雇好了去什刹海的车子。夏天，正赶上那里热闹：地摊子戏，搭台的茶座，直挨着访问了个足够。印象仿佛并不好，心头重负却卸去了。记得第二天，才有空去文津街，进国立图书馆。

现在想：什刹海不见算什么呢？没去看长城才是遗憾！啊，万里长城！去北京只不过几个钟头的火车。

万里长城，孩提时的脑子里就早已印上它伟大的影子了。读中国古代史，知道战国时候，魏惠王、燕昭王、胡服变俗的赵武灵王，都曾段落地筑过长城，来卫国御胡；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之后，又因地形，制险塞，从临洮至辽东将长城来了个连络的修筑，广袤万余里；工程的浩大，那不是隋朝的运河，非洲的苏彝士所能比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建阿房，销兵器，千百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留下的是一个暴君的影子。独独万里长城至今亮在祖国人民的心里，矗立在祖国连绵的山上，成为四千余年文明古国的标志。这不是因为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的什么丰功伟绩，而是因为它是几千万古代劳动人民血肉的结晶！

曩昔，在万年书屋，听主人告诉：有一次趁京绥车，过南口车站，意欲去青龙桥，偶尔站台小立，顺了一目荒旷的山麓望去，遥瞻依地拔天的万里长城，那雄伟的气象，使你不觉要引吭高呼。嵯峨的山巅上是蜿蜒千回的城墙，是碉堡，是再上去穹窿似的苍天。山下是乱石，是谷壑，是秋后的蔓草婆娑。西风刷过，那一脉萧萧声响，凄凉里含了悲壮，令人巍然独立，觉得这世间只有自己，却又忘怀了自己。很记得，主人说时，从沙发椅上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蔼然的脸上满罩了青年的光辉。记得从万年书屋出来的归途，披了皎洁的三五月，自己迈的是鸵鸟般的大步。

又一回，一个青年画家朋友，谈到自己绘画的进步，说几乎像英国拜伦一觉醒来成了桂冠诗人一样，是逛了一次长城，才将笔法放开，心胸也跟着宽阔了的。那谈吐的神情，也简直令人疑惑他生生吞下了一座长城的关口。是呢，听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了名山大川，文章才满蕴了磅礴的奇气。江南风物假若可以赋人以清秀的姿容，艳丽的才藻，塞北的山峦与旷野是会给人以结实的体魄，雄厚的灵魂的。啊，长城！

从山海关一路数去，你知道么？像喜峰口、古北口，像居庸关、雁门关，一个个中原的屏藩要塞，上口真要有霹雳般的响亮呢。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守得住一处，就可保得几千里疆域。啊，真愿意挨门趋访，去问问古迹，温温古名将的手泽，从把守关口的老门丁和城下淳朴的住户那里，听取一点孟

姜女的传说，金兀术与忽必烈的史实。但是我还没去！

朋友，你可想过，在长城北边，那黄河九曲惟富一套的地方，带一帮茁壮的男女，去组织一处村落，疏浚纵横支渠，灌溉田亩，作一番辟草莱斩荆棘的开垦事业么？那里地土最肥，人烟还稀。你可想过，在兴安岭的东南阴山山脉的南部那一抹平坦的原野，去借滦河、饮马图河的流水，春夏来丰茂的牧草，来编柳为棚，垒土为壁，于“马圈子”里剔羊毛，养骆驼，榨牛奶么？那工作顶自由，顶洒脱。不然，骑马去吧！古北口的马匹有名哩。凑煦日当头，在平沙无垠的原野里，你尽可纵身于野马群中，跨上一匹为首的骏驥，其余的会跟你呼啸而至的。不要怕那噓噓嘶声，那不是示威，那是迎迓的狂欢，你就放胆驰骋奔腾吧，管许将你满怀抑郁吹向天去。“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那边塞寒冬霏雪凝冰时的生活，你也想尝尝么？住蒙古包，烤全羊，是有它的滋味的。汉王昭君曾戎装乘马抱琵琶出塞而去；文姬归汉，也曾惹得胡人思慕，卷芦叶为吹笛，奏哀怨的十八拍。巾帼中有此矫健，难道你堂堂须眉就只知缩了尾巴向后退么？

唉，说什么，朋友，我还是没见过长城！在恨着自己，不能像大鹏鸟插翅飞去；在恨着自己，摆不脱蜗牛似的蹊径，和周身无名的链索。投笔从戎倒好，可惜没有班仲升的韬略。景慕张骞，景慕马援，但又无由出使西域，去马革裹尸。奈何！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骠骑将军霍去病那才算有骨头！无怪他六出伐匈奴，卒得威震异域。

我还没见过长城！但是，长城我是终于要见见的！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从酒泉过嘉峪关，去安西、哈密、吐鲁番。也想，翻回来，再过过天下第一关，去拜拜盛京，问候问候那依旧的中国百姓！

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夜发灵宝站

东开的辘重汽车，在函谷关下被阻于弘农河窄窄的木板桥，我们便有了在灵宝车站改乘火车的机会。啊，阔别了八越月的火车，睡梦里都是汽笛的鸣声呢，像对人一样，热切地想念着。

时候是初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灵宝车站，北面正对着与铁道平行奔流东去的黄河；黄河水翻滚着混浊的泥浆，忿怒似的发着汹涌汨汨的声音。天气是阴沉的，傍晚时分而看不见夕阳，风不大却遍天弥漫着黄腾腾微细的尘沙，又清冷，人们的心情也就容易凄切冷寞了：像有家归未得。

在这种乡僻野站，惯于行旅的人该会记得吧？承平年月风和日丽的时候，一定是：打扫得清清楚楚，在碎砂铺就的站台上，来往踱着穿了青色制服的路警，那么干净利落，迈着匀整的脚步，皮鞋踏地发着踏踏的声音，再配合着哪里传来的一两声口哨，候车人，哪怕是辞家远别呢，心里也会透上一脉轻松。车站旁边少不了摆几个小摊，卖花生，卖糖，卖冰糖葫芦和纸烟，吆喊着，竞赛着噪音的嘹亮，专等那些出门大方和候车感到无聊的顾客。车尽不来，三等候车室里无妨“摆龙门”，唱二簧；一听电话的铃声响了，呜呜的叫号吹了，白天打了红绿旗子，夜里提出了红绿灯，人们这才争着买票，扛行李，向站台一哄挤去……

于今，那情形已成了梦境了。回忆里该是温馨的。一想到“坐火车了”，你绝不会相信这段陇海路上的火车是你可以自由乘坐的唯一的火车。这站上荒凉的情形也正是中国各条铁路各个车站一般的情形：票房没有了门，没有了窗子；递票的地方是用破碎的煤油木箱拼凑起来的。候车室没有顶，整个的露着天空。屋角落里过去是安放公共坐椅和痰盂的地方吧，现在却堆满了砖块同瓦砾。指示站名的路标，只剩了“车站”两个字歪斜地挂在要倒的柱子上。站台上看不见穿着整齐的路警，也不见戴了黄箍帽的站长那样的人物。没有小摊，没有红帽子行李夫，只零零落落三几个候车人，兵、难民，在焦躁而又忧戚地徘徊着，在小声咕噜地说话。比较嚷得高声些，话也仿佛津津有味的一位胖胖的站务司事。

站务司事，矮矮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说话时脸微微向上仰着，腰挺得很直，短短的两只手臂交握在背后，一顶漆光的黑军帽，一身蓝布制服，告诉着他的身份和履历。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正在回答一个旁边人的问话：

“……这不是飞机炸的，是隔河炮轰的，足足放了三百多炮。一炮打中了水塔，你瞧水塔全毁了；一炮照着候车室过来，就将这候车室的顶盖给揭去了。”

说着，一一指给你，并告诉你隔了黄河的东北方，那一抹树林后边的高地就是敌人的炮兵阵地。

“这里来过飞机么？”有人问他。

“来过，可是没有下蛋。这里老百姓不怕飞机。说：‘喜虫（麻雀）满天飞，有几个把（屙）在人的头上！’大炮却不同，因为领教过了；不过慢慢的习惯了，也就不觉什么了。反正敌人放炮，咱就躲开；敌人不放了，咱就再回来。想到这边来是不容易的；黄河是天险，老百姓是血肉长城。”

站务司事言谈间是饱经世故的神气，自信力极强，兴致很高。

“车站被轰的时候伤人没有？”又有人问。

“怎么没伤人！吓，二月十三那天是敌人第三次放炮，老李躲在水塔底下，不是炸得连尸首都找不着么？——真惨！这碑上贴了个耳朵，那树上挂了半截腿。您不知道，这墙上一块块黑糊糊的地方就都是当初炸飞了的碎肉。

“说来也该着。十二那天，二十七次车刚到，隔河的炮就响起来了，轰隆！轰隆！客人跑了个精光。两个护路的弟兄说我们也躲躲吧，这时候不会出岔子。谁想两个人脚刚刚踏上站台，就着了一炮。一个弟兄当场死了，又一个受了重伤

连半点钟没能挨过也完了。老李那天还从他们身上摸出来一颗怀表，两张五块钱的交通票，谁想第二天他也跟着走了。……”

“啊！”四围听的人摇摇头，沉默着，正替牺牲了的人表示无限的哀悼与感触的时候，站务司事却又换了另一种语调说了另外一些事：

“哼，什么世道啊！我十五岁吃火车饭，现在五十五，整整四十年了，从没过过这种日子。内战打过多少，却总是前线弟兄们拚，绝不会乱杀乱砍，老百姓也跟着遭殃。谁怕过！现在世面却见大了。

“就说这火车，那会见天价准时到准时开；蓝钢皮，头二等卧车，那才叫体面。于今好，连铁闷子，敞篷车还都不按钟点……”

天黑了，夜幕盖下来，也刮起了凛冽的风。

是的，去年年底徐州到蚌埠我走过津浦路，记得那时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趁夜才能开的车，多半是载运难民同军队的。随了军队开拔的那天夜里，候车的时候看见偌大一个车站，站台上却只能找到一两担卖烧酒的摊子；摊子上点一盏灯笼，生一笼火，算是左右的光亮，够黯淡了。人，乱嘈嘈的，杂沓得很。虽也有说笑，总觉无限寂寞与凄凉。望望天上的星，冷冷的，满怀说不出的凄苦。

今春过郑州，正赶上午夜；独自一个人，下车找不到行李夫，找不到车子，孤单得仿佛整个车站就只你一个从那里飘来的影子。车前两颗妖怪眼睛似的灯，射着惨白的耀眼的光，躺在光波里的是车站两旁被炸得东倒西歪残破的街屋。随便碰见一个什么人，问问他：

“这里旅馆都在哪里？”

“哪里还有什么旅馆，靠近的房子差不多都炸平了！”掷过来的是这样冰冷的不耐烦的回答。

像做着恶梦一样，跟着只能吃饭不能留宿的小饭铺里的伙计，走到荒野里草草搭就的席棚里，好歹混了半宿；豆大的灯光下写信给朋友的时候，疑惑自己是误入荒冢的孤魂，几乎发了疯。

也是今年春天陇海路上坐胶济车，正遇着一个胶济铁路的工人，同他靠车窗谈起青岛来，像数家珍，他告诉我那辆车厢的故事。他说：“这是当初做过‘国际列车’的，夏天避暑的时候，由青岛可直通北京。坐垫做得特别讲究，特别软。头等车不算，额外有卧车，有花车、游览车；还有洗澡间、吸烟间。……到车上来，真是什么都有了，住家也没有那样便当，那样舒服。现在好，人失了业，车也落脱到这个样子了。”

他忽然转过脸去，用手抚摸着车窗的玻璃，尽自向外望着；看得出的，他眼里满是眼泪！

唉，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人啊！为什么被那些野兽如此的践踏蹂躏？多少事实激动你，心狠，真足将牙根咬碎！无缘无故就跳了起来的事是常有的。

然而那时轰炸罢了，侵占罢了，自家的铁路终还有几条可以往来畅达啊。如今，如今却只剩了这陇海路的半段！可是，剩了这半段铁路的今天，我倒感到那些时候感情太脆薄，心肠太软了。

现在我踏着的是到火线去的路！

啊，灵宝车站，别了，车厢里摸索着向渑池进展。

已是夜里。车厢里真黑，什么亮都没有，仿佛连听人说话也要摸索着听似的。也只有摸索着听人说话了。不像平时，看秀美的面容，看打盹人的姿态，看书报，看沿途风景。现在真是一无可干啊！——刚好，有哪个部队里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副官或传令兵一类的小伙子正在演说八路军呢，传奇一样，有枝有叶的，听来很有味道。

“……我亲眼见过朱师长，脸黑黑的，穿得破布襁衫的，戴一顶鸭舌帽。经常连个护兵也不带，就出来和老百姓一块儿晒太阳谈天。——哼，从前还‘围剿’，好容易，四下里围得紧紧的，水泄不通，以为这回可跑不了啦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早已拄着小拐棍慢步逍遥地走了。从你眼前过，还抬头看了你一眼，你却不知道。

“人家真行：说打日本，就打日本，自家人无论多大仇恨，都一笔勾销。

“人家本来好么，无论官兵夫，一律待遇：每月一块钱饷，就大家都一块钱饷，小兵一块，师长、旅长也一块。

“人家打仗也算凶，敌人明明知道八路在那里，飞机大炮一齐冲过去，却扑了个空；八路倒是从敌人屁股上打来了，一来就给他个全军覆没。慢慢地日本人听说有‘老八’就跑。问：‘有红红的么？’有，屁不敢放就溜了。这样老百姓学了乖，见了敌人就说：‘红红的，多多的有！’敌人连站都不敢站，掉头就跑。

“日本人说‘八路军神出鬼没’；老百姓说‘八路军满天飞’：你说厉害不厉害！”

听见了听的人们的笑声，才知道这位“八路通”已成了黑暗里半车人倾听的中心。

黑暗中希望在每个旅人的心里抬了头，自己的忧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车突突地向前冲着虽然还是夜里，战地却在眼前开了花。血腥的敌人后方，变成了无畏者的乐园。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潞城，故彰

响 堂 铺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军以一个团的主力在响堂铺截击敌人一百八十辆汽车，于短短三小时内解决战斗，整整毁了它九十三辆，得获全胜。当时报纸上曾小小的写过一笔，关心抗战史实的人们该还记得清楚吧。隔年的一月十一日我们凑巧经过那里，并在那里留宿一夜，亲眼看了那光荣的战绩，我对战斗虽无半点汗马功劳，但想来是觉得荣幸的。

从山西境的黎城去河南涉县境的响堂铺，必须穿过东阳关。东阳关虽比不上迤北正太路上的娘子关或再北的平型关、雁门的底险要，但就地势说起来，也是山西通冀豫的孔道。太行山的主脉，在此弯弯曲曲横断为两壁悬崖，稍东的五侯岭、关东坡，都是乱石层截，呀洼垅穴，直到作为古壶口关的小口村，几乎没有一步路是好走的。每当冰天雪地的时候，行旅跌蹶损折牲畜是常有的事。所以当地人都目为险路。作为晋豫分界的那一拱石门上也题有“天关叠嶂”“地设重关”那种字样。真的若能在这里设置重兵，好好把守，即使敌人有飞机坦克骑步炮兵，想进关是不大容易的。可惜抗战初期驻扎在这一带的骑兵步兵没能防御得稳，与敌人稍事接触便即退去，致使敌人得于去年春天攻克了东阳关之后，便尔长驱直入，而黎城、潞城，而武乡、长治，形成了九路围攻晋东南的局势。惯于吹牛的敌将——八师团的旅团长苦米地也竟吹起了“踏破太行山”那样的大话。

现在自然是已经将敌人打出去了。到今天为止，晋东南八十余县已过了十个月敌人后方战斗中的太平日子。追源其始，别的部队不说，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几团人是尽过他们英勇的努力的。譬如有名的潞城神头战斗，作为粉碎敌人围攻主要战斗的长乐村之役，同这断绝敌人给养的响堂铺战斗就是例子。

从去年一月起到三月止，敌人从平汉线过武安、涉县这条大路运给养弹药者也不知多少次了。涉县东阳关都住得有敌人不少的队伍，专门护持这条交通要道。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我们八路军早已探听明白，瞧好了，那天会有敌人大批汽车要照常由响堂铺向西进发，便于三十日夜将队伍部署好，以两团兵力把住驻扎黎城东阳关的敌人，箝制其增援；以一团埋伏在响堂铺迤东神头河南的两岸高地，封锁消息，严阵以待。当时请了很多参观战斗的来宾，登在道南最高的山头上。打仗还请人参观，这不是轻易来得的事情，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

果然，三十一日早晨八点就有敌人来了。听说先是两辆小坐车，大概是先遣的侦察之类。到神头河，先下了汽车，拿望远镜照了照，仿佛没看见什么，便放心地上车开过去了。我们沉默着，等着，小鱼过去就让它过去，我们撒的是大网啊。后边才是大溜呢。汽车接二连三地开过来，数目是一百八十辆。过到正好的时候。我们这边才收网，命令下来，接火，砰嘭一阵手榴弹，接着一阵机关枪，两边的山峰正好用回响助壮了我们的声势。九点开始射击，到十二点熄火，总共三个钟头，敌人连还击都没有来得及，就解决了战斗。功果圆满之后，我们队伍很快地拉上山去；运走的是平射炮四门，重机关枪十八架，弹药无算。来不及搬的汽车上的东西，纵火一烧；烧是容易的，汽车上现成的有汽缸汽油。十二点，我们的人撤净了，预料到的敌人派来了十二架飞机，砰零嘭隆狂炸了一通，炸弹通通投到神头河里，正好，我们没烧完的汽车他们来找补了一下，全炸完了。事后查查，不多不少，九十

三辆。

敌人跟汽车来的，跑掉的不多，每车以六人计，数目也该相当大吧？我们呢，截击汽车的一团人简直没死伤什么。等着打敌援的两团人倒是同从东阳关出来的敌人对山上堡垒来了一次争夺战。战士的英勇是令人钦敬的。内有一排曾牺牲得只剩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却抱紧了五枝枪从弹雨中滚下山来，完成了他的战斗任务。这个大胆的战斗，你若去拜访他，他是可以兴奋地同你摆一摆当时战斗的“龙门阵”的。

参观的人拍掌了。

八路军打埋伏，如有名的刘伯承师长说的：“枪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因此七七二团有了“夜摸常胜军”的称呼。看来将生命交给他们，即便在剧烈的战场上他们也是可以保你的险的。这样的队伍多来几师几军该是欢迎的吧。

实在敌人是这样教训教训的。请你看看响堂铺村里，原来一百八十多户人家的大镇，靠近大道，过去买卖也还是相当兴盛的。只因敌人过了几趟，住了几次，现在却剩了不到六十户人家了。房子被敌人烧了一多半，一百多男女被杀戮奸污了。就我们住过一宿的姓冯的这家说，原是响堂铺极安本分极殷实的人家，不想敌人去年春天来了，杀吃了他们的牛羊，牵走了他们的驴子，将一个家长同两个年富力强的儿子从躲藏的窑洞里拖出来杀死了。剩下的只一个当时逃到山里去的十多岁的孩子和几个寡妇女人。问问她们，说：“苦啊，不像家人家了。”事情过去快一年了，人人脸上还是浮着悲凄菜色。看了她们穿的白鞋重孝，就知道这悲剧是千真万确的。她们房子倒还好，因为是瓦房没遭了火烧，但房顶掏的一个大洞，也已是放火不遂留下了“皇军”的手泽了。

响堂铺的人不穿孝的就很少。“我们逃到山里，趁夜深敌人退出的时候来家取点吃的，碰巧了拿点走，碰不巧遇见敌人便被打死了。”这是老百姓告诉的话。“往往知道家里人死了，只能在山里哭一场，都不敢回家埋葬，尸首都停在街上两月，三月……”

看看一家家烧毁的房屋，院落里堆积的瓦砾，烧焦烧黑了的梁木；再看看他们搭了一间草棚就住下来过日子的情形，已经够清楚日本人的残酷了，然而还没有看见暴露三月不埋的尸体啊！没看见……

兵站刘站长告诉：响堂铺东街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因为没有来得及逃跑，被敌人捉住了，从晌午在大街上轮奸起，直到傍晚，人都不能动了。等到夜里敌人退出才被人背着逃走。又西街有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被敌人捉住奸淫，羞愧得跳井了，从井里捞出来还要继续奸下去。人就在响堂铺，村里人都说得出口。

你说，这样的侵略者不是禽兽！

可是出了响堂铺走到神头河边的时候，老百姓也告诉了我们，在一截长长的隘路上，曾堆过满满一路敌人的死尸，都是八路军用手榴弹打死的。地上有一块沾上了土的黄呢子，老百姓指着说：“这是日本军装。”我们拾起来看看，吐两口——我们也看见了你侵略者死亡的地方，死亡的痕迹了！

到干涸了的神头河滩，我们看见了散乱地摆着的汽车的铁皮，都锈了，折皱了，退了漆光失了彩亮了。比较完整的有四辆，两辆平放着，两辆捣翻了，车篷朝地，车底朝上满是石头，大概是过路的人们抛掷了泄恨的。车多

半是小坐车，想来当初一定有弹簧坐垫，有绒呢裱就的车衣，有按了呜呜叫的喇叭；在箱根、日光坐了兜兜风逛逛景该是很神气的吧？现在一股脑儿葬送在这里了。汽车有知，在被征调的时候也应当发出反战的怒吼吧？初毁的时候，一列九十三辆，一趟河滩三四里都是汽车，许是很壮观的。废铁现在运走打手榴弹去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毁它更多的汽车。

在村子里看到了敌人焚毁的我们的房舍，在河滩里看到了我们掏毁的敌人的汽车。站在烂汽车的旁边，让同行的季陵兄给照一张相，留它一个纪念；对战绩我们虽只是读者，也分它一份光荣吧。

一九三九年二月

潞安城

到长治了。在去年冬季第一个冷天里，我们到了这太行山晋东南的第一座大城。

一行五人，用了总部两匹日本俘虏马，驮着行李，走了大半天的工夫。在路上刺骨的冷风里并没耽误了我们想：这劫后的长治城到底是怎样的呢？探听着，热烈地希望着，有访问一位受伤的将军的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

十里地外，远远地望见了。

“就在太行山的脚下啊。”

“城墙也都爬平了。”

路旁，被毁了的一架石桥旁边是这样—个木牌子，写着：

奉命已将汽路断绝

应由左边官道行走

进城门，是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的这样一张告示：

值此非常时期，凡我军政民等，均宜黎明早起，振刷精神，加强抗战力量。乃近有因天气严寒，日上山岗，尚拥衾而眠者，殊属非是。……兹将午炮改为每日早六点施放，作为醒炮……一律闻炮起床。

看来旧的是在破坏着，新的在建造当中——长治城第一个印象是这样的。

在长治，一瞬已是夜里。我们住的是“皇军”第十四师团长下野将军同他的部下住过的一个院子，那么靠近下野君睡过觉做过恶梦的床边，坐着下野说不定也曾坐着支颐默想、衔烟狞笑的这把手扶椅，伏在下野曾批阅公文、发布命令、蹙了眉想尽屠戮中国人民的种种毒辣手法的这张桌子上，趁了闪闪摇曳的烛光我来写下这一天的见闻，真不清楚这到底是醒着还是在梦中。在下野的指使下，只这座长治城里中国人就死过一千多啊！

这个屋子的确是相当舒服，三间出厦的大厅，有好床、好木器，还有战地很稀罕的沙发椅。这是当初高等法院的遗物，今春日本人来霸占了三个月，临走仓促，没来得及焚毁，才留给了我们。现在正是工作团黄部长的住室。时间相去八个月，我们在晋东南已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建立了很广大很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了。下野将军怕早已“下野”了吧？他带领的那一群“皇军”，自杀了的，逃亡了的，投降了的，被我们灵活的战略战术歼灭了，怕也剩得寥寥无几、溃不成军了吧。在这严寒的时候，外边正飘着鹅毛大雪，那些远离了海洋里温和的岛国，抛弃了父母妻子被法西斯军阀欺骗了来跋涉在华北战场上送死的弟兄们也算够辛苦了。我们屋里却很煦暖，烘烘的炉火旺盛地燃烧着，像春天一样。

黄部长从容地微笑着告诉我：“你看，那铁丝纱窗还是下野他们安的，总算很细心；可是不等我们兵临城下，他却早已偷偷地坐飞机溜了。胆子却并不大！——再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再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句话他说得最有把握，因为他是我们的民运部长，从他手上建造着抗战的人的长城、人的堡垒。名字恰巧又叫做黄镇。说完这句话，他拿一柄日本型的指挥刀来拨了一下炉火。这指挥刀是胜利品无疑，不知是否就是下野的一柄？我却觉得仿佛是黄部长亲手从下野手里缴获了来的。

这院落属高等法院，法院的局势很雄伟，是从前潞安府的府台衙门。潞安府来历非小，据至元二十一年奉议大夫潞州知州兼管诸军司令奥鲁郑玘在

新公廨碑记里说的：

潞郡居太行，为天下脊盖，河东雄胜之地也。自秦废封建之法，罢侯置守，列上党为大郡。李唐以来，……号为名镇，左太行，右衡漳，……提封万井，沃野千里；风俗淳厚，人物劲豪……

嘉靖年间，潞安府记里也说：“潞古上党郡也。”这长治是古时的潞安，也就是更古的时候的上党。看来城池很古老，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地方了。法院前的大门是古时的上党门，门楼与太行山的山顶齐高，当初建城时是费过相当的苦心的。门的左右各有碉楼一座，一题“风动”，一题“云驰”；去年刚刚翻修了，丹垩彩绘还是新的，极尽威严壮丽之致。

实在呢，这座长治城气象也就不凡：宽宽的街道，宏阔的建筑，庙宇多半像故宫一样用黄琉璃瓦盖顶的。城里还有一座土围子皇城。处处都显得它大方、雄壮。就气氛来说，有些地方像西安，又有些地方像北京。当地人俗传：长治有三宽：马路宽，厕所宽，女人的裤脚宽；虽不免近乎滑稽，可还是就它的“大”来着眼的。

听说北魏时慕容氏曾在这里建过都，不知确否？唐明皇为太子时在这里坐过潞州别驾却仿佛是真的。法院后边的德风亭就是那时留下的古迹。还有人说他在这里选过一个妃子，赵丽妃。德风亭不知修葺过多少次了，现在还很完好。亭前一株高高的挺拔的翠柏，亭后一株屈曲苍劲的垂槐，几方花坛，几幢碑记，很显出它的深秀。亭子里边四壁都是“虫吟古砌秋风至，鸦噪寒林暮雨来”那种酸溜溜的石刻题跋，想必当年一班吃肥了的斯文做官人常到这里饮宴作乐。于今自不必多用工夫去管它这些了。但立在垂槐的左侧，东望太行山，望太行山上的积雪，遥想虹梯关与玉峡关的险阻，百里外青山的峻秀，再俯视脚下拆毁了了的城墙，与紧接了城墙为厚雪所掩盖所抚育的蔚林沃野，倒很容易激发人一股爱河山爱国家的赤诚。是啊，自由的人也许感觉不到自由是幸福，等到自由人做了奴隶的时候，那才知道自由的确是可贵的。光复了的城池，也才容易使人想到它过去的繁荣与沦陷时的悲惨啊。

宋朝陆登守潞州，金兀术大军来犯，眼看城告不守，陆登遂拔自刎。金兀术入城搜获了陆登襁褓中的幼子陆文龙，养为义子。后来长大了，演为八大锤，王佐断臂说书，陆文龙醒悟了，才替父亲报仇。——传说这法院大堂正中的一块方石头下边还埋过陆登的盔甲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石头的确有那么一块。

神 头 岭

一道战场，像一部灿烂的史书，那丰饶的页数里是蕴蓄着无尽的宝藏的。这样，作为热心的读者钻研名贵的典籍，我们访问了神头岭。

神头岭在山西的黎城、潞城之间，赵店东南微子镇偏北太行山伸着拖脚的地方。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神勇的八路军歼灭倭寇的战场。迤南有比干岭，传说商纣亚父比干把心挖出来交给妲己之后，在这里买过“无心菜”。说是比干宰相心虽没有了，但若能挨过一百天之后还是可以痊愈如初的。然而就在九十九天的傍晚来了那卖“无心菜”的白发老翁。比干抚着胸口从宰相府出来，问：“卖什么菜？”老翁答：“卖无心菜。”“菜无心还长么？”“人无心还活，菜无心怎么不长！”几句简短的对话，比干仿佛忽然醒悟得自己确是无心人了，一煞惊悸，便溘然长逝。——传说自然是荒诞的，然而这荒诞的传说，却是中国的古人古事。连一个榛莽荒丘都涂得有华夏文明的色泽呵，是黄帝的子孙，谁都有权说是“我们的”！蕞尔倭寇就不要太心高妄想了！

访问神头岭，是一个风沙的春天，去三月十六日的战斗已滑过一年了。那天我们黎明掠过了黎城南关，傍晚跨过了浊漳河。浊漳河石子作底，石子激着流水发出豁朗豁朗碎马蹄的声音。两岸沙滩有密匝匝绿到梢头的杨柳树。稍远是麦色青青的田垌。田垌里有雉鸡乱飞。春的气息洋溢着，杏树也已绽了红萼的苞了。——清明时节。

在路上听说漫流河有社戏。漫流河离神头只三里，绕路并不绕远，我们就先扑向漫流河听戏去。一路村子数来：老雕窠，王家庄，漫流河；老百姓都是当时战斗当中抬过伤兵、运过胜利品的。他们有的吃过日本饼干，有的穿过黄呢子大衣，人人口里都演义得出几件悲欢故事：房子被日本鬼烧了，他们便焚毁日本鬼的汽车；驴子被日本鬼牵走了，他们便夺来日本鬼的马匹。红缨枪换成了左轮子，八音子。王家油坊一所深深的窑洞里被敌人用机关枪扫杀了三十四人，也是王家油坊一家木匠铺在十六日半夜卖给了敌人二百四十个装尸灰的箱子。“牙还牙，眼还眼，”在斗争的熔炉里锻炼着，在肉搏的血海里沐浴着，老百姓像老君炉里跳出来的猕猴桃王一样，满头霜雪，他们活得更更有劲了。处处响着反抗的吼声，处处充满着活泼的生气。

漫流河有社戏，半里外就听见锣鼓喧天的声音了。踏着那素朴雄壮的音乐，走近去，是拥挤的男女在看抬黄杠，踩高跷。男的白布巾裹头，女的红喷喷的面庞挑一握发髻。看来他们都是健壮的，快乐的。——你们可相信去年今天这里是战场？你们可相信二百里外战争正打得激烈紧张？几个扮唱的小孩子，手里拿了彩纸扇，高跷上响蹦蹦地跳动着，都是一副聪明俊俏模样。左边是一座席扎的戏台，说是有名的襄垣秧歌，但尚未开场；倒是两旁卖吃食的小摊，摆成两条长长的闹市，卖面条卖蒸包的人吆喝着，给热闹的鼓乐添了一支有力的伴奏。

从人流里挤向庙去，先是一帮“红火”在耍拳脚武术。枪刀棍棒，流星绳鞭，一路玩来，令人想起《水浒传》、《七侠五义》里的豪强。庙是关帝庙，庙里一台“闹子”正在演唱，一个唱旦脚的，仪态服装都古香古色。从拥挤的人群，袅绕的烟火，和毕毕剥剥的爆竹响声里，断断续续荡漾过来了唱声：

三月里，桃杏花，满树照红；

刘关张，在桃园，结拜宾朋。

十月里，雪白花，飘来飘去；
孟姜女，携寒衣，哭断长城。

但嗓音悠扬处，举止婉转处，还是博得台下不少彩声。

正殿里塑像关云长，“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如今可敬慕处，大概正在夺关斩将温酒待捷的勇迈吧？——想着，我们奔上了神头岭。

爬了一道三里地远的漫漫长坡，等社戏的鼓吹渐渐沉落下去的时候，目的地就望见了。一路上田陌间散布着的是历历马骨。——夕阳来得正好，夕阳可快要落山了。余晖返照，马骨丛中像开了惨白的花，艳红的花，恰象征隔年的烟尘与褪色了的鲜血。是啊，神头岭战斗是精彩的哩！连日本《东奥日报》的随军记者都称道是“典型的战术”。

让当时战斗的情形在眼前展开吧。

我们的队伍在月夜里行进，在月夜里集结。没有瞌睡，睡魔被紧张的情绪冲破了。有谁愿意掉队呢？急行军，一个紧跟了一个。争取时间！鸡叫时分人马已在北神头沿着公路埋伏好了。那里有现成的壕沟，是战争初期我们镇守东阳关的队伍挖就的。消息封锁得很严，连太阳都没看见（因为白天是阴天）。这秘密只一个勤快的庄稼老斗晓得，但直到结束战斗他没有回家。

“那天我赶早上坡，一脚不小心就踏上了一个山岗，噯哟我的娘，海压压满坡都是人头，都是灰布军装。”后来他才这样告诉人家说。“我刚刚抽身要走，咱队伍里一个弟兄说：‘不要吱声！’我知道要打仗了，便一溜烟绕着沟沿跑了。在坡里我一天没吃饭，听了一天炮声……”

弟兄们埋伏好了。——快天亮的时候特别静，快天亮的时候也特别冷清。

“冷啊！”异口同声地咕噜着。应当出的太阳又恰恰被密云遮盖了。——已经八点，“为什么敌人还不来呢？”有的战士着急了。提起望远镜看看，三辆乌龟似的汽车正在路上爬呢。方向是从潞城来的。不慌，让它过去吧。要沉着应战。大家先捺一把干粮。九点，四十几个日本骑兵又来了；人太少，也让他过去。九点半，时间过得真慢，简直像蜗牛爬；可是正好，继续行军的敌人真铜部队、粕谷部队，浩浩荡荡地在村边休息下来了。看他们路赶得多，笨重的皮鞋拖拉着，仿佛都很疲惫的样子；架起枪来，随便地躺着坐着，显然很大意。可是也够险了，敌人休息的地方距离埋伏顶近的只二十米（仿佛伸手就可抓到的样子）。我们的战士“妈的！”在心里骂起来了。几乎要开枪。指战员的一个眼色，又使战士们镇定了。

连车马辎重，敌人是一千五百名左右。

“这里老百姓真好，”给他们烧水喝，给他们打水饮马。敌人高兴了。舒服地坐在地上，谈着，仿佛都在欣赏民众的柔顺，和“皇军”的“德威”。在他们这样做着梦的时候，那边“喂，我来吧！”轻轻地拍拍肩膀，挤一挤眼，另一批“老百姓”接了班了；也是打水饮马，烧开水。

我们说：“这里老百姓真好”，客人要走了，饮马烧水的人还拉拉扯扯挽留。拉扯，挽留，客人架好的步枪就握在我们手里了。留住跟前的客人，同时等得不耐烦的埋伏地里奏起了送行的音乐。飕飕响的是子弹，轰轰叫的是迫击炮；沉重的手榴弹声，密放的机关枪声。跟着悲壮的冲锋号，十分钟冲过两个山头；不再那么客气，敌人四周的高地全被我们占了。立刻来的是

白刃肉搏。

“从警戒线的什么地方潜进来的啊！与向来的客人稍微不同，很厉害！”（见《脱出记》）敌军队长笹尾二郎中尉，将队伍展开的命令都没来得及发出，只挣扎着喊了一声：“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此地！”射击得那么准确的迫击炮弹就正在他的头上开花了。

随后是喊着“跟我来，放心吧！”敌军少尉小山正美；随后是兽医少尉成田利秋：有相继呼着什么“陛下万岁！”倒了下去。——是死的地方。正是，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这次战斗，跟了笹尾队长一块毁灭了的就有步骑兵一千二百名，数百车辎重，马千匹。隔年相访，不是还看得出遍野的马骨历历么？当时活的俘虏是十三个。走脱了一名《东奥日报》的记者本多德治，被一挺机枪掩护着，躲在一所窑洞里。我们一个特务员原想挖透窑洞从顶上结果他的，却因为政委说：“迅速集合要紧，放他一条狗命吧！”这条狗命才有机会写《脱出记》，给我们灵活的战术作了一次大大的鼓吹。但那篇通讯，在另一次胜利的战斗里仍旧落在我们手里。“典型的战术”，话说的倒真有点对。

《脱出记》里写着，当时敌人的战马临死都流了眼泪。啊！你聪明的天照子孙啊！为什么远隔重洋抛家离井来用血液灌溉我们华夏的土地呢？虽然对日本法西斯军阀满含着永世的仇恨，我却不能不以悲悯的心肠来凭吊你日本士兵漂流的游魂了！

侵略者的脚下，泥潭是越陷越深啊。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

夜摸常胜军

夜摸常胜军，老二团，其实是年轻的。老是它的斗争历史，它蕴藏了十多年丰富的长征故事，年轻是它的战斗精神：“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百战百胜，七七二团”（是谁这样称誉过它的）。

老二团的基干，除却了特务连、炮兵连、通讯排、无线电台，主要是三个营构成的。三个营各有天才：一营善攻，曾得过“饿虎下山”的奖旗；二营善守，绰号叫“坐地虎”；三营善摸，长于夜袭；部队里驰名的“夜摸常胜军”，则是全团荣誉的徽号。三个营的营长说来也奇怪，配合了他们各营的战士，像一个人一样，也都具有各自的性格：一勇敢，一沉着，一机动。——猛打猛冲是全团的风气。“打不胜仗不是七七二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无论如何要消灭敌人！”自信心坚强得像生铁铸在每个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心里。若然有人喜欢“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古时岳武穆率领的南宋貔貅，若有人喜欢北伐时代叶挺将军麾下的铁军，让他也喜欢这老二团夜摸常胜军吧。

说来一九三七年初冬，这支队伍从陕西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开往北战场前线的时候，指挥员战斗员一起，还都是些十足的“土包子”。黎明从侯马由同蒲路坐火车北上，他们都是大姑娘养孩子——头一遭。请不要笑话，他们自有他们的骄矜与执著。在太原初次见到了飞机，“飞得这样高，怕它个什，真你奶窝囊肺！”他们也没把铁鸟放在眼里。说话不讲客气，年轻得还像一个孩子的政治委员，是一出生就参加了革命的，心热得像一团火，意识纯洁像一朵白花；教他去见友军的师长，因为没有名片，他要同卫兵打一架才进去。与师长谈话，会“我就不信你那一套！”那样爽直。战士说话也满口新名词，但往往是错得可爱的：“你这个人有点意识”（意思是意识不正确），“老百姓拥护了我们一条猪”（实在是应说慰劳的）。

可是经过了长生口的处女战，经过了两战七亘村，经过了被敌人也称为“典型战术”的神头战斗与截击敌人一百八十辆汽车而焚毁了它九十三辆的响堂铺战斗，土包子眼界可就开大了（眼光原是远大的），世面也见得多了。每个人身上，不是呢大衣皮帽子，便是三八式步枪，重皮鞋或者黄呢军毯，日本慰劳袋，红膏药太阳旗，有件把两件不算稀奇。团长、参谋长几乎穿的用的全套都是日本的东西。战士们差不多每人有一管自来水笔，他们互相叫做“靛笔”的。笔尖叫“锚子”。墨水也叫“靛水”。他们经常总喜欢彼此将靛笔换来换去：“狗肉的我这锚子太细了。”“我这橡皮袋袋老漏水个鬼孙的。”像弄惯了的枪枝的大拆卸，三天五天便聚在一块拆开来收拾收拾，擦擦，洗洗，慢慢就弄坏了。坏了也不怎么可惜，哪怕是正牌“派克”；反正再一次战斗又可以换一支新的了。

实在是这个样子。惯于打胜仗的这支部队，军火不专靠我们后方的供给，零星用物也多是敌人送来的。他们将敌人叫做“供给部”哩。往往正需要些什么的时候敌人就送到跟前来了。只要挑选一个好时辰去领取就是。譬如黄昏时候，大雾天，鸡鸣的拂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七亘村一次战斗，他们消灭了三百敌人，获得的胜利品只饼干一项就足足驮了二百头牲口。战士有几天单吃饼干过日子。有一个战士喜欢吃压缩饼干上的一块糖，饼干不要只将糖弄下来竟装了满满一干粮袋。战时后方吃不到用不到的东西，他们不但自己吃自己用，并且还可以运到远方送人：罐头牛肉，沙丁鱼，牛奶，

成袋的砂糖，装盒的咖啡，可可，表，水笔，牛皮背袋，水壶……日常吃小米饭，吃玉米花炒面干粮，高兴了却吃着苏打饼干来一杯加糖的浓咖啡，这该是不可想象的口福吧？

“没有烟吸怎么办？”

“不要紧，再次战斗回来，我请你吸日本天皇御赐的香烟。”

这样的对话不是战士们说说好玩的，他们真是在每次战斗之后互相以胜利品馈赠着呢。他送你一个小巧玲珑的洋漆纸烟盒，你送他一副金、银将，飞车，挂马的日本军棋，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

老二团原是没有炮兵的，现在以历次战斗所夺获的敌人的五门平射炮、山炮作本钱，也有一个炮兵连了。第七八两连的新兵入伍本来都用的是带红缨的梭标、锚子，长生口旧关一战便全换了三八式步枪。捉到的一个俘虏还赞扬说：“你们武器配合得真好，长剑刺得厉害的有！……”新战士也敢大胆吹牛：“老战士有枪，我们有梭标，同样可以杀敌人。”有的战士病了，不能出发打仗，另一个战士安慰他：“你好好地养病吧，回头我给你带杆新枪来。”说话的语气连半点含糊都没有。回来时也就真的用一枝新枪代替了其他任何探病的礼物。其他如高头洋马、轻重机关枪、电线、照相机、望远镜，到敌人那里去取，连开开收条的手续都不用，仿佛只招呼一声放一阵信号枪就够了。

不过“供给部”的运输也有供不应求使人失望的时候。譬如一九三九年元旦的侯峪伏击就是例子：“狗肉的，日本也穷起来了，满想打点吃的来过个好年呢，他妈的却什么也没有！”没有黄呢军毯了，代替了毯子的是破棉被，棉絮还都是陈旧的；呢子军装换成了布的，给养车上也运起小米来了。想到过去战斗回来，解开敌人的慰劳袋慰劳了自己，袋子还可以撕了打草鞋；黄呢军毯战士用不完，剩下的去做马衣；怀表、手表可以捡“大的”使用——那次从敌人身上得到的却只是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千人针，写了出征年月“祈武运长久”字样的太阳旗，青天白日的通行证，和反战传单而已。

那种时候战士们是微微有些懊丧的，但也正因为敌人捉襟见肘的穷困而在内心里偷偷喜悦着。何况在胜利归来的时候老百姓往往箪食壶浆来欢迎慰问呢。在老二团驻扎的左近路上你碰见一队队满驮了猪肉、羊肉、鸡、柿饼、核桃、花生、瓜子的驴骡牲口，就正是后方群众派遣出来的。那丰盛慰劳品里，更多的是鞋、袜、手巾、慰劳信件；手巾有的是妇女们亲手用土布裁制成功的，手巾的边缘上用红绿丝线绣着妇女们自己的名字。

群众是流水，老二团便是游鱼；“鱼跃于渊”，老二团茁根在群众的心里。松烟镇的人说：“前次你们走了我们真舍不得；天天望你们回来，总听不到你们的消息；后来听说你们在黄崖底打死了八百敌人，我们很高兴，今天打胜仗的队伍可又回来了！……你们不再走了吧？你们不在，你看敌人便又来了，这不是又烧了百多间房子，杀死了三十多口人！你们来了就好了，希望你们永远住了下去。”

友军说：“人家老二团真吃得开！”是呢，老二团到哪里，胜利就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自动送信，烧水，自动运粮秣，搬子弹，抬伤兵。“只要打胜仗，搬几十天的东西我都愿意。”漫流河一个老头子这样说过。他是跟着队伍发过洋财的。在七亘村，一个五十五岁满脸胡须的农夫姜长荣也曾替老二团藏过一挺六一四的轻机关枪呢：

“快来呀，我已经等你们三天了。”

“街上没有敌人了么？”

“没有了。我再去探探看，如果有，我用手一招，你就来打。”

老头子来回跑得满头大汗。

“没有了；只有三箱干粮，你看我背来一箱。”

“你真是老英雄！”

“哪里话，你们来保护我们，我们也应该尽力干！可惜！我已五十多岁了，不然我要同你们一道去和敌人拚命去。……你们要好好地干啊！……”

还用什么的鼓励么？哨音叫着集合，号音叫着前进。上火线恨不得肋下生两翼。“你看人家老二团，不仅说仗打得好，就是走路也好看。”老百姓的另一番话，将一个个战士变成了生龙活虎了。紫堂堂的面孔透露着满心的高兴，还在行军的时候拳头已经发痒得要打了。冬天一身小棉袄，夏天一套灰布军装，一顶苇笠，一双草鞋，风也是它，雨也是它，雪也是它；过黄泽关九里十八盘，一夜半天赶一百七十里。几时听到连天响的炮火，战士的情绪更激动得枪筒都要发起热来，那时他们驰骋在枪林弹雨的洪涛里就要像游泳一般的愉快了。危险是什么，他们是不晓得的。七亘村战斗里，十二连四班的战士杨绍清，负伤三次不下火线，反而沉着地杀死了六个敌人，得了五枝步枪。在里思村击退敌人六路围攻，牟永桂一个人在撤退的时候说：“你们先走吧，我来掩护。”结果以二十九排子弹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掩护全班安全退出战斗，而自己也安全地回来了。

打仗是一种娱乐。挂彩是一种光荣。禁止上火线的彩号，往往偷偷地跟着队伍出发了。出阵的号音一响，病号也将自己的病痛忘了：

“你不是有病么？出来干什么？”

“打仗么还有病？——我带了足够三天用的药呢！”

被留在家里护守的战士有的噙了嘴哭起来，说瞧不起他，为什么打仗还不教他去！——听说日本“皇军”有集体自杀的事呢，“皇军”有用刀剁去手指制造残废的事呢，“皇军”有听说要开拔便自己偷偷地藏在中国老百姓的棺材里的事呢：若然知道了我们将作战看得这样容易、这样平常，怕他们做梦也会咋舌惊异的吧？真金不怕火，好货就怕样子比。到这里我又该说一个小小故事了——

……“你在队伍里受饿么？”

“不。”

“挨打么？”

“也不。”

“不受饿，不挨打，谁教你回来的？”

“我想回来看看爸爸，看看你老人家怎么过日子。”

“无耻的小子！谁教你看呢？赶快回去，我不稀罕你看！”

这是昔阳苏亭村自动送儿子加入队伍的陈国栋和回家的儿子陈乃柱一节简短的对话。儿子是三连的副排长，到家不到两小时就被父亲送回来了。

听了这些情形你不感动么？——群众愿意当兵的就加入老二团了。他们沿途打胜仗，沿途展览胜利品，沿途叫老百姓看日本俘虏（老百姓看日本人好像看把戏，敌军的住室往往是挤得满满的）。

“老乡辛苦啦！”战士对抬伤兵的老百姓说。

“不，你们更辛苦。”

“你看见过日本人么？”

“看见啦。好，你们队伍真行，胜利回头！”

啊，“胜利回头。”就这个胜利回头，便是广招徕的好办法。日本兵是越打越少的，我们的战士却越打越多。不是没有牺牲，而是报效的踊跃啊！榆社凤台坪一天可“扩大”十五个新兵。——战士知道开小差是一种耻辱；偶尔跑出去，也会被战士的家长送回来的：“你要往脸上贴金，不要往脸上抹灰呀！”群众也瞧不起逃兵。

是的，老二团是战士的营盘，是战士的学校，也是战士的家哩。人家的家长好：要吃吃一样的，要穿穿一样的；一块打篮球，一块唱军歌。上了阵是指挥官是战士，下了火线却都是打打闹闹的一家人。

“妈的，多吃一点么，能干不能吃也算不得好汉！”

“当心，不安心养病老子要揍你喽。”

有时长官会这样地说话呢。粗鲁些是吧？“打是亲，骂是爱”，粗鲁里却带着真诚与亲切，战士听了笑得嘴都闭不拢了。

王参谋长是军事人材，也是艺术家；战斗计划做得周详，也画一笔很好的水墨画。萧政治委员是当小鬼出身的，年轻而豁达魁梧，带一派铁石硬的意志，他是部队的灵魂。过去的团长叶成焕是有名的干将。命令下来，哪怕艰难得像爬刀山，他没有不完成任务的。在火线上作战，只要有他在，旅长、师长便都放心了。——

“去看看，叶团长的位置变动没有？”是陈赓旅长的吩咐吧？

“叶团长的位置没变。”报告回来，旅长点头了。

“那么，叶团长挪动位置啦？去看看怎么回事？”这又该是刘伯承师长的命令吧？——他们都爱老二团，也更爱叶团长。可是叶团长却在长乐村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重伤牺牲了。听说刘师长为此落过泪，不是心肠软，那是爱将的心切，爱将的心热呀！

长乐村，是打击从榆社、沁县回到武乡预备向长治退却的敌人的一次激烈战斗。在白草迪一带包围了敌人两个联队，一个炮兵团。从早晨八点打起直到夜晚八点，打死的敌人在一千以上，已算很大胜利了。战事初起，特务连长带队伍从四五丈高的山坡滚下，阻止了敌人占领山头；战士童庆贤于密射的弹雨中跑下山去骑来一匹日本马，后边还跟来一匹骡子；炮兵连发炮二十发炮弹不炸，连长气了，吐一口唾沫，“妈的！”骂一声，将炮搬起来转一个花，再发炮便百发百中。敌人只烧骨灰就烧了五堆。……英勇的事例，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也算够多够多。只是我军先退，有几十汽车新枪没能得到手里，团长觉得有点可惜，有点不服气。他还拿了望远镜望了又望，找寻机会。特务员将望远镜抢过去，拉他走，他还是留恋地说：“给我，我再看一下。”就在这转身的时候，受了重伤。

“强将手下无弱兵。”——陈赓旅长说：“游击战的实质，要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要抓住秘密、迅速、果敢的原则。”刘伯承师长说：“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朱德将军说：“打日本要用运动游击战。”……老二团是这样一个系统下的队伍。

……好的教育，好的学习，这是治军的钥匙。部队只扩大不整理教育，那是上不得阵，也见不得敌人的。老二团的教育紧呢。在火线埋伏好了而敌人还没有来的那一刹那时间，以班为单位他们要开讨论会：讨论上过的文化课、政治课、军事课。战士们有宁愿打仗罚勤务也不愿学习的：“老子四十多岁了，还学习这干啥？”也有的被阿拉伯字码逼得头疼了，着急起来，便

把枪拿来缴上很忸怩地说：“奶奶的！我干不了，不干好了。”可是他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学习制度继续下去。不但学习，并且还要考试。

考试的时候，就是副团长、参谋长也得在露天下皱了眉头答卷子。官兵一致。考完了还要发榜：他们也就头疼这个发榜！有的排长，连长怕考不好，丢人，悄悄地将试卷撕了，算请假；有的嫌答得不完全，在卷尾加小注：

糟糕糟糕真糟糕！
这些问题答不好，
大家同志不要笑。

看卷子的政治主任却给他紧接了批上：

答题还不错，
只是太罗嗦；
下次更注意，
求实不求多。

慢慢地他们就感到学习的趣味了。经常他们举行政治、军事研究会，研究会的席上吃茶点，也有时含着考核的性质：“这里几十包瓜子，同志们可以拿去，可是里边有的包着骨头——政治问题，哪位拿到定要答复；要忠实，要互相监视。……”主席会这样宣布呢。几乎在玩耍里也有一个正经的意义。——你看一个十四岁的勤务员，希圣，加入部队不到一年，就已经可以看浅近的文件，看通俗的报纸了。哪里的学校教育会这样的速成呢？

……啊，这就是老二团——一二九师的七七二团——踏入抗日战争整整一年零六个月从没有过三天以上休息的队伍。山西的平定、寿阳、和顺、辽县、榆次、太谷、榆社、武乡以及太行山里里外外，都被他们踏遍了。南起道清铁路，北至娘子关、雀门关，都有他们留下的踪影，留下的灿烂的战绩。当他们的长长行列从滹沱河上游的山谷里像一条乌龙似地迈进着的时候，我看过他们彪壮的军容。战士们一个个红通通满带风霜的脸上，都浮着一层小孩样烂漫的愉快。像雪霁的大年初一，晴明的天气，绚丽的阳光，发射着一道道照人的光彩。道旁的群众欢迎他们，老头、小孩、妇女，都朴实忠厚高兴得连句恰当的欢迎话都说不出来了。偶尔憨直的问问：“辛苦啦，同志！”舒畅而朴素的笑是战士的回答。你还能再从什么地方得到更多的关怀与更多的慰藉么？

老二团，想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跨过平汉、津浦两条铁路打到东海边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上级的命令却是“你们打仗太多太疲劳了，需要休息休息。”这在他们是感到异常郁闷的事，在战争的火焰里锻炼出来的健儿，他们是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休息的。他们只有胜利，胜利，传播在他们口里最流行的号召是：以胜利配合胜利，以胜利争取胜利，以胜利庆祝胜利。在别人放鞭炮，穿新衣，来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却宁愿“去打一个胜仗吧！”

不然，怎么叫老二团、叫夜摸常胜军呢？

杨家岭，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

微雨宿澠池

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旅途里遇雨？天空既然时有阴晴，而旅行的人又不是个个都带有风雨表的，旅途里遇雨总该是常有的事吧。自然，乡僻的野站里没汽车，行人或见阻于洪水泛滥的长河，阴雨连绵的天是很惹人烦厌的。英国散文家狄更斯就曾写过那样的文章，描写被雨锁在旅馆里的那种人的故事。他说连一张报纸的广告都一个字一个字读完，几乎成诵了，雨还在继续淅沥不止。这真是既悒郁，又无聊的。你读那文章时，不是要绕屋三匝，替他搔搔头，望望天，叹起气来么？可是“渭城朝雨浥轻尘”，也有像渴久了的禾稼一样，枝叶被丝丝细雨越浇越青翠，疲困的旅客经了雨打才精神抖擞起来的。——那夜我和季陵就是以后一种情景宿在澠池。

澠池是陇海路的一站。东接洛阳、郑州，西通函谷关、潼关，北走九十里由南村渡过黄河可一步一步踏入战区，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们路过时正是前方的后方重镇。若太行山脉和太岳山脉所纵横织成的游击区比就一片网状叶，澠池通垣曲的大路就不多不少是一茎叶柄。又比就是通水的栈桥，从这里再迈一脚你就可跳入澎湃汹涌的海。游击队像鱼在深渊，你可以恣意活跃游泳。因此路过这里的人，只要不是有雅兴去游山玩水，大概心情总都有些异样的：去战地呢，像要探虎穴捉虎子，或斗牛场里显示身手，情绪会极度紧张；从战地回来呢，又像火热的太阳地里出够了汗的老农在柳荫下的沙滩下睡午觉那样恬静舒适……

我们那次是带着复杂的情绪渡黄河的。我们是从火线回来。想想前面还开展着激烈的战斗，我们却回来了。仔细听不是还听得见隆隆的炮声么？有炮声的地方就免不了有争夺，有肉搏，有牺牲。将万千弟兄留在火力网里，倒觉身子的逍遥成了心灵的重负了。过黄河又适逢夕阳西沉的黄昏时候。

夕阳没带走浮云，给黄昏添了几多风味。然而黄河边的风沙忒大，黄河道里的水流忒急，往来过黄河的人也忒多忒拥挤了。白云的悠悠，反而衬托出了人的匆忙。那蚁聚在渡口两岸的人群，简直像赶市集，连零星小摊都在摆着，支起帐篷就暮宿河边的也有；倒好，可体会花木兰，深夜里听黄河流水声溅溅。渡船呢，它载着千钧万钧重量，昼夜穿梭，载回那来的，又送过那去的，是浮桥，又像一道咽喉，它吞咽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子弹，人马粮秣。晋东南二十六县的抗日根据地借它的滋养才能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坚强。也为此，七天走六百里山路之后，我们才有缘趁黑夜摸过黄河，又趁黑夜沾光搭送子弹的回头汽车。渡船是辛苦的，我祝福撑渡船的舟子。

汽车也是辛苦的，九十里一夜要往返四趟。你听：呜——呜——爬上一个山头它不也得喘几次么？汽车司机完全凭了车前的两只大眼在漆黑的夜里摸索着上山下山，他们不但出力，连睡眠都捐献了，那应是战士也是英雄的行径。可是比这更苦的还有牛车呢。轮子转在悬崖上，应了空谷慢吞吞叫着剥蓬剥蓬。牲口是要吃夜草才肥的，为了赶道，又为了怕白昼轰炸，它们却不得不伴了无眠的车夫在深夜的郊野里冒了霜露风雨打长更。“喂，靠边走！”在汽车司机不耐烦的叱喝声里我注意到那些人、车辆、牲口的憧憧黑影了。常常是喘吁吁地拨在路边站定着十辆、百辆……我想问：“老乡，瞌睡吗？”汽车却匆匆擦过了。

在路上，天阴得厉害，远处有住家的地方才更容易显出闪闪的灯光来。也偶尔有赶路人在道旁烤火，黑暗里有这样点点的火光在烧，极有辽阔深远

的情致。在沉睡的大地的胸怀，这正像活活跳动的脉搏。最触目的是那里山上还有人放坡火，远望去那耀目的红光恰像在乱山丛中爬行的一条火蛇或一条火龙。

汽车开进渑池城，正好午夜。因为是“捎脚”，汽车将我们甩在街上就走了。半夜里的渑池城沉静得像一座坟墓，一切都酣睡了，我们便无形中变成了两只游荡的鬼影。只有街尽头一个唯一卖零食的老头儿在一盏灯笼的微光中吆喊的声音：“热馄饨开锅！”“汤圆哩，热的！”也空寂得像在缥缈的梦中。忽然身上湿漉漉的，破军衣觉得有点凉了，便索性将行李交给空旷的长街，我们且去吃宵夜。一壁和卖零食的老头儿打着问讯，一壁抬头望望阴霾的天空，仿佛觉得天不会亮了似的，更加感到了夜景的凄清。

听说兵站就在左近，待要找时，却十扣街门九不开了。那有什么办法？就在寂寞的街上两人并肩靠了并不大的行李卷坐到天亮也好吧，火线上打埋伏还不都是一枝枪伴你露宿么。忽然背后支幽一声门响（吓一跳），经过了简短的几句问答我们却被一个姓刘的带进了“交通饭庄”。替我们打开一间小小的客房，频频说着：“咱们是一家，不要客气！”为什么客气？原来他是店主东，是退伍军人。“交通饭庄”是新开张的，房间里，床、桌、盆架，悉仿都市风光安置，素朴，也雅洁。苇席作隔壁，和另一家旅客可以息息相通。实在有些倦了，照行军规矩擦擦脸、洗洗脚，季陵占床，我用一张席打一个地铺，便草草就睡了。窗外开始落着淅淅飒飒的微雨。

被点滴的雨声催着，旅馆里我却天亮就醒了。起来吧，地铺也太潮了。

阴雨天是不必跑警报的，且出去看看渑池街市。

夜里的死城，早晨又活了。踏着一街泥泞，来往的人还是极杂沓的。油条烧饼铺拥挤着，杂货店也都排比地开门了。货品呢，洋磁茶缸、暖水壶、虎标万金油，多是行旅军人应用的什物。大门面的竟有金字红漆招牌的“江苏同乡楼”。街上房舍，有些被炸了，但残砖败瓦上支一架草棚也还有人在那里过活谋生。旧枝断折的地方往往跟着发出更茂密的新芽来，这正是老树的榜样。

热闹的道路拐角处，有茶馆，有各式各样的广告，第×××训练处，前方文化服务站，寻人招贴，李部前进，王部左转……人忙的时候墙壁也应接不暇了。茶馆里在唱河南坠子、大鼓书。河南坠子，调子有些魔力。你看那满座的各色军人，吸着贱价的香烟，剥着花生、瓜子，还没耽误了向清唱的姑娘喝彩鼓掌。在街上冒着细雨，拥在茶馆门口的也有不少读书人在那里凑趣“挂对子”。群众、士兵，在新组织的剧团不够分配、电影演映又推行不到前方的时候，教他们天天在弹雨里洗浴的人怎样解脱那过份紧张的心情呢？有二胡，有梆子，有梨花筒已是娱乐了；更何况还有“开口不把别人讲，表一表张君瑞去借西厢”呢？

渑池，大家不过从这里过路，一宿半日就要走的。后方的到前方去，前方的回后方来，歇歇脚，打打尖，“一切为了前方”。人们都太匆忙啊！呜！呜！火车的汽笛响了，车厢里不有新军三旅，军火一万二千箱吗？是火线上的粮食，火线上的生命啊，又该汽车、牛车、运输的民夫，一站倒一站，昼夜奔忙了。

“茶房捆行李！”渑池长安道上，依旧细雨霏微。

我的思绪也跟了雨，跟了辘辘的车声拖得更远更长了。

一九四 年六月三十日，杨家岭

马 上 的 思 想

月亮上升了。是很好的团 月。

紧一下辔头，我愿意就驻马在岭上，望一望十里外那几盏明晃晃的煤汽灯的灯火（老五团正在那里举行誓师晚会）。夜深了，大地像熟睡了巨人，那几团火光，正像巨人胸膛里活活跳动的跳动的心脏。我也觉到我的心的跳动了。兴奋得很！

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继续东进！

我在想那一幅悬在誓师台前又长、又宽、又遒劲博大的红字横额。它像用了雷霆一样的大噪音在喊，呼唤着驻扎在村落里的队伍，当太阳还没落，就带着四野进军的歌声集了拢来。一个个战士都收拾得头紧脚紧，全套武装都披挂起来了：枪背在肩上，手榴弹插在胸前；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军用毯——那份多单薄的家当，黄色的，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胜利品——紧紧驮在自己的背上，作光荣的标记。就要出发的样子，轻机关枪、重机关枪、战炮，也都调出来了。那位有名的瞄准放射百发百中的“花机关连长”可就在这里边么？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弹雨里洗浴过，都有千百个英勇的故事藏在心里的。

老百姓也跟着那样忙，有的还没吃完晚饭，端着小米饭碗就出来了。老头、小娃、妇女。——好邻居，好弟兄要走啊，都仿佛想用一番留恋的热情像送别家里人似的来看看他们。

有这么一幕，这北村南郊的一带麦田也应当引为光辉。

人到齐了。歌唱着。

“妈，那就是朱总司令，你看多好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扯着母亲的衣角偷偷地告诉的那句话。实在，旁边的人谁不小声嘁喳着说呢——带着惊羨和叹服，在台下涌起掌声、欢呼声而台上出现一个老兵的时候。那老兵稳稳地站着，双手握在胸前，为了内心的欢喜而蔼然地笑着。——那就是敌人听了发抖的朱德将军。

他是特别赶来给他亲手训练起来的队伍讲话的。

士兵们爱他。提起来都叫他“朱德”。老头子是平常一起打篮球的人啊，为什么要客气呢？真是，朱将军怕是最没有架子的平凡的伟人了。西安到灵宝的路上，我见他坐载重汽车，穿一身灰布军装和汽车司机挤在驾驶室里；华阴县岳镇的北关头上，同警卫员一块吃煮白薯，吃带芝麻的关东糖。从他毫无骄矜的谈吐，纯任自然的态度，谁知道他就是千百万人常常念道的人物呢。灵宝到渑池坐夜车，悄悄地走过，连站长都不晓得。……

“因为战争关系，很久不见我们的总司令了！”

台上这样一句介绍的话还没说完，你听“欢迎我们的总司令！”台下已荡起潮水样欢呼的声音了！

“亲爱的同志们！”对士兵像对家人子弟，话说得那么亲切。“很久没有同你们讲话了，很想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但又一阵欢呼打断了他：

“接受总司令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要大踏步地到前线去啊！”欢快兴奋的声音拥抱了他，他被卷在声浪的中心，被涌在声浪的顶巅，很久很久他才能再继续他的讲话。

将军的话该讲得很长吧？趁夜还没深我却先离开了。热情鼓荡着我，使

我兴奋、快乐，在迎着北风奔驰的马背上，我眼里洒下滚烫的泪了。我笑，我感动，我深深体会着士兵们狂热的感情！

月亮上升了，我愿意驻马岭头，再往远处眺望眺望。望那几团明晃晃的灯火，和灯火下黑黝黝的带着灯火样燃烧的心的人群。我也是带着留恋的心情的。想想今夜他们还聚在这里，听自己领导人的报告；明天，也许就是明天的黎明，他们就要翻过一重一重的高山，一条一条的长河和敌人的封锁线，绕到敌人的后方，绕到东海边，去与敌人作艰苦的搏斗。什么时候再在这里聚会呢？什么时候再听总司令的讲话呢？我知道总司令的嘱咐，总司令的笑貌，将是士兵们永远的记忆和骄傲；像小孩子小心握在手里的糖果一样，士兵们会将它深深地埋在心里，一直到胜利的时候。

啊，晚会的节目快开始了吧？为慰劳战士们、欢送战士们，总部的火星剧团要演戏给他们看呢。剧团的一帮小同志，每个小小的灵魂，都肩负着一个大大的使命。他们要以跳舞的活泼，给战士们的生活，茁出两只翅膀，安上两条桨；他们要以精悍警策的剧情，给战士们忠贞坚定的意志，加一把锁，垒几重基石。他们给原就快乐的以更大的喜悦，给原就英武的以更高度的勇敢，给……就因为这些，我愿与每个小小演员，作亲密的握手，留永远的记忆。

你看啊，他们将三个小孩垒一架飞机，另三个小孩做一个骑兵，海、陆、空三支军队联合起来，敌人跟着就垮了。——他们将扮演一出《死里求生》，描写一个顽固的乡下老头子，不听儿女的劝告，敌人来了还不逃走，反而听汉奸拨弄去欢迎“皇军”；结果女儿被奸杀了，自己被绑在柱子上给汉奸打死了。惹得敌人嬉笑：“支那人打支那人，大大的好！”被逼了去杀自己的父亲的老头的儿子，也因不听指使被敌人打伤了。直等游击队来，他才挣扎着把汉奸打死，而死里求生，参加队伍。

我眺望着，像眺望故乡；待拨转马头再继续我的归程时，我的心为惆怅而沉重了。——这时候我才觉到月亮是那么冷清。冬夜的雾霭弥漫在大地上，苍茫如一片汪洋。村落、丘陵、远山、近树，浮沉在雾气的海中；缥缈缥缈的人像在梦中游行。衣服潮了，马镫上的脚觉到了冰冷。山坳里会有饿狼溜过吧。天上不时有光——划过去的流星。人们都睡了，连一声犬吠都难得听到；若不是还有哒哒的马蹄声作伴，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鬼魂，还是一条生命。

夜，的确太静了。

马是一匹日本马，是战争中的俘虏。腿长，颈细，头小。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像它的故主带些趾高气扬的神气。慢，又颠簸，骑着真不舒服。是谁说来呢？“像一个大姑娘。”这马若是在日本，春天来姑娘们骑了看樱花，不该是骏马美人很值得艳羡的事么？不想，法西斯蒂的侵略战，带累得连畜生都被俘虏了。幸亏这样的俘虏多得很，不然，就是马也会感到异乡的寂寞呢。

想起了一个日本马夫和一只鸚鵡的故事。

故事是敌军工作部长告诉的。事情见武乡战争中缴获的敌人的日记。写日记的人名叫田野淳助。日本高等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国内曾当过公司职员。被征调出来当的是辎重兵的马夫。人还是爱好文学的呢——

如果是能飞的鸟，

或是能飞的东西，
快快越海到日本，
那里有妻在等待。

他思念家乡，在日记里曾留下过这样的诗句。关于鹦鹉，是他们部队开到武安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的事。

“吃饭后到街上散步，”日记上这样写着。“到一家药铺，里边是空虚的。只有一只鹦鹉在那里叫。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鸟在笼子里跳着。”

“鹦鹉啊，”到这里，马夫记下他对鹦鹉讲的话。“昨天还是挨着你的主人，现在你主人是死了么？还是到哪里去了？任大风来摧残过的你的主人的家，现在肃然无声，只有你什么也不知道地跳动着。但是一会儿你也许要感到饥饿吧？——战争不但使人类痛苦，并且使你也为人类之痛苦而痛苦。

“鹦鹉啊，你不知道昨天的战事吧？——好吧，让我来养活你吧。”

就这样他把鹦鹉带走了。

在另一篇日记里，这位田野淳助还写着：

“以后我不说话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以后我只写下来。”

说不定是一个厌战的多言的人。

田野淳助凑巧是一个马夫，我骑的这匹俘虏马是否就是他照管过的一匹呢？谁知道！扬州，日本兵在作为营妓的慰劳所里曾嫖到过自己的老婆，碰巧事原很多啊！

田野君的日记落在我们手里了，那是打扫战场从尸体上搜到的。被他所收养的鹦鹉呢？他的在日本等待着的妻子呢？……老五团要开往山东去了，斩获怕不有更多的日记，更多的马么？

近午的月亮是皎洁的，纯净的。

在马上，我却觉到日本军阀的掌握下是一片黑暗。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改武安下站稿，杨家岭

向 海 洋

我的岗位是在高原上，我的心却向着海洋。

自己默默地问：再来怕要病了吧，怎样这样厉害地想念着海呢？很不应当的简直有些忧郁了。山谷里一阵风来，它打着矮树，吹着荒草，听来像海水摸上了散满蚌壳的沙滩，又冲激着泊在岸边捕鱼人的渔船。山下荡着石子流的河水，声音也像“万年山”上听海水在低啸；河边大道上那滴咚滴咚响的不是驼铃，倒像是往返的小汽艇在接送哪只旗舰上的海军了。夜深时，山上山下的灯火闪着亮，土山便幻成了海岛；山上的灯火是街市，山下的是停泊的大小船只。牧羊人一声悠远的鹭箫（像海螺呜呜），会带来一个海上的雾天，连雾天里的心绪都带来了；失掉的是欢快，新添的是多少小病，多少烦厌。——心里有个海，便什么都绘上海的彩色海的声音了。连梦里都翻滚着海波，激溅着浪花啊。

心是向着海洋。

但为什么不向海洋呢？自家的土地是接连着海洋的。海洋上是老家。海水的蔚蓝给自己黑的瞳仁添过光亮，海藻的气味使自己的嗅觉喜欢了鱼腥，喜欢了盐水的咸。海滩上重重叠叠的足迹，那是陪了旧日的伙伴，在太阳出浴的清晨和夕阳涂红了半天的傍晚在那里散播的。迎着海风深深呼吸的时候，眼前曾是令人忘我的万里云天。我怎么不心向海洋呢？

喂，蓬莱阁啊！还依旧是神仙家乡么？在你那里我看见过海市蜃楼哩。拾过海水冲刷得溜圆的卵石。趁海鹤（那条那么小的袖珍军舰）去访问过长山八岛。在岛上渔翁渔婆给我吃过清明捕的黄花鱼，春分捉的对虾，谷雨里捡的海参。孔丘在陈，才三月不知肉味，就已唠唠叨叨了；我可是多么久不吃鱼了啊。可是我知道的，现在捕鱼也不容易了，并不是庙岛的显应宫（我还记得那副对联：海上息鲸波从此风调雨顺，山中开见阙应知物阜民康。）不灵（曾经灵过么？）而是日本的捕鱼船把你们的网冲破了，嘟嘟的马达声也吓散了鱼群。那么除了马尾松不出产什么的几个寒枯的岛子你们又指望些什么过生活呢？因此我听到了你们的战斗。

听说你们用土炮（那是戚继光平倭寇时就铸就了的么？），封锁了军舰不能靠岸的海口（那是戚将军练水兵的水城）。又扮了“海盗”，你们将岛上的伪警察缴了械（说是五十枝全新的三八式，是么？），于是联络惯习水性的弟兄，你们组织了海上游击队。夺取敌人运上岛的给养，掀翻敌人放哨的游艇：你们一天天强大，现在已是三条汽船五百枝枪的队伍了。我想念海，不得不教我想念你们！海上游击队的弟兄，让我们替你们祝福！

烟台，你以出名的苹果，以出名的苹果香的葡萄给我永远的记忆的烟台啊！很好么？我爱喝你张裕酿造一二十年的陈葡萄酒，那样馥郁香冽，泛着琥珀般的颜色，真是沁人心脾，心会开花；润着喉咙，喉咙会唱歌的。但我并不沉醉，我永远清醒地怀念着你的居民。那是喜欢冒险，喜欢到海外碰运气的。他们从你这里下关东，入日本海，去南洋群岛。甚至只凭买卖山东绸而能徘徊在奢靡的巴黎街头。以土头土脑的扮相，而说着各地土话，各国语言，谁能说不是奇迹！从海洋夺得了魂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笑声和戏谑里都透露着达观和矫健。在烟台的街市上我是多么愿意碰到他们呀。出去的是一条扁担一个铺盖卷，回来的却带着珍珠、黄金，囊袋里装满财富了。可是敌人践踏了他们，原是充满睦邻的感情的，他们现在忿怒了。因此我常

在报纸上看到“烟台夜袭”，“我军五陷烟台”那些令人兴奋的消息。

听说他们扮商人，扮小贩，卖青菜。忽然他盖在青菜底下的盒子枪从筐缘露出那作为那枪饰的丝穗来了，伪警察会喊给他：

“喂，老乡，你看你的韭菜撒了！”

于是他放下菜担看看，把枪上的韭菜盖盖好，向警察会意地笑笑（有谢谢的意思么？终久是自家人啊，应当有照应的，我愿意向那警察敬礼），然后照常向着市里走他的大路。还听说，他们采办货物，常是成群结队地赶着牲口，驮进去的也许只是稻草，驮出来的却往往夹杂在日用杂货里有多少日本人送来的枪枝。——白天他们在一家店里将牲口喂饱，将“垛子”捆停当，一交夜，他们便派人到山上去放鞭炮；等敌人吓得像掉了魂一样跑上了军舰，并从军舰上对准山头轰隆隆放起大炮来的时候，他们早已和他们满驮了货物与枪枝的牲口慢步逍遥地离开烟台市迈入群山了。“像玩猴子玩狗熊一样”，那告诉我们的人这样告诉我。对日本人的聪明和愚笨，我看见他们在笑了。

喔，青岛！给了我第一幢海的家的好地方啊。

那里栖霞路曾有三五个朋友谈不够的夜会。那里茅荣丰曾有过我们吃花雕的酒杯，那里麻胡窠的贫民窟也曾有过我们惯常的足迹和访问。前海码头绘的是一幅搬运夫的血汗图，响着的是锵锵朗朗钢铁的声音。前海是栈桥，回澜阁的游人，脸孔都曾经惯熟了；是整个远东有名的海水浴场，现在在太阳底下还能唤起我在那里夏天来一带五里长的沙滩上一片红红绿绿男女用的遮阳伞……

为了海我才喜欢游泳的吧，然而我却很久，青岛啊，没有踏过你海边的软沙，沾过你清澈的海水了。我的书桌旁边有一张《捡贝壳的孩子》的图画，没了事我便常细细地赏玩它，因为它会带给我海上的风帆呢。另一张，远景里有海鸥在飞，近了来是一个衣裳褴褛的渔人仿佛在讲海，比画着手势，周围听的几个孩子都出神了。站着的，剪背着手；俯卧在沙滩上的，便两手捧着下巴。我从他们带些神秘性的眼睛里，看出了海上一个暴风雨的故事。讲故事的渔人的声音我都仿佛听见了（看多么痴迷），像辜勒律己诗里的古舟子。

现在海上的风暴是另一种了吧——胶州湾停泊的是贼船，而青岛近郊二十里外的崂山上则遍地飘扬着我们游击队的旗子。……

我是有过泛家海上的老梦的。将感情养成了一只候鸟，惯喜欢追逐一种异国情调：火奴鲁鲁伴了曼德林旋律的土风舞，苏门答腊半裸棕色人喝椰汁，或像司提芬生写的一个金银岛的故事……但于今海洋的呼唤，已不是那幕老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当我应了蓝天上驰过的白云，水面上扫过的大风回答着“我来，海洋啊！”的时候，我的心是深深向往着北起海参崴，南迄琼州岛那七千里长的海岸线的；更热切，我是怀念着那沿海岸像翻滚在惊涛里战斗着的弟兄的。夜里我看天上的星星，星星像一只只站夜岗的弟兄的眼睛；白天太阳的金线照着我，我感到了那千百里外在血和汗的挣扎里故乡儿的辛苦和快乐。

因此，我像回到了一个神话时代，我站在这西北高原上向荒旷的黄土层寄意，说：我抚育过华夏祖先的土壤啊！万千年前据说你曾经也是海洋的。你这里深深地埋在地底的就是水成岩：里边有海藻的化石，有五六丈长的龙骨。果然，你这绵延起伏的群山不该就是远古年代凝定了的骇浪么？——西

北高原上从蒙古大沙漠吹来的风是狂暴的，当年它掀动着海水生波，那么以它卷着漫天风沙的力量也荡起这层层的群山吧。现在正是土地也要沸腾起来，咆哮起来的时候了。

让我们向海洋，向胜利！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客居的心情

这里是披露的几页友人的来信。

……你问我在热闹场合和人们交往的时候我常是显得愉快，开脱，为什么在信札文稿里流露在笔底下的却往往那样寂寞忧郁（用你的话形容，说像海上的雾天，或梅雨的江南）？这要分析说明是徒劳的，像不易答复为什么月光素淡而太阳光却亮得耀眼。若是勉强找理由，像普通医生对一般没有把握的病症，漫指为流行性感冒那样，我说我怕是客居的心情在作祟吧。

平常我总爱把世人分作两种：一种是客居而像主人的（厉害了有“喧宾夺主”），一种是居家也像做客的。两种比较，我喜欢后一种；性格里也仿佛沾染着后一种的彩色。至于先禀赋了这种性格才有了这种好恶呢，还是先习惯于这种好恶才具备了这种性格呢？那就很不了了。譬如鸟，除却了羽翎的美丽或歌声的婉妙，我就讨厌金丝笼里豢养的会传话的鹦鹉，而比较的喜欢候鸟：如秋来向南飞的大雁，或呢喃着“不借你的盐，不借你的醋，只借你的屋梁住住”的那种燕子。

是真的啊。自从十多岁出外读书，故乡在我就已变成异地。每当假期回家，在父母身边，在邻里伯叔丛里，自己总仿佛是客人似的。家制的风鸡腊肉，像款待宾客一样这时被母亲端上饭桌了。去给二伯母家请安，那两张笨重的老漆椅为我拂去了浮尘，珍贵地藏衣柜里的石榴，核桃之类果品毫不吝嗇地被塞进手里了。碰见小时为游伴，彼此以疏阔的眼光望着，说话像对了生客应对。那时自己的心里，记挂着的也是家乡以外的事物更多：师友啊，操场啊，学校园里养鱼池，荷花和昼夜吐吐响的磨电机啊，甚至和自己吵过嘴打过架的人都会在脑海里浮起而带了几分甜味。行旅中的独轮小车，起火野店，和挤满了人和行李的火车，不是曾给自己以沉重的困顿吗？但在家里想着时对那些却深地怀念起来了，想：住几天我就走的。意思是故乡而外我还有更可留恋的家在。

可是到了离开家三百里五百里的学校，反过来我又会被缱绻的怀乡病所苦了。特别当寂寞地卧在病床上或遭受了什么不如意感到缺乏助力的时候。

“我应当家去！”想着，甚至是欢乐的平日，一纸家书也唤得出莫名的眼泪。这时客居的情味是格外浓的：记着父母的训诲，就不敢骂人打人；为显示家庭的教养，对学业就分外勤奋刻苦：“我没有败坏门风啊！”“家”的观念鼓励了客居的自己，自己客居的成就又私自给了“家”以安慰。

随后四处奔波，插足在崎岖的生活的途上，家乡久别了，老人们先后故去，兄妹行辈，各自独立，随了时代推移，农村景象也变得凋敝萧索，狭义的家观念就慢慢地像入秋的绿叶一样从心上淡去，而父母那些谨小慎微的吩咐，不再是行为上的紧头箍。在人前我勇敢了，粗犷了。要强，曾不惜拿性命作孤注。但客居的心情在深居独处的时候却愈来愈浓了。（外强中干吗？）是矛盾的，但也是秘奥的事啊。实在因为年龄稍长，经历稍一多，有些地方变成了第二故乡，第三故乡；有些人由陌生变熟识，由熟识变知交朋友，值得怀念的人和事，一重重叠起来，在心上打成结子，前脚落地，后脚即成陈迹，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是家，什么地方不是异乡呢？往日曾经结识的人物，曾经莅止的地方，都带着亲热的光辉在记忆的海里浮荡，甚至比较清晰的幻梦里的旖旎风光，爱好的书篇里的绚丽景象，都构成了故乡的，家的部分。于今我的家是太广阔太迹近理想了，而现实的我反永远成了客居。

那么这种家，这种广阔无垠，无处不在的家又是怎样的呢？

若然我是住在山上，这种家就往往是靠海的。那里有渔妇渔女，有海草盖顶的矮屋，港口有泊着的游艇，远远向长空划一抹黑烟的有庞然的火轮。白天，太阳暖暖的，晒得海滩上的沙也暖暖的，有赤脚的孩子在捡贝壳，在弄轻轻拍岸的潮水。月夜，粼粼的海波发着一片闪烁的银光。哪里传来动人的歌声，就正好随了海波荡漾，那座岩头上是格莱齐拉和她老祖母住的素朴的老屋吧，隐隐约约地你会望得见那葡萄架和无花果树。那边也有歌忒的家吧。她正对了大开的窗子，对了花岗石窗槛上的一列花盆，给漂亮的尧恩草拟一封温柔的信。……在荒凉的山谷里散步的时候，在干巴巴的土窑里埋头工作的时候，或在设了伏的道旁握着枪守着自己的岗位的时候，我是愿意在面前展开这样一幅家乡画图的。——这幅虽是缥缈，但是富有魔力的画图，会给我以无比的力，无比的勇气和兴奋。仿佛此刻过了，另一刻就到了那里，克服困难我不费吹灰之力。

若然住的是荒僻乡，意想的家就该是繁华都市。那夜里像白天，鸡叫的时候了，还可以约三两个朋友出去吃宵夜。汽车嗞地一声在身边停了，不想（轻轻喊一声“你这个家伙！”）吓了自己一跳的却原来是老李。问着：“好哇！”还紧紧地握手呢。“再会。”一扬手又分别了。自己压柏油马路怪无聊，“去买本书吧。”想着，一抬腿便跨上了一列绿牌电车。回家把昨天刚出版的新书看完，还没耽误再去看前天才拍完的电影片第一场映演。多紧张，多热闹啊！……呜，当然我为了一件自己并不感很大兴趣的琐事徒步蹒跚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碰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熟人，除了一群群红嘴鸦在啄那暴露在道旁的死马尸骨，又看不到一件能引人入胜的景物的时候，我的心又回“家”了。出窍的思想享受的最现代的物质文明。窒息的飞尘不能使人沉醉，安步实在也不能当车，但在这灵魂的壮游里，事务繁琐也好，路途遥远也好，我曾感不到疲惫。

再不然，在和平的环境里，大家垂着弛然的或倦怠的眼皮过日子的时候，我的家又该是在军营，在战场了。在那里我必须马不下鞍，衣不解带地睡眠，必须随时准备着迎接敌人的袭击，和去袭击敌人。在那里，左右的人们个个都是共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我将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去爱他们。纯朴的群众是和睦为邻居，对他们我爱多于憎，欢迎多于疏远，哪怕他们是无论怎么自私的，愚昧的，小气的。甚至对敌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我们是可以互相握手的。……因此，在我现在认为做客的时候，还有什么我不应当多谴责些自己，去宽慰别人；自己多受些苦，让别人去享那并不算多的舒服；自己多委屈些，教别人去为针尖大的劳碌，而争功，而夸耀，而得意忘形呢？我要注意的，是锤炼自己，使自己更坚强；是武装自己，使自己更加勇敢；加热，加力，使自己将来回“家”，那就是说回到那更复杂的环境，更惨酷的斗争里，能永远浮出水面，不致被狂涛骇浪所淹没。

一切反转来，我意想中的家就又完全是另一种了：烦嚣时我的家将是沉静的，因此在千万数的人海里，我感到藐小孤独；寂寥时我的家又是豪华的，因此尽管孑然独步。我可以心雄万夫。（曾有人说：一个皇帝夜夜做梦当乞丐，一个乞丐又夜夜做梦坐皇帝。你说谁比较更快乐些呢？）——就这样，永远以陌生的异乡人的心情，我迎接每一个新的日子，我处理每一件新的工作。时时有一脉隐然的惆怅，或竟是痛楚，压在心头；时时又以一种飞来的兴奋或欢快，胜过了那惆怅，掩过了那痛楚。“看着永别的你的美丽却于我

可亲。”（普希金：《秋天》）自己说：好好地活哟！做客是不容易哩。不要卑污，不要龌龊，心地要像雨洗的秋空一样洁白，情感要像霜染的枫林一样炽热。对事对人，要热要真。高热是熔化得任何坚硬的东西的，真诚是感动得任何懦怯愚顽的。认清是非，辨别黑白，从一万条岔路里寻出那唯一的一条大道通向真理。我矜持，我拘谨，我战兢兢地怕把一首美妙的歌曲唱错了调子。当用这样的努力，而完成了一出烦难的演奏，而博得到了别人的掌声和喝采的时候，回到幕后，代替高兴我感到的是无限空虚和惭愧。

“多怪的癖性啊！”你会说吧？

是的，这就正是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性格了。但我从这获得了我无价的安慰的。譬如我主持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或布置了一餐丰盛的筵席，当观众口角含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出会场或宾客们打着饱呃骑上归马的时候，该是轮到我饭不想吃一口就跑回山角落的土窑里，倒锁上门，熄了灯，去对柿红的木炭火出神了；或急急地躺在木板床上，映了一盏荧然的麻油灯读《中国通史简编》了。一壁默默地寄于远人：朋友啊，爱人啊，报纸上看到一位无名的英雄，或茵梦湖那样的书里一个金莲花的寻觅者啊，“看我做得好吗？”“西天还有些儿彩霞”，我想念着，我无声地吐露着嘘唏。

我把这叫做“客居的心情”。这心情，使我向往崇高，使我保持年轻；在悒郁时给我快乐，在徘徊时给我希望；给我爱，给我一切向上的进步的雄心。“我们所不在的地方就是好的。”现在不好，我们有将来；个别不好，我们有整体……

我永远讨厌那些处处做主人的人，（古帝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真是主人架子十足的。）偏偏哪里都碰得见这样的主人。只要手边碰到的，都是他的。钱他用了，房子他住了，衣服他穿了，饭他吃了；却从不问钱是谁出的，房子是谁盖的，裁衣服的布料是谁织的，做饭的米粮是谁种的，摆一副神情，仿佛只有他该享受，别人才该服役吃苦；可是谁封你的啊！——说真了，世上的事事物物，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以单个臭皮囊的资格说“这是我的”呢？什么都是大家的啊！甚至自己死了，留下的那一具皮肉尸首也只是草木的滋养，或鸦狗的食料！

大地上虽也有以地球的六分之一，人口的两万万作为一个大家庭的，但那主人还是那整个两万万人口啊。单个说，谁不是客呢？恕我抄两句老书吧：“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酸溜溜的，你看我发得算不算狂呔？

说我有点阿Q相，也随你。

论忘我的境界

在人人都只知道有“我”的时候，忘我的境界是不易体会的微妙的境界，也是最圣洁，最崇高，在市侩庸俗的生活里难以企及的境界。那像半夜的钟声，它波动着深远的令人起静穆之感的音响；也像深谷的花朵，它散发着清越的素淡的幽香。

“站开些，别遮住我的太阳。”

这是古希腊淡泊哲学家狄奥基尼斯（Diogenes）对来访问他的亚历山大王所说的话。传说这位哲学家是住在桶子里的，经常就在桶子里晒着太阳来思索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哲理。自己过着的是怎样的生活，却从没放在过心上。凑巧有一天，亚历山大王挟着一世的炫赫来问他：“老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是百万富翁要施舍两片面包的一副仁慈悲悯的神情哟！）那老哲学家却连抬头望望的意思都没有，只冷冷地说了这样两句话。本来，就算是不可一世的国王吧，在富有宇宙的哲学家看来不是像草芥一样的不值什么吗？在那情景下的王也会立刻为自己的渺小，而觉得惭愧与尴尬吧。

同样是古希腊人的亚尔希美德（Archimedes）：大数学家，发明螺丝钉的，也有过令人听了肃然起敬的轶事。说是他住的城被敌人攻破了，当一个敌人跑去要杀他的时候，这位老科学家已经老得不能用体力来抵抗了，他只说：“不要动我的图样！”那意思不是很明显地表示着么？杀是不要紧的，要保留我的图样哟（说不定是从那时起，我们才有了螺丝钉的）！

踢开利害的打算。将生死也置之度外，考虑的只是大家的幸福或真理的存在——走出王宫，丢弃妻子，毅然走进檀特山的释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精神也是这种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精神也是这种精神。至于教人“认识你自己”的雅典哲人苏格拉底，当人家诬告他是无神主义者，是青年的诱惑者的时候，他带着得胜的神气，离开审判法庭去就死。他说：“现在我们走的时候到了，你向‘生’去，我向‘死’去；至于你我谁能得着更好的命运，那唯有上帝知道。”也是这种精神更到家的好例子。

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淹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就是忘我。孩子已经死了，还兀自坐着，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喂他奶，把他摇动着给他唱歌，给他说话：那是忘我的慈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忘我的诗人（陶渊明）。把鸡蛋放在锅里煮了半天，等伸手捞来吃的时候，才知道煮了半天的是表，鸡蛋还放在旁边：那是忘我的科学家（牛顿）。

爱到痴迷的人，是真正的爱人。把恋爱的进行清清楚楚定出策略来：写信哟，送礼哟，而几乎把每次会面所要说的话都很理智地组织好了的人，那可能做一位势利的丈夫或妻子，但绝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能了解人，体谅人的爱人。等偶尔两人的交谊决裂，他（或她）会立刻写信给对方，“把我给你的表链还我吧！”而心目中已经找好另外需要送表链的人了。要爱就得把整个的心灌注到爱情里才行，把爱情看得高洁一些才行（像但丁之爱比特丽丝Beatrice只见过三面，却崇拜到将她写入神曲作天堂导游人了）。那把无聊的情书拿来示众，或“我们已经到了接吻的程度了”，来夸耀别人的，是只有俗得令人作呕的。学习，也是这样。譬如拉提琴，绘画，学外国语，就非埋下头去，像俗话所说的“上了癡迷”是学不好的。哪怕拉的琴像猪叫，

听见的人都掩耳而过呢，你还是早啊晚啊无时无地不“吱吱”着，慢慢地手指熟练了，弓弦上响出优美的曲调了。——还没有开口就怕别人见笑，你怎么能会说一口流利的语言呢？因为太注意自己，就失掉把握自己所从事的事物的能力了啊。要忘我！

对自然与人生，真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役使万物，而又渗入万物与万物成了浑然一体的是忘我的境界。所以常常学识最渊博，志趣最超拔，最有素养，最富建树的人，倒有时天真得像一个纯洁的孩子，或竟带了几分傻气——穿了彩衣作小儿戏来娱乐双亲的老莱子，那是人人都晓得的——原因是他心有专注，世俗的礼仪习惯他都没有工夫分心，也觉琐屑不足注意啊（正所谓不失赤子之心）！英国的约翰生博士，曾沿了栽着电线杆的林荫路散步，每走过一根电线杆，就用手轻轻地打一下，走了很远，他忽然记起有一根是空过了，便重新回去，补打一下，才再继续前进。将门上开一大一小的两个洞来放出放进那一大一小的两只猫的，是某英国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的故事。——所谓“大智若愚”该是这种事理吧。

关羽割骨疗毒，“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陈寿：《三国志》）淝水之战，秦苻坚以投鞭断流的优势攻晋，谢家军把他们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主将谢安，却事先“游谈不暇”，事后“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客问之，徐曰：‘小儿辈遂已破敌。’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资治通鉴·晋纪》）这些是忘我的大勇者的来历。法国革命的一八三一年，革命群众，想消灭一个小岛上最后一部反革命的势力，曾借一座桥作了战场：他们从下午战到黄昏，那座桥总也攻不过，这时忽然从革命的群众里跳出一个青年，大声喊道：“同志们，随我来！我的名字叫阿寇尔！”他的话才说完，便遭了一个火弹，倒死在血泊里。但是他这一喊，革命的群众却像得了神勇，一阵猛攻，便把皇党的阵垒突破了，革命成功之后，那桥便改名“阿寇尔桥”。又纪元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侵雅典，被雅典大将米勒狄大败波斯军于马拉松。那时有个善跑家名叫裴迪的，回雅典城报讯，他一壁记挂着城里在焦急的父老，一壁为奏凯的喜悦兴奋着，他跑啊跑啊，只觉得两腿像在飞，把自己完全忘记了。几小时的工夫，竟跑了二十六英里三百八十五码。等望到了城上父老，两手向空一扬，大呼了一声“胜利！”就倒地死了。后来成了“马拉松竞赛”的起因。这呼着“随我来”和“胜利”的英雄们，我想他们是不曾想到他们自己的危险和疲惫的。可是从那以后有了“阿寇尔桥”，有了“马拉松竞赛”了。

生活就是战斗。在战斗的当中，时时有个“我”在，一个人便时时须为我而生些多余的杞忧和顾虑。生死哟，利害哟，危险哟，总在内心斤斤较量着；可是应当把握的契机，在这较量的时候倏然逝去了。为什么景阳冈上，武松用半截哨棒了结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而在下冈的路上遇到两个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绷在身上的猎人，却不禁喝道：“哎呀，今番罢了！”为什么“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史记·李将军列传》）呢？还不是在先是忘我的时候，而在后却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缘故吗？古人说：“可以碎千金之玉，而不能不失声于破釜。”那分歧处怕也就在乎忘我与不忘我一点上。如此，孟子所善于修养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似乎是在忘我的时候一种精神表现了。只有忘我，才能牺牲自我，发扬自我，成就自我。忘我才有真我在（依

照哲学的矛盾统一律这是解释得通的吧)！

实在说，站在无限大的空间——整个宇宙的观点上，站在无限长的时间——整个人类历史的观点上，一个我算什么呢？论体积太微末，论寿命也太短促了。只就个人的口腹衣着，或暂时的安适愉快，而努力，而挣扎，有着多大的意义呢？结果将自己应有的几岁年纪打发完了，最后还不是两手一松在泥土里赚一把把腐臭的枯骨吗？所以非有超出于自我的目的不可，非有超出于自我的理想不可！席勒说：“国家太小了，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马克思说：“我是一个世界的公民。我所在的地方，都要工作。”把这些同样意思的话另换一句，我们也应当说：个人太小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整个人类的事。

说着“卡尔，我的气力完尽了。”而死的马克思夫人，燕妮，恩格斯在她墓前演说里说：“她的最高的快乐是使别人幸福。”这句话是可以作一切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的注释的。忘掉自己，与别人的（更明确说是为大众的，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吧！比起人生，艺术是久远的；比起个人，人类是永恒的哩！只要把握住这个原则，那就放胆地去做吧。像但丁的骄傲的诗句所说的：“走你的路，让人们说他爱说的话！”一直往前，到胜利为止，你是不会走错路的。反转来，若事事从一个我字出发，即便以最能开发“为我”的哲理的杨朱为例，人人都“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我看人类也永远不会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进化一步。

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现实的活的故事了：

在战争环境里，在荒僻的野村里，革命军队的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他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在堆满了文件稿札的粗笨的木桌旁边埋头工作着。军队里，荒村里，连睡得最迟的人都已入梦了，伴他醒着的只眼前一盏摇晃不定的菜油灯，和在村边来往巡哨的一两个紧握了枪枝的兵士。农家的雄鸡也已叫过两遍，他全没注意。直到就在窗外耳边响起了号声的时候，他才问睡在左近，正自转侧的客人说：

“是什么号哇？”

“大概是起床号吧。”

“噢——起床号吗，那我该睡了。”

——其实早就该睡了啊！

是这样的忘我境界！

一九四一年冬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响应着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号召，我们革命军队经过春天竞赛开荒和播种，南泥湾荒野变成了良田：经过夏天突击锄草和战斗中辛苦的经营，南泥湾长遍了蓊郁的稼禾。现在是秋天，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南泥湾，正满山遍野弥漫着一片丰饶的果实。

南泥湾有群山环绕。一眼望不断的山峦，恰像海洋里波涛起伏；有密林大树，吃不尽的野果：野杜梨、甜美多浆的野葡萄，一颗像一撮果子酱；有山里红、野林檎……。大树可以作梁作柱，作建筑木材。纯朴的农家，家家呈现着一种安乐气象：妇孺老人都吃得红红的面容，透露着饱暖健康的颜色；村边散放着牛羊，屋顶窑前堆满了鲜红的辣椒，金黄的包谷，硕大的南瓜。军队和人民像一家人似的亲切，遇到旅长，一大群人又笑又说地问：“司令哪哒去？”这里是繁荣而又热闹的，像朱总司令说的是“花花世界。”

据说一两百年前，南泥湾曾经繁盛过一个时期，山庙里残碑记载，说这里曾有过街市，后来满清专制，造成的民族牢狱，逼得陕甘回民群起暴动，这一带的居民才纷纷逃难，奔走他乡；在这里新开窑洞的时候，曾开到过旧窑，里边古老的碗钵家具还历历可辨，想是那时居民一听乱信，连收拾都来不及，就慌忙逃跑了，情景该是很惨的。自那以后，这里田园就交给了荒野，窑洞房屋任风雨侵蚀倒塌，日久年远，就遍地是蓬蒿，遍地是梢林乱树，成了豺狼野兽的巢穴，成了土匪强盗出没的场所。

我们革命队伍，八路军，到这里屯田，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自己动手，从榛莽丛里开出道路。曾必须露宿野餐，就荒山坡上开窑洞、盖房屋；从烧石灰、烧砖瓦、伐树解板、安门窗梁柱，以至钉头木楔、置备桌椅家具，无一不是自己动手，终于有了安适的住处的。住处安置未完，就开始垦荒种田，朱总司令说“生产与战斗结合”，这开荒正是一场剧烈的战斗：征服自然，而又改造自然。

开荒计划每人六亩，起初是首长号召，以身作则；随后变成了群众突击、竞赛运动。两位团长的手上曾两次三次地磨起了泡。一连、九连出现了一天开荒五亩的劳动英雄。最后，纪录打破到这种程度：每人平均开到二十亩、三十亩！走到无论哪个单位听听，都是一些惊人的数字：二营一个连开两千亩，“美洲部”二万亩，一个模范排长，一个人开了四十亩。保证每人每天是一亩八分到二亩。迷信的人会说：“这怕有神灵帮助吧！”但我们革命者要告诉他：这是集体主义的威力，是革命的英雄主义！

现在的南泥湾，上下屯直到九龙泉，一连一二十里都是排列整齐的窑洞。窑里窑口用石灰粉得雪白。列在山脚下的房屋顶上泥了白垩，或盖了青瓦；一条山沟，成了宽阔绵长的街衢。山沟溪流的两岸，自然修齐的树行，伸展着清幽的林荫路。另一处有造纸厂，木工厂，铁工厂。造纸厂，用马兰和稻草造纸，足够战士学习及办公应用，还有多余的用来换书报读物；木工厂里造着精致坚固的桌椅、风车、纺锭；铁工厂造铁锹、镢头、各种农具，也打锋利的梭镖，给群众以保卫边区的武装。又一处有闹市：三十户至六十户的商家，有合作社，也有私人营业。他们每天早晨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熙来攘往的军人和农民，亲切地招呼着，呈现出一种蓬勃活泼的气象。——再转一条山谷，在一处突然开阔的盆地巍然耸立着一座楼房，那是一个休养所。

建筑都照科学方法：壁炉、阳台、通风道，各种设备都是现代化的。这是屯垦的战士们自己动手为我们休养员们建造的。从设计、取材、烧砖瓦石灰，到垒墙架柱、铺地板、安门窗，完全出自战士的心裁与劳力。这是革命战士爱护自己阶级战友的表现，是精神、行动团结一致的典型。

现在的南泥湾：水地种稻；川地种麻，种菜蔬，种烟叶；山地种谷子、糜子、洋芋、杂粮。还没开垦完的水草丰茂的地方，就是天然的牧场。稻田傍着清溪，一路蜿蜒迤邐而去，恰像用黄绿两色锦线铺绣而成的地毯。沉甸甸的稻穗，已吐露了成熟的颗粒。论麻，只“美洲部”就种了四千亩，麻籽可收三百五十石至四百石，估计榨油两万斤，灯油足够全部自给。二营种的，每个战士可分五斤麻，足够打三四双草鞋。论菜蔬，长得茶碗般大的大宗洋芋不算在内，只南瓜、辣椒、茄子、西红柿，每班战士门口都红红绿绿的堆满了。其它秋白菜、萝卜、葱，细致些的如芹菜、芫荽、茴香，还都长在地里。贺营长说：“战士们一个班像一个小家庭，除了全团、全营大家的种植而外；他们还各有小单位的经营。利用整训闲暇，分工劳动，你种烟，我种辣椒、西红柿，他种西瓜、甜瓜。我们战士今年每个人吃了二十个西瓜呢……”×团里，战士吃西瓜没有这样多，每人只吃了十四个，但每人却又外加了一筐甜瓜。

谷子、糜子是部队主要的食粮，自然也是主要的生产。因此在南泥湾，只要抬头一望，满眼都是谷子、糜子，亩数是没有方法确切统计的。谷子长得好，大多是齐腰那样高，穗头大的一尺六寸，普通在一尺左右。糜子稍差，因为正当应该锄草的时候，部队开到前方，以致失了农时。但估计收获，成绩还是可观的，某营四十二个劳动英雄，每人可收八石粮，在营部正修下了可盛一千八百石的米仓。今年部队粮食全部自给是绰绰有余的。目下，各部门准备秋收已鼓起了热潮，处处都预备齐了扁担、绳架、镰刀；修好了筐篓、地窖、仓库（仓库怕招老鼠，都填了石灰，又铺了木板；粮食怕潮湿生霉，仓底下特别预备了火炕）。一个战士王子耕在他们班上的墙报里写着：“秋收要注意两点：不要糟蹋一粒粮食，用突击的精神来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战士对秋收的热诚和信心。

农业生产外，有工业生产。捻羊毛线在普遍经常地进行着，每两捻四十丈到八十丈以上，每斤按成品的质量，分别给以四十、一百到二百元的奖金。每人缴了四斤羊毛的毛线，到今年阳历年底，就可都有一身黄呢子军衣。此外，绩麻，编筐，打草鞋，用桦树皮制玲珑的饭盒、菜盒、墨盒，各有熟练的技巧。

除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还有畜牧。每个部队单位左近常常有成群的牛、羊、马匹。牛不穿鼻，马不系辔，就那样无拘无束地啃草、饮水，用尾巴打着蝇虻，呼啸奔逐，怕不有些辽阔的草原味道？关于养猪，这里部队研究出了最好的科学方法，猪卧的地方要干燥（特别打了窑，铺了木板），散步的地方，大小便的地方，喂食的地方，都隔了木栅栏，分的清清楚楚；为防备狼和豹子，周围又打了土墙。因此，战士能保证：每人每月吃大秤四斤肉。现在军队首长又提出了号召：今年年底要做到战士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口猪，十人一头牛。张团长说：“我们一定要完成！”有谁惊讶地说：“这不都成了‘地主老财’了么？”是的，这是建立革命家务。不剥削人，不敲诈人，用地利和自己的劳力，白手起家，大家动手，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我们每个战士，节约储蓄，加入军人合作社的，三十元一股，常常有人

入到三十股四十股呢。过中秋节，每个人吃到半个西瓜，三个月饼。

其实，八路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但已做到了全部自给，衣食住行，不要群众一粒米，一寸布，还反过来帮助群众，保护群众，成了古往今来世界上少有的军队。它主要的还是整训与教育。关于习武，营房附近，处处都是靶场、投掷手榴弹场，靶场里从早到晚都有步枪声、机枪声。普通战士打起靶来都是十环、八环，特等射手，更是百发百中。投弹场里，也是从黎明就有人拿了手榴弹练起，连文书、炊事员都参加。掷的又远又准的“贺龙投弹手”，各单位天天都有发现。在文化教育方面：每个战士都学识字，学文化。战士差不多都能写日记，有很多能听讲记笔记。学习模范朱占国同志就在这里。随便拿一个战士郭文瑞的“练习写作”的本子来看，就可以发现这样简洁朴素内容具体的文字：

卫生员高苏文同志，入伍前不识多少字，可是他对学习很虚心，特别是在开始生产以来。

上山劳动时，大家都休息，吸烟，他一个人坐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书，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画字。不认识的字就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回到家脸也顾不上洗，就向指导员问字。

劳动一天够疲劳了，夜晚他还在灯光下面写日记。从开始生产到现在，他的日记从没间断过。

他已经读完了很多青年读物，如：怎样把庄稼种好，地球和宇宙，小尾巴的故事，临机应变，水等等。

他现在已识了二千字。日记写得通顺。

他的学习是在一天一天地进步着。

“当了三天八路军，什么都学会了。”副团长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在一个班的墙报上有一张画，题字是“擦拭武器，打击敌人！”竟也画得极生动有力呢！在部队里文盲是肃清了的。

更真切地说：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量，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战斗。那战斗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在敌人后方，抗击敌军伪军，八路军是常胜军，是世界闻名的武装，日本强盗听了常打哆嗦。在这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它更表现了忠诚与英勇。

去南泥湾的道路是开阔的，汽车可径直上下，大车可畅行无阻。那是革命军队自己动手开辟的路。是走向崭新的幸福的社会的道路。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黑 红 点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两句话有道理。但神是没有的。掌握善恶报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人是要多数的，群众，大家。大家说好的，是好人；因而有群众拥护的领袖。大家说坏的，是坏人；譬如说：“这家伙还不死啊！”那他就该离死不远了。古时候对专制独裁的暴君，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对常人，有成语叫“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的名册。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帐（一九四二年这样提）。那时看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该打死一定打，他“皇军”老子也保不了险。（“皇军”自己谁保险呢？）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本来，只要是中国人，还有良心、人心，好坏事总该是分得清的。即便不讲大道理，难道就不能问问自己？做汉奸当伪军的，自己吃要吃得饱，穿要穿得暖，可是把乡里邻居的粮食、衣服抢了，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自己房子要住得讲究，住得舒服，可是把叔叔伯伯们仅有的几间草屋烧掉、捣毁，逼他们到旷野里任雨打风吹！最可恨，自己是娘养的，早晚也会娶妻生女，但是却奸淫人家的母亲、妻子、闺女！丢掉祖宗的坟茔，邻舍的孤寡老弱，任野兽一样的强盗去践踏杀戮，自己却反转去孝敬那些强盗，帮助那些强盗，啜食一点人家分赃剩下的残羹唾余！世间还有比这再下流再无耻的事么？你心上长满了油，昧了良心的汉奸啊，要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该为子孙留条后路！

你看，北仓庄那个六十多岁的王老汉，听了黑红点的故事到敌人的据点那里去骂他当伪军的儿子去了。那个老头子一生好强，惯常是教训别人的，自从儿子当了伪军却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天天大门不出，出门也不敢高声言语。羞耻和忧闷绞着心，不到半年头发和胡须都全白了。那天夜里，他悄悄地跑到炮楼底下，叫着他儿子的小名，“你这个混帐东西，不孝的杀才，给我滚回家去！你当汉奸教我没法见人。‘有千年的乡里，没有百年的亲戚。’你再这样坏下去，教我们祖祖辈辈怎么做人？你若不回去，我就在炮楼底下碰死！……”

顽固的伪军，他们的家属在乡里是没有地位的，大家瞧不起，平日没人招惹，大年初一也没人拜年。对转变了的伪军却不同，他们的家属享受着像一般公民一样的待遇。年下节下有困难也设法解决，地荒了有人互相耕锄。小卫圈一个伪军的婆姨，年三十晚上自动跑到据点里向当伪军的丈夫劝说：“人家八路军可好来，自己吃小米，吃野菜，对抗属却送肉送面。那才真是恩人哩！这汉奸咱可别干啦！咱反回来当八路吧。”

这是天良没有丧尽，不甘心当汉奸的人们的例子。正因为伪军伪官，并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有的只是贪图小利或一时糊涂，陷入了泥坑，我们老百姓、八路军才不惜用各种方法把黑红点的道理向他们宣传，挽救他们。我们在夜里敌人不敢出来的时候，去据点碉堡跟前喊话：“今晚上我们来给你们上课啦。……”起初他们听了很恐慌，向我们放枪。但放枪我们还是喊：“某某，你听着……”我们指了名喊。“我们的名字他们都知道啊！”为了好

奇，他们也不得不武装着听讲。其实，对这些家伙，我们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父亲是谁，家有几口人，甚至他们当伪军是谁的保人，使什么枪，有几粒子弹，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们说：“某某你太坏了！哪一天你打了谁，哪一天你骂了谁，哪一天你到哪里抢了谁谁谁家里几匹布，几百斤粮食，几只鸡！……”碉堡里就往往沉静下来，有时听得到一两声嘘唏，因为说得太对了。这时我们就趁势告诉他们：“不要打骂老百姓，不要枪杀老百姓，不要糟蹋人家的妇女！你们做的坏事我们都记着的，要改，不改就搞你……”

慢慢地伪军动心了，对喊话也表示了欢迎：“来吧！靠近一点，我们不打枪。”有的还丢下烟卷来。对提出了名字的最坏的伪军他们也给以孤立：“唔，你上了生死簿了，我们再不和你在一起，背霉气！”被提了名字的就赶快表示态度：“我再不做坏事了。”“我从今后改了行不行？”——营镇一个伪警备队长对维持会长说：“人家县政府那里，恐怕我的黑点最多了。你只在家里出主意，别人不知道，什么事都是我领头去干，抢杀掠夺，谁不晓得？一定都上在帐上了。”言下不免忐忑不安，有些埋怨。维持会长表面上安慰他：“你好，底下有人，黑点虽然多，将来带人出去反正，一下子一个大红点就把黑点都盖了。我呢？翻了老底子还不是一抹黑？……”内心里也透露了无限的懊恼和顾虑。

宣传不够，老百姓就进一步警告他们。

南宫，一个很坏的伪警察所长当了伪区长，向老百姓派款，一亩地要二元。那是正当冀南遭了严重旱灾，老百姓吃野菜树皮都没有的时候，那样的勒索，简直是要人命。老百姓气极了，一夜工夫，把伪区长住处周围，遍地插满了小旗：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上边写了各色各样的标语：“打死×××！”“拒绝派款！”“反对勒索！”他一出来，子弟兵民兵也四处打击他。结果他立刻派出调人，说：“两块钱不要，八路军叫咋着就咋着！”

警告再不行，就消灭他们！——黑红点是兑现的。

广宗东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叫张××，土匪出身，人称“张八爷”。因为杀人不眨眼，又叫“张剥皮”。他曾三天里边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宣布他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哪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东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啞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不起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新所长来，更坏：硬要叫东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的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的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这样有灵验。因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群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的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的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的妻子到碉堡去叫她的

丈夫的事，有伪军的母亲到据点去哭她的儿子的事。景镇伪警备队的刘中队长也当众宣誓说：“别骂我，我也是想抗日。八路军要来打鬼子，我保证一枪不放：要是我放枪，我姓刘的不是俺爹揍的！”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村的村长是暗八路（共产党），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保证条件：一、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的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郑重，这“协约书”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并不迁就。

这样一来，坏人们神魂不安了。

枣强，一个维持会长，有一次卷了大批赃款回家，听了全家老少讲说黑红点的故事，夜里就做了一个恶梦：坏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点；他不觉大吃一惊，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来，他就向敌人提出辞职了。事后回答别人问他的辞职理由，他说：“合不着提溜着个脑袋过日子！”

当敌人挖界沟的时候，衡水、武邑边境上挖的最快，因为那一带伪军督促最紧，打骂也最凶的缘故。每晚我们去据点附近破路，伪军总是彻夜打枪，有时破路群众就受到伤亡。这一天夜里。我们子弟兵把据点包围了，进行喊话，把每个班长以上的伪军，指名叫着把生死簿里的记载念给他们听，并且加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那天他们就非常老实，一枪没打，我们带去的群众好好地把刚修的公路破坏了一夜。第二天，听说伪据点里一个司务长，自己觉得做的坏事太多了：打人，诈钱，抢东西，很怕老百姓不会饶他，从此郁闷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这样，黑红点的故事传开去，伪军便争着向老百姓解释：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谁谁做的；纷纷托人打听自己黑点的数目，找适当的机会做些好事，来挽救弥补。阜县×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炸弹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正在积极工作着，忽然村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有五匹马来到大街上，问炸弹厂在哪里，教快说出来，不然就坏了：鬼子在后边快到了，是专来找炸弹厂的，说了他们想办法掩护，不然……”

厂长听了。想一定是有汉奸报告了。鬼子已来到村边，想办法已来不及了。伪军又紧跟在村长后边，确实已发现了工厂，就叫村长向伪军说了实话。那五个伪军急忙唤工人换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弹的东西埋起来，把炸弹厂最小的房子烧了，压在上面，又点起了几处老百姓矮小的草房。“这就不碍事了，”五个伪军很放心地说，“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弹的家具，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这时鬼子进村了。到处找炸弹厂，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后集合起老百姓来打着逼着问，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伪军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两匹马又得得地飞跑回来，碰见村长就喘着粗气说：“你告诉县政府，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请县政府给我们画个红点——我叫银得胜。”

说完又掉转马头飞快地跑了。

.....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替敌人跑腿，替敌人做事的人吧：

“ 不要做坏事啊！你的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后的最合理的评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

化 装

太阳早已落山。大刘庄吃饭最晚的人家也都收拾了碗筷准备关门睡觉了。这天晚上比较平静，连喂好了奶的小孩子都乖乖地抱在母亲怀里，听不见半点哭闹的声音。村里唯一还在外边走动的是徐家姑嫂。她俩在街东头正映了朦胧的月光推碾，碾轴发着吱幽吱幽单调深长的声音，显得这乡村的夜晚更加寂静。

月亮是一弯黄金梳样的上弦月。星稀疏的。透过碾盘旁边的槐树枝叶，地下有斑斑驳驳散乱的荫影。偶尔踏过树影，“踢囊踢囊”走过的是贺二叔。他在替炮楼里的敌人敲梆子。贺二叔是老实人，又是无妻无子的老绝户，敌人看中了他的忠厚，就硬要派定他专门值夜打更。村里隐蔽的抗日政权，也完全同意；为了村里大家的安全和更机密的斗争，都怂恿他干。于是他就夜夜在村里到处转着，每走几步，“剥，剥，剥”很匀称地敲三下梆子，意思告诉敌人说：“这村里平安无事‘太君’们安安稳稳地睡觉吧！”若梆子一停被炮楼发觉了，敌人不敢下来也会朝村子里放枪。——炮楼就在村子西边，离村西头的人家不到半里。

贺二叔碰见徐家姑嫂，便问道：“还推碾呀？”

两姑嫂回答道：“二叔，操心啊！”像招呼又像叮咛。

“反正大家都是一样。”说着梆子的声音就走远了。

可是，忽然村东传来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像甚么风吹来的一样，小路上涌现了九个憧憧的人影。

“同志，这是大刘庄吗？”

里边有一个走近碾盘，喘吁吁地，开口就这样称呼，这样探问。嫂嫂徐凤，——村里能干的妇救主任，凭她的机灵和细心，一听陌生人的口音，再打量一下他的身分，心里一亮就完全明白了。注意端详端详那九个客人的装扮，倒一律穿的是八路军崭新的夜行衣。走来问话的那一个还从腰里掏出火镰家什来打火抽烟，也满像庄稼人出身的模样。

徐凤一眨眼，不禁惊慌地叫起来：

“喂呀！怎么你们八路军敢到这里来？可不得了……”

“我们和鬼子打了一仗嘛！你看看。”

客人说着摸一摸身上，徐凤跟着客人的手指看去，的确，月光底下的夜行衣上，又是露水又是泥。两条腿竟都像从泥坑里才拔出来似的，裤子被泥水沾污了半截。

“啊，累坏了，给咱们做点饭吃吧。”

客人说得很亲切，很像自家人的口吻。

“可不敢，”徐凤很担心的样子。“要是叫村子里自卫团知道了，非把你们都捆起来不可！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不能停！”

“这一次无论如何要麻烦您啦。”客人仿佛很固执。

“那怎么成？我们不能不要命啊！”徐凤更感到为难。

说着，两方面几乎引起争执。“我们吃完了就走，又不是白吃你们的！”徐凤看看摆脱不了，才缓了缓口气说：“好，那末你们跟我家去吧。可是你们别声张，一声张我们可就都没命了。”回头她使一个眼色，吩咐她妹妹说：“二妹，你看着把碾收拾收拾，我陪客人家去。”走了两步，又着重说一句：“箩是刘家的，可别忘了给人家送去。”——刘家是游击小组长的家，妹妹

从嫂子的眼色里知道送笋以外，应当干些甚么。那任务是比较收拾碾盘更重要的。这个并不笨的丫头，等客人刚刚转弯，这里她就先悄悄地到刘家去了。

客人是满意的，进门还再三声明：

“绝对不连累你们就是！”

徐凤领着客人，一进门就嚷：

“娘，来了客人啦。”

老太太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呢。听见媳妇的声音，就赶快从炕上下来。透过黯淡的灯光，她看见踏进屋来的客人穿的是一色八路军的夜行衣。她就亲热地说着：“同志，您来啦。”伸手去拿板凳，招呼让坐。

“娘，”徐凤叫一声，眼睛一转：“客人要吃饭呢。”

“怎么？”听语气，看神情，老太太心里也明白了。“咱可不敢招待八路军。三四个月了，这里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你们怎么敢到这里来？”
澳洲滥杀遣蒙谷章稽俊笨腿讼癯敛蝮 度 室庾肺省！昂梦业奶坎 谷
眨愚驳摩C 剑 崩先思一厄鸬煤芒险

“娘，我在碾上已经答应人家做饭了。”徐凤说。

“你答应的你就快做去！”老人家似乎生气了：“不管死活！”——转过脸来，她又对客人说：“你们吃了饭可要快走，呆在我们家不是玩的。村里报告了楼子上，咱全家可就都完了。”

这家终于招待客人吃了一餐夜饭。

在吃夜饭的时候，外边贺二叔还在继续着敲他的梆子，声音还是一连三下。但是从那九个人进村以后，他敲的已不再那么匀称，“剥，剥——剥，”声音变成两短一长了。这差别粗听是听不出来的。但村里的游击组员却都懂得。意思是说：“村子里有敌人来了，你们赶快到那里集合吧。”

徐凤家里的客人，一顿饭足蘑菇了两顿饭的时间。临走徐凤再三告诉他们：“要走，出村东往北拐，走树林旁边那条小路，可不要乱走，附近都是炮楼。”

说话就快下半夜了。大刘庄的游击小组在村北二里地的树林里，已等了很久。但他们没有白等，正像游击小组长所预料的，他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得了八条枪，活捉了七个俘虏，里边还有两个朝鲜兵。游击组员都是化了装的，穿的是黄绿色军衣。

快鸡叫了，徐凤家又有人敲门。

“大娘，开门吧。”

徐凤的丈夫是游击组员。刚刚回来，正脱着黄绿色军衣，和老婆、妹妹谈论伏击的经过呢。老太太一下跑进来，对着儿子的耳朵说：“又是那一伙回来了！”徐凤在旁边听了一楞。丈夫却已经一下跳到了靠近大门的屋顶上。只听有两个人在门外嘟哝：

“我说会吃亏吧，你不信。”抱怨的是中国口音。

“八格！”骂人的是一个鬼子。

屋顶上就大声问道：“谁？”

“八路军。”是门外的回答。

“八路军，”屋顶上一砖头打下去，“九路军我也打！”

只听“哎呀”了一声，又仿佛说了一句：“大大的好的！”——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就慢慢向大刘庄西头炮楼的方向逃去了。

第二天，大刘庄炮楼里死了一个夜里来的日本兵。那个人头部受了重伤。

而村北五里地外的一个敌人据点里透露出风声：说有一个日本人带着两个朝鲜人、六个伪军，第一次化装了八路军出去巡夜，探访这一带八路军的活动和它跟老百姓的关系，准备清剿烧杀。可是天色大亮，只回来了一个伪军。那伪军报告说：“这一带三四个月都没有八路军的影子了。老百姓不敢私通八路，八路军在老百姓家吃顿饭都不容易。……”敌人小队长听了很高兴。

“可是，”伪军继续的报告，又把小队长的高兴打回去了。“我们从大刘庄往回走，却遭了突然的伏击：丢了八条枪，七个人被俘了。我和‘太君’逃出来，想再回大刘庄看看是不是有甚么动静，不想村里依旧静悄悄的，‘太君’却叫人家当八路打死了！”

小队长听了很气愤，一下子跳起来：“不要说啦：打伏击的穿的是什么衣裳？”

“月亮地里看得清楚，”伪军没敢迟疑，也没敢编造，就据实地说：“穿的和我们队伍一模一样，是黄绿色军装。”

“奇怪，是哪个碉堡的呢？”

小队长纳闷了。像在葫芦里，像在鼓里。

“‘皇协军’打了八路的埋伏。”大刘庄一带，口头传说；但到底谁打了谁，老百姓的心里却和徐凤的心里一样，大家都是雪亮雪亮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出发点

队伍出发。

嘉陵宝塔的影子慢慢落在了后边，延安远了。走在路上的人心情可会是沉重的么？不。多少年大家庭的红火生活，受奶汁样延河水的哺乳，受脂肪样深厚黄土层的庇荫，人最是硬朗的，矫健的。并非淡于感情，没什么留恋，而在留恋所浸染成的不是忧郁，不是小心的低徊过去罢了。更热中的是放大眼光奔上辽阔的前途啊。从延安伸出来的路是长的哩！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通延安的路。那是坦荡的大路，四通八达的路，人民的路。

帕米尔是世界的屋脊，多少山脉从那里绵延起伏；奥林匹斯为众神所居，希腊神话记载着那里开始扮演的美丽故事。树有根，水有源，太阳辐射光、热：延安，正是这样一类的地方，它是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新中国的心脏。它虽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玄奘取经的去处；但拿来取譬，它却不多不少称得起是一个圣地。这个圣地不是属于神的，而是属于人的，特别是中国人的。从这里它要一步一步了结从有阶级以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孽障，它要粉碎千百年来的锁链与桎梏，解放（不用佛语“普渡”吧）所有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们（这里也不用“众生”两字）。走延安这条路的人有福了。果报不只在子孙后世，利益是现实的，亲身的。

延安有两面旗子：一面是民主，一面是自由。在这两面旗子底下，人人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过年过节，春秋佳日，人人都有机会看戏、闹秧歌，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这里穷人都翻了身，富人也各得其所。买卖人有钱赚，因为出产丰富，家家商店都堆满了货物，而老百姓又都有买东买西盈囊的积蓄啊，工人，在这里问题不是失业，而是有着做不完的太多的工作。有的场合因而反感到劳动力的缺乏。

中国，有史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高原，有过任何记载说这里是沃野千里、物阜民丰的么？不，在从前，连范仲淹在《渔家傲》的词里都写过：“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是很荒凉的。一眼起伏的土山，不是蓬蒿，就是梢林；曾很少热闹的城镇街市，鸡犬之声相闻的稠密村落。但自从这里有了民主，有了自由，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老百姓从自己当中选出公正热心的好人，组织各级政府，管理老百姓自家的事情；老百姓叫自己的子弟拿起枪，训练为子弟兵，又从而保卫自家的田园家乡。这样闾里太平，大家安居乐业，日子便可尽往美里过了。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男子组织起来开荒种地”，“婆姨组织起来织布纺纱”，“娃娃组织起来拾粪拦羊”，大家一齐亲自动手，于是很多荒山，变成了良田；部队屯垦也将渺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水草肥美的塞下江南。“丰衣足食”，旧社会即在鱼米富饶区域亦谈何容易，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一般人却都过的是丰足的生活。

“仓廩实而后知礼节”，延安，对勤于劳动，勇于战斗，善于工作的人都是尊敬的，都愿意拿他们作榜样，向他们学习。因此选举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往往成为热潮，成为风气；而刘玉厚、赵占魁、张治国便响亮在每个人的耳朵里，传颂在每个人的嘴巴里了。数千年封建社会，修庙，立碑，写成史传的，只有王侯将相，达官贵人；老羊皮，旱烟袋，镢头手能够题名上榜称“状元”的，是延安开始第一次，得非千古美谈？翻转来，也是从延安开始，“改造二流子”！把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球长脖子细，家里不趁二亩地”（故劳动英雄农民诗人孙万福语）的那些琉璃球，瘪三，都

给以适当的帮助教育，使他们改邪归正，从事劳动生产。把社会的寄生虫改变为社会建设的一份力量。教死人复生，白骨生肉，世界医学仿佛还没进步到那种程度，但改造二流子这件事却是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的。

有了民主，有了自由，人民还怕什么不到手么？延安，革命的帕米尔啊，你给了人民以民主，自由，你就给了人民一切了。因此，延安是老百姓的家，是人民的首都。哪地方有老百姓，哪地方的老百姓就向往延安，拥护延安；延安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有民主自由，就有幸福。老百姓呼“延安万岁！”从此出发，中国有了广大的解放区。有了一万万至两万万已经解放或正在解放着的人口。论自然条件，比延安更差的地方在解放区说来是比较少的。若以延安为榜样，假以相当时日，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将无穷无尽。因此我们要保卫解放区，建设解放区。从解放区出发，我们看得到全国。

从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从封建势力压迫下解放，百数十年来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地流血牺牲不必说了，只刚刚过去的八年抗战，人民出的汗，流的血，遭遇的苦难，不不够写几部古今中外从来还没有过的悲壮史诗么？一寸寸干净土地都是用鲜红的血液洗涤得来；筋骨累了停下来喘口气的那样一点点自由也曾必须抗拒千万次的鞭挞，千万次的辱骂才能获得。于今，我们老百姓能够，敢于对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房屋，手边的锄，口边的饭，亲爱地叫一声“这是我们的！”了。假如就在这时候，竟有霸道的暴君，横眉竖眼地大声喝道：“滚开！回到牛栏里去，回到猪圈里去！”同时把绳子套在我们脖子上，手铐箍在我们的手上，教我们再去过奴隶牛马的生活，老乡，咱们怎么办呢？像绵羊一样柔驯俯首听命么？还是大家起来，即便没有刀也握起拳头，说：“‘老爷’别装蒜啦，皇历早换了多少年了！”给以有力的回击呢？不成问题，应当是后者。拚着性命得来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再丢掉的，哪怕是一牛，一犁，一寸土地！这警惕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的。

现在我们急切要做的，是老百姓算清敌伪统治下的旧帐，把敌人烧了的房屋从瓦砾堆里再修盖起来；使流离失所的人们回家，爹娘儿女得到团圆；村庄城市进入常态，建立革命秩序；更从而大家商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把荒芜了的田地好好耕耘，转动起城市里停开的机器，大规模发展生产，增加人民自己的财富。使大家过忙碌的但是饱暖的幸福生活。老乡，这样可好么？这不是别的，这是延安来的主张：和平建设。但和平是要有保障的；为保障和平，我们要精兵习武，好给那些说了话不算话，惯于偷偷摸摸兴兵动武破坏和平的人以迎头痛击。

事从延安出发，事是好事。人从延安出发，人是好人。

事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的。人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事的。

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替老百姓当勤务员。因为在那里的人不是神人，不是异人，也不是敕令自封的英雄豪杰。他们都是从老百姓中间来也还要回到老百姓中间去的平常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更有决心，更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的疾苦就是他们的疾苦，帮老百姓求得解放，他们也跟着得到解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除了老百姓大家的利益，他们是没有更多的私人利益的。他们为老百姓，相信老百姓，依靠老百姓。和老百姓一起，像鱼在水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和老百姓相处中间最起码的信念。多少有名的政策，多少仁义的措施，直到通过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没有一样不是为老百姓打算的。

有延安在，老百姓就有活路。

再喊啊：“延安万岁！”

但延安有名，不在它那座随山迤逦筑就的石头城，而在那里是好人好事的出发点，那里是中国革命的总部。因为那里不只像范仲淹在嘉陵山下题的那样：“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论英勇，论士气，论保护人民利益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那里有不能以数目计算的军队。那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他们领导下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的老百姓。——那里住着的不是别的政党，而是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那里掌舵的不是别的人，而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这正是中国千万人的心声。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火车，前进！

从宿舍到编辑室，又从编辑室到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实在应当改变改变了。闭门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何况闭门往往并不能造车。还是先出门看看车的样子，辙的深浅宽窄吧。

带着无限的兴奋，踏上火车。

一声火车的汽笛，会给人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现在熙熙攘攘的世界已经真的摆在眼前了。欢喜，畅快，心情顿时觉到了年轻。靠铁路住的小孩子，不坐火车，总也喜欢走走枕木，一步一格，看谁走得准确；或者在铁轨上赛跑，比时间长短，比跑得远近。有时隔着车站的木栅栏望着铁路工人拿着小榔头敲敲打打。小榔头小巧顺手，看着令人眼馋，可是自己并不一定知道敲敲打打是什么意思。至于火车司机，在小孩子眼里怕就都是英雄了。他们摆开一字铁牛阵，要唱歌就唱歌，要怒吼就怒吼，要跑就跑，要停就停。

其实喜欢火车的何止小孩子，大人喜欢的也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六七年不见火车，睡梦里有时都听见汽笛声响。偶尔夜里过敌人封锁线，往往像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拉手一样去摸摸铁轨。记得一九四五年冬天，长途行军，一天傍晚沿着蜿蜒的内长城下山到丰镇，远远望见了水塔、扬旗，闻到了车站特有的那种铁锈、油腻、煤灰混合的气息，一队三五十人都高兴得跳起来。那时丰镇并没有停的车辆，车站上人也很少，冷冷落落的，可是大家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慰的感触。等从孔家庄到张家口，坐上自己同志驾驶的自家的火车的时候，心里就满是幸福和骄傲了。那时现役军人还不必买票，凭符号坐军用车，“铁闷子”里也觉得很舒适。站着仿佛比平常坐着还好。在车上大家互相维持秩序。有同志无意中错上了客车，列车员说：“同志，你坐错啦。”“这里不能坐么？”“不，这是客车，你愿意坐也可以；反正咱们革命军人靠自觉。”这样轻松的简单的两句问答，坐错车的同志就立刻笑着，红着脸到军用车去了。火车是自家的，秩序也是自家的。那样改正错误，也是一种喜悦。

隔了不到一年，我们的铁路管理虽然还不十分正规，但是已经井井有条了。那时大站设兵站，工作人员是供给制，坐火车凭护照，连吃饭都管。记得带了一批新招考的大学生，从延吉回佳木斯，走图佳线。车过牡丹江，正好中午。火车刚刚进站，在车上就听到有人招呼我们的番号的声音。跟着声音答应了，便立刻有兵站的同志把热汤热饭送到了车上。份儿饭跟人数正对，不多不少，连筷子碗都是每人一套。饭吃完，兵站的同志收拾下车，火车也正好开驶，既紧张又从容。这样的伙食供应，时间准确，计划周到，把那些青年大学生感动得到了惊奇的程度。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从十四年的日寇奴役下才回到祖国怀抱不久啊。人跟人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那样的温暖和亲切。后来他们写思想自传，每个人差不多都提到了那件事情。从那件事情上他们认识到自己真正是祖国的儿女，不努力学习，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对不起祖国，就辜负祖国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

那件事给我自己的印象也很深。进一步坚信：我们革命队伍，能掌握乡村，就一定能掌握城市；能管得好军事、政治，就一定能管得好经济；能做陆地的主人，就一定能做海洋和天空的主人。几年来事实证明，一点也不差，倒是现实比预想中的情况更完美。就铁路管理说，现在比十年前不是已经好过十倍二十倍了么？兵站按时往火车上给旅客送饭的事已经是接管铁路的初

期带些原始意味的措施了。现在吃饭有餐车，睡觉有卧铺，带孩子有母子车，走长途有直达车。怕旅客寂寞，有广播的文艺娱乐节目，出站进站奏音乐，每个旅客都感到是在被欢送欢迎。一站一站的风土景物，播音员有详细的介绍，有的介绍简直像朗读优美的散文或诗篇。有时也有通俗的科学讲座，时事述评，列车就兼做学校和文化宫了。不要说软席车，卧具、茶几、台灯，设备得像舒适的家庭那样舒适；就是硬席车，也每人有座位，低头可以看书，靠背可以睡觉，邻座相对可以促膝谈心。

坐火车简直是一种赏心乐事。

也许有人说：“坐火车有什么意思？夏天拥挤闷热，冬天空气恶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乍坐，一时新鲜，或许觉得有趣；若是一天坐它二十四小时，看你不腻才怪。”

这些话说得有道理。很久不出门的人是会比天天旅途跋涉的人更喜欢坐火车。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嘛，什么事不是这样？可是坐火车不能拿口腹之欲来比，这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事情。喜欢坐火车，正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多走路，多见多闻，丰富生活啊。

当然，论走路，骑马是好的，“风入四蹄轻”，可以跋山涉水，可以进城下乡；慢走，潇洒；疾驰，勇武。“骑马倚长桥，满楼红袖招”，说不定还有人羡慕。骑驴也好，雪天里，“扬鞭飞柳絮，敲镫落梅花”，很雅致。古时候诗人仿佛就很喜欢骑驴，山水画上常描绘他们，驴后边往往跟着书童，挑一担琴书。不过骑驴，骑马，只能一人一匹，对接触生活说，未免单调。而且“日行千里见日，夜走八百不明”的千里驹总是少有的，完成行万里路的任务不容易。真的日行千里，驰骤如飞，那你又哪里有工夫去关心周围的事物呢？走马看花，一向是对不能深入生活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坐飞机也不好。原子喷气式，差不多的距离都可以朝发夕至，先进，优越；但是眼底河山，耳边风云，瞬息即逝，若不是为了省时间，赶任务，而是为了广见闻的话，飞机的长处恰恰变成了短处，想象中沙漠里骑骆驼，昂首阔步，滴滴咚咚，或许更有风趣。

可是，每列火车不都是游览车，恰当地说，应当很少很少是游览车；每个坐车的人，不都是职业旅行家，除了徐霞客，有没有一种专以旅行为职业的人也值得怀疑。我们的火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更多更重的任务是货物运输。我们的旅客，昼夜奔忙，也绝大多数是为了工作：开会，参观，调查研究，劳动调转。正是从这些方面着想：运输货物，动辄是万吨十万吨；乘载旅客，常常是千人万人，所以人们更喜欢火车。火车，在陆路它是集中了一切交通工具的优点的。它是地上的御风疾驰的巨龙。

一列火车是一个社会。在火车上我们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容面貌，言语行动，思想感情，在那些人物身上会是各有特点的。一个美好的形象，也许只凭一面就在记忆里长久不忘。一段精辟的谈话，也许会使两个陌生的人忽然发现是彼此久仰的朋友。旅客们尊敬老人，帮助妇孺，种种互助友爱或舍己为人的高尚行为，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教育的影响。七八岁的小孩子，靠火车辗转护送，能够一个人从偏远的家乡找到他离家千里的父亲。孤单的孕妇，能够靠列车员的护理平平安安地生下婴儿。这些事不是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美谈么？歌唱家在火车上举行演唱会，医生在火车上施行手术，劳动模范在火车上交流生产经验，火车上的生活该是多么丰富啊。

车里是热闹的人群，车外是广阔的天地。

白天隔着车窗望去，有时是绵延的山岭，有时是静静的河流，有时是望不到边的田野稼禾。桥梁，道路，树木，村落，赶来迎你，又依依送你，那真是气象万千，令人应接不暇。最可爱的当然是人，在田地里劳动的，或者播种，或者锄草，或者收割，当火车掠过的时候，他们有的停下来擦把汗望望你，也有时并不在意，继续劳作。若是放牛的，或者在溪边玩水的小孩子，他们便喜欢笑着，跑着，向你大声呼唤，远远招手。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这一切会使人唤起一种渴望劳动，渴望工作的热情。

一个车站是一个城镇。不管那个车站你到过没有到过，都会给你以亲切熟悉的感觉。常常是这样，车还没进站，便远远望见站台上摆满了土货特产。各色的应时瓜果，大量的糕点食品，闪烁着鲜明的地方色彩，散发着浓郁的城市或乡村的芬芳。旅客们谁不愿意趁几分钟的停车时间下车凑凑热闹呢？喜欢买东西的人，出于好奇或者偏爱，常是梨啊，枣啊，酥糖啊，麻饼啊，这一站买了，下一站又买。就算是荒野小站，也有它自己的繁华。几道青葱的柏树墙，几畦鲜艳的凤仙花，几堆麻袋或席包装着的货物，就凑成一番热闹。别看站小，是血管都通心脏，就凭铁路、电报和电话，它跟整个巨大的世界衔接着。火车走过的时候，那里一样打出绿旗、红旗，指挥列车的行、止。

夜里坐火车，也有夜里的好处。虽然窗外除了天上的星星，月亮，或者远远偶尔碰到的点点灯火，一般东西往往是隐约模糊的。但是，如果你醒着，你对夜会有深一层的体会。不但能从时间体会出夜长漫漫，能从空间体会出夜深无边，而且从列车的疾驰，能体会出就是在夜里一切也是活生生的。看人的睡态，听人的鼾声，你会想到不会休息就不会劳动，这里正好品味生活的一张一弛。到站的时候，无妨也到站台上站一会儿，看车上车下，卸货装货的匆忙，你会感到生活处处都是继续的。正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早晨看日出，看农村或城市醒来，你又会进一步感到：生活是美好的，欢乐的。掠辘 卵 鸪嫡粘 P 惺弧 U 馐弊 芑 苾 械阶 鸪档男腋！？醇庇髭屹埃 二 的水溜像横挂的珠帘。听雪霰轻拂，窸窣的声音像窃窃私语：“旅客们，平安地前进吧。”当然，想到那冒着风雪行进的人们，假定说还在战斗，坐车的人也会感到幸福得过分。

能够移动的住宅，应该是一种理想的住宅吧？现在中国的火车，我看已经够得上移动的住宅的标准了。整洁，方便，无往不适。定居在火车上，在祖国境内工作可以随时调动，人可以四海为家。

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夜，汉口

记 一 辆 纺 车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的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它的车架，轮叶，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的确，那个时候在延安的人，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也无论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彻底粉碎了敌人围困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而且穿得暖，坚持了抗战，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保证足食的战线；纺羊毛，纺棉花，是保证丰衣的战线。

大家用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线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毛线给指战员发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线织布做的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破了，也“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一水又穿一水，穿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有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胳膊疼腰酸；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嚶嚶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纺手急得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人甚至为断头接不好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

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熟练的纺手，趁着一豆灯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优游自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想砸碎纺车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运用物理学上轮轴和摩擦传动的道理，在轮子和锭子中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变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在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花常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要卷成卷，棉花要搓成条，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知道里边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在同一段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无论是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人大家有衣穿，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还教育了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自觉地克服了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劳动为集体，同时也为自己。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人为了个人的什么去锱铢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记一辆纺车。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春节

菜园小记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说的菜园，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共有三五处，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经营的那一处，三面是果树，一面是山坡；地形长方，面积约二三分。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自己也有了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

那几年，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机关，学校，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十边”，可是见缝插针，很自然地“十边”都种了。窑洞的门前，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土肥地整，曾经有人侍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力（当然要费些工夫），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涓涓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菜地附近没有水泉，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不像我们三个，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用柳罐打水，抬抬手就把菜浇了。大家都羡慕我们。我们也觉得沾了自然条件的光，仿佛干活掂了轻的，很不好意思，就下定决心要把菜地种好，管好。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来往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像种瓜要浸种、压秧，种烟要打杈、

掐尖，很多实际学问我们都是边做边跟老师学的、有的学会烤烟，自己做挺讲究的纸烟和雪茄；有的学会蔬菜加工，做的番茄酱能吃到冬天；有的学会蔬菜腌渍、窖藏，使秋菜接上春菜。

种菜是细致活儿，“种菜如绣花”；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就劳动量说，“一亩园十亩田”。但是种菜是极有趣的事情。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像苏东坡在《菜羹赋》里所说的：“汲幽泉以揉濯，持露叶与琼枝。”或者像他在《后杞菊赋》里所说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西河南阳之寿。”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成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那些新芽，条播的行列整齐，撒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棵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韭”是老杜的诗句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

暮春，中午，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间得稀稠，中耕得深浅，草锄得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吸吸烟；或者不吸烟，谈谈话；谈生活，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罗罗，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芫荽在散发脉脉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里，韭菜以外，有葱、蒜，有白菜、萝卜，还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农谚说：“谷雨前后，栽瓜种豆。”“头伏萝卜二伏菜。”虽然按照时令季节，各种蔬菜种得有早有晚，有时收了这种菜才种那种菜；但是除了冰雪严寒的冬天，一年里春夏秋三季，菜园里总是经常有几种蔬菜在竞肥争绿的。特别是夏末秋初，你看吧：青的萝卜，紫的茄子，红的辣椒，又红又黄的西红柿，真是五彩斑斓，耀眼争光。

那年蔬菜丰收。韭菜割了三茬，最后吃了苔下韭（跟莲下藕一样，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掐了韭花。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园里连江西腊、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天凉了，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有些秋梨的味道。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挂在窑洞的窗户旁边，一直挂到过新年。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

歌 声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云霞灿烂如堆锦，桃李兼红杏”，《春之花》那样一首并不高明的歌，带来一整套辛亥革命以后启蒙学堂的生活。“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反映出一个暴风雨来临的时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描绘出抗日战争初期一幅动乱的景象。……

我以无限恋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声来了。

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的文章里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延安的歌。在延安，《国际歌》就是被最庄严最普遍地歌唱的。

回想从冼星海同志指挥的《生产大合唱》开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个晚上，在延安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煤汽灯照得通亮。以煤汽灯为中心，聚集了上万的人。印象中仿佛都是青年人。少数中年以上的人，也是青年人的心情，青年人的襟怀和气魄。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从前方回到延安，虽然只出去四五个月，也像久别回家那样，心里热呼呼的，见到每个人都感到亲热。不管认识不认识，见到谁都打招呼。会场上那些男的，女的，都一律穿着灰布军装，朴素整洁，打扮得都那样漂亮。大家说说笑笑，熙熙攘攘，像欢度快乐的节日一样。是的，正是欢乐的节日。是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听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那篇有名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

说的这时候，是报告完了，热烈的鼓掌、欢呼以后，大家正极兴奋的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是大家酣醉在幸福里，那时还想不出这样恰当的形容文字。每个人都咀嚼，回味报告里的深刻意义和警辟的语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咀嚼着，回味着这些语句，同时等候大合唱开始。

露天会场。西边是黑黝黝的群山。东边是流水汤汤的延河，隔河是清凉山。南边是隐隐约约的古城和城上的女墙。北边是一条路，沿了延河，蜿蜒过蓝家坪，狄青牢，直通去三边的阳关大道。合唱开始，大概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就在那样不平凡的时刻，在那个可纪念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唱：

二月里来，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冼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随着指挥棍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番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抗日战争的前线后方，有谁没有听过，没有唱过那种从延安唱出来的歌呢？

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的。列宁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工人歌咏团，说他们是在法兰克福一家小酒馆的一间黑暗的、充满了油烟的里屋集会，房子里是用脂油做的蜡烛照明的。在黑暗的时代里，唱唱歌该是多么困难啊。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唱歌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地歌唱哩！

唱歌的时候，一队有一个指挥。指挥多半是多才多艺的，既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整齐有力，唱得精采，又有办法激励别的队伍唱了再唱，唱得尽兴。最喜欢千人、万人的大会上，一个指挥用伸出的右手向前一指，唱一首歌的头一个音节定调，全场就可以用同一种声音唱起来。一首歌唱完，指挥用两臂有力地一收，歌声便戛然而止。这样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一种号令。千人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听着统一的号令战斗。

延安唱歌，也有传统，那就是陕北民歌。

“信天游”唱起来高亢、悠远，“蓝花花”唱起来缠绵、哀怨。那多半是歌唱爱情，诉说别离，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的。过去陕北地广人稀，走路走很远才能碰到一个村子，村子也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峁沟畔。下地劳动，或者吆了牲口驮脚，两三个人一伙，同不会说话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着，够寂寞，诉说不得不诉说的心事，于是就唱民歌。歌声拖得很长很长，因此能听得很远很远。人还没看见，已经先听见歌声了；或者人已经转过山头望不见了，歌声还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时代变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调，换上了新的内容。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主要是歌唱革命，歌唱领袖，歌唱抗战，歌唱生产。延安唱的歌很快传到各抗日根据地，后来又传到一个接一个的解放了的地区。日本投降以后，哪里听到延安的歌声，哪里就快要解放了。延安的歌声直接变成了解放的先声。譬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首歌吧，从苏区唱起，一直就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哪个地方的人民最痛苦，哪个战场上的战斗最艰巨，这首歌就先到哪里。听见这首歌，连小孩子都知道人民的救星来了，毛主席的队伍来了。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人们含着笑又含着欢喜的眼泪听这首歌。我甚至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听别人唱这首歌，仿佛也是自己在唱。听见声音，仿佛同时看见了队伍，看见了队伍两旁拥挤着欢迎队伍的人群。人群里，年长的是大娘，大爷，同年的是大哥，大嫂，兄弟，姊妹，都是亲人。又仿佛队伍同时是群众，群众

又同时是队伍，根本分不清。这首歌，唱一千遍，听一万遍，我都喜欢。

这里就不说我喜欢那首唱遍世界的歌《东方红》了。那是标志着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衷心爱戴的歌，又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歌。谁不喜欢呢？从心里，从灵魂的深处。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

难老泉

当铺，钱号，窄轨道，已经随着土皇帝的覆灭最后湮灭了；煤炭，汾酒，老醋，却在人民的生活里广泛散发着热力和芳香。山西是个宝地，太行山，吕梁山像两只巨大的膀臂从东西两面环抱着它；黄河，汾河像两条鲜血流注的动脉滋润着它。谷物和矿藏显示着大地的富饶，抗日战争的业绩歌颂着人民的英勇。这里的高山，密林，城镇，村落，哪里没写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呢？二十几年前在游击队里跟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血肉感情，现在依然是炽热的。像回到故乡一样，我们带着浓挚的怀想踏进了山西。

山西的省会太原，是一座古老的美丽的城市。滚滚的汾河从城西流过。东有东山，西有西山，北有卧虎，南有鸡笼，太原正好坐落在一个肥沃的盆地。城里一片黑瓦房，密密匝匝，处处是高墙深巷，几进的庭院。不过比起解放后的新建设来，旧城显得太局促了。在宏伟的建设规模里，旧城只能算一个小小的角落。新建设中，不说别的，只城外一条宽阔的迎泽路，两旁就都是四层五层的高楼。迎泽路向西延伸，横跨汾河是一座十八个桥墩的迎泽桥，桥又宽又平，一直伸到西山脚下。这里矗立着多少厂矿的烟囱，浓烟弥漫，告诉人新兴的工业是多么发达；街街巷巷熙来攘往的人群，有说有笑，呈现着一种繁荣的景象，欢乐的气氛。

过迎泽桥向南，沿西山麓走五十里，是晋祠。在晋祠，我们访问了“难老泉”。

“难老泉”，听听名字就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不必看见，就仿佛已经看见了。那喷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泼的，青春常在的。在《滕王阁序》里王勃慨叹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比较起来，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赞赏羡慕。

泉，论历史实际倒是很老的。从地质考察，据说有两万万或者三万万年呢。据文字记载，“难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晋国若是从“桐叶封弟”算起，到现在也该有三千多年了吧。“桐叶封弟”的故事，历史传说是这样的：

西周初年，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大儿子姬诵还很小，就由周公姬旦扶助做了国君，就是成王。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在一块儿玩，他把一个桐叶剪成圭形，送给叔虞说：“我拿这封你吧。”叔虞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就问姬诵：“你要封叔虞吗？”姬诵说：“我是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姬诵就把叔虞封为唐的诸侯。

叔虞到了唐，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领导人民改良农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渐安定富裕，就成为唐人爱戴的封建领主。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国号为“晋”。山西简称晋省，就是从这里来的。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祀奉他，这就是“晋祠”。

晋祠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水秀山明，风景是很优美的。酈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看来晋祠在北魏以前就有了。当初也许规模并不很大，经过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筑池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铭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

叔虞的母亲邑姜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一代一代重修增建，现在已经成了一组祠庙建筑群。里边殿堂楼阁，亭台桥坊，足有三百多项名胜古迹。像“鱼沼飞梁”、“莲池映月”、“双桥挂雪”，每一种景物都各具形势，各有特色。其中“晋祠三绝”，更深深吸引着游人的欣赏和流连。

“晋祠三绝”，一绝是“宋塑侍女”。在圣母殿里围绕着邑姜凤冠霞帔的座像，有四十四尊侍女塑像。据说是宋朝的作品。塑像塑得精致，细腻，一个个都像活的。虽然身体的丰满俊美，脸形的清秀圆润，神态的婉约自然，都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四十四尊四十四个样子。有的像在沉思，有的像在凝视，有的像在缓歌徐吟，有的像在低声细语，还有的微笑，有的轻颦……衣裳，服饰，颜色，一切都那样逼真；走近去，你仿佛会听得见她们说笑的声音，会感觉出她们呼吸的温馨。

二绝是“古柏齐年”。传说西周初年这里栽有两株柏树，因为同样古老，所以叫“齐年柏”。可惜有一株在清朝道光年间被砍伐了。剩下的一株，横卧如虬龙，斜倚在擎天柏上，披覆在圣母殿左侧。另有一株“长龄柏”，传说是东周时候栽的。

三绝就是“难老泉”。

“难老泉”的来历，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传说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给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不许换肩，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饮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把后一桶水递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前一桶水连前一桶的也喝了。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就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去，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涨得满瓮。

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

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水就汹涌喷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绺头发往嘴里一咬，一口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话没说，一下就坐在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这故事的题目叫做《饮马抽鞭，柳氏坐瓮》。晋祠背后的山叫悬瓮山，《山海经》里说：“悬瓮之山，晋水出焉。”这大概就是“柳氏坐瓮”的根源。泉水从一丈深的石岩里涌出来，真有点像从瓮里涌出的样子。水的流量不小，一秒钟一点八吨。流水永远不停，雨涝不增，天旱不减。水微温，通常是摄氏十八度。泉水澄清碧绿，像泻玉泼翠一样。李白游晋祠曾题诗说：“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可以想见它的美丽。这道泉水，和鱼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

动一百盘水磨。范仲淹游晋祠曾赞美说：“千家灌禾稻，满目江南田。”

从“难老泉”向前走几步，有水潭叫“不系舟”。水潭四周用汉白玉低栏围成船的样子，因此得名。潭水冬温夏凉，寒天水气蒸腾，像云雾一样。水面有浮萍，潭底有水草，都冬夏常青。长长的水草随着流水波动，像风吹麦浪，荡漾起伏。有人题诗说：“涓涓难老泉，分流晋祠侧，中有长生萍，冬夏常一色。”水潭中间是“中流砥柱”，也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传说：

几百年前，这里南北两渠的农民，由于地主土豪的挑拨，经常为争水互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设下毒计，说要“调解”纠纷，就在潭边支一口滚沸的油锅，锅里放十枚铜钱，说：“哪方有人能当众从锅里取出几枚铜钱，以后就分几分水量，判定之后，永免争执。这时候，从北渠的人群里，走出了—个青年，勇敢地伸手从油锅里取出了七枚铜钱，于是北渠的农民就永远得七分水量。可是那青年受烫伤过重，当场死去了！

青年姓张，是晋祠山边花塔村人，人们称他为张郎。北渠的群众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的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下面。为了分水，在砥柱东面筑了一道石堤，在堤腰凿了十孔圆洞，南三北七。在东堤又筑了一道人字堰，作为南北两渠的分水岭，以免出堤后水流混合。

现在，不管南渠北渠，人民是一家。地成大块，水也统一调度。一边支应新建的热电厂用水，一边浇灌一千顷稻田。

一手是工，一手是农，晋水的无限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了。这里边有更多的人用水力再创造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初秋，我们一天经历了三十个世纪，欣赏了晋祠那样丰富的文物古迹。当我们出“对越坊”，沿“智伯渠”往回走的时候，回头看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楼台殿阁，看一抹果树林株株都满挂着累累的果实。右边十里稻花，左边烟囱入云，实在是兴奋。但是最难忘的还是“难老泉”。

到现在五个年头过去了，“永锡难老”，记忆还是新的。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窑洞风景

住窑洞，越住越有感情。那种感情，该像“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吧，日子越长久，感情越深厚。不过也有些不同，窑洞仿佛是叫人看了第一眼就感到亲切，住了第一天就感到舒适的。窑洞的好处是简单朴素，脚踏实地，开门见山。我不知道历史记载的“采椽不刮，茅茨不剪”的尧舜居处到底怎样，因为年代太远了，没有办法亲自去住住；若拿紫禁城里的宫殿跟窑洞相比，老实说，我喜欢窑洞。

窑洞跟房屋不同。房屋要从平地上盖起来，窑洞却要从崖壁上挖进去。我国的西北黄土高原，据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曾经是海底。厚厚的黄土层，是亿万年泥沙的沉淀和风积。黄土层经过日久年远的水土流失，冲刷得轻的成为无数深深浅浅的沟壑，冲刷得重的就是一道道大大小小的峡谷。沟壑的积水成溪流，峡谷的积水成河道。溪流和河道两边，就自然形成坡，岗，山，岭。所以西北的山，往往是土山。土山底下也有石层。重重叠叠平整的水成岩，可以采来制成石板，用它当屋瓦，或者给小学生拿来写字、演算术。所以“清涧的石板”和“安定的炭”跟“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在陕北是齐名的。

山岭的上层总是黄土居多。从沟壑峡谷往上看，那土山土岭的陡坡悬崖，有时可以高到十丈百丈。可是在旁边望着是山是岭的地方，爬上陡坡悬崖也许会是一处方圆几十里的塬。溪流和河道两旁呢，水土继续流失，泥沙继续淤积，就又成为宽宽窄窄的坪坝。这上塬下坝，土地都很肥沃，多半适于种五谷，长庄稼。那饶薄的荒山秃岭，不便耕种的，就滋长野草榛莽，成为天然的牧场。

窑洞，就挖在这类梢岔，沟畔，背山临水的地方。

譬如说，把向阳的一抹山坡，从半腰里竖着切齐，切到正面看好像一带土墙的时候，就用开隧道的办法从土墙挖进去，挖得像城门洞那样深浅，像一间屋那样大小，窑洞的雏形就成了。洞口一半垒窗台，安窗户，一半装门框，上门。门窗横过木上边的拱形部分，用窗棂结构成冰梅，盘肠，五角星，寿字不到头等种种图形，成为顶门窗。因此，窑洞虽然只有一面透光，南向、东向、西向的窑洞，太阳一样可以照得满窑通亮。晴朗的夜里，一样可以推窗纳月，欣赏李太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

农家住的窑洞，多半是靠窗盘炕，炕头起灶安锅。灶突从炕洞里沿着窑壁直通山顶。常见夕阳衔山的时候，一边是缕缕炊烟从山头袅袅上升，一边是群群牛羊从山上缓缓回圈。“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正好构成一副静静的山野归牧图画。若是山高一点，炊烟缭绕，恰像云雾弥漫，又会给人一种“白云深处有人家”幽美旷远的感觉。有的农家窑洞，用丹红纸剪贴了“鲤鱼跳龙门”、“锦鸡戏牡丹”一类的窗花，或者贴了祝贺新婚和新年那样的“囍”字，就又是一种欢乐气象了。

战争时期干部住的窑洞，往往办公和住宿在一起，那局势和陈设另有一番风味。靠窗放一张不油不漆的本色本桌，一个三只脚的杌子，一条四根腿的板凳，就是全部家具。书架挖在墙里，挎包挂在墙上。物质条件是简单的：窗明几净，木板床上常常只是一毯一被（洗干净的衣服包起来算枕头）。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拥有一壁图书，就足以包罗宇宙万有。沙发也就土墙挖成，一半在墙外，一半在墙里。沙发上放草垫子，草靠背，草扶手，坐上去可以

俯仰啸傲，胸怀开阔地纵论天下大事。最好是冬天雪夜，三五个邻窑的同志聚在一起，围一个火盆，火盆里烧着自己烧的木炭。新炭发着毕毕剥剥的爆声，红炭透着石榴花一样的颜色，使得整个窑里煦暖如春。有时用搪瓷茶缸在炭火上烹一杯自采自焙的蔷薇花茶，或者煮一缸又肥又大的陕北红枣，大家喝着，吃着，披肝沥胆，道今说古，往往不觉就是夜深。打开窑洞的门，满满地吸一口清凉的空气，喊一声“好大的雪”，不讲“瑞雪兆丰年”吧，那生活的意义是极为丰腴的。捧一捧雪擦擦脸，就是该睡觉的时候神志也会更加清醒。这时候，谁都愿意挑一挑麻油灯，读书或写作，直到天亮。

我怀念起那照耀世界的延安窑洞的灯火了。那灯火闪烁着英明的革命舵手的智慧，那灯火辉映着斧头和镰刀的光辉。革命队伍里谁不传颂那个感动人的故事呢？当《论持久战》正在写作的时候，换岗的警卫同志多少次交接着同样的一句话啊：“主席还没有休息。”又多少次送去的饭菜凉了，端下来热热，再送去，又凉了。——“窑洞里出真理”，是从那个时候大家说起的。从那个时候，不，还要更早，从革命队伍诞生的时候，真理就鼓舞着每一个革命战士的赤心，真理就呼唤着每一支革命队伍前进。在这个意义上，那窑洞的灯火是永远发亮的，那窑洞的灯火所照耀的地方是无限广阔的。

窑洞从山腰挖起，一层一层往山顶挖去。随着山崖的形势挖成排，远远看去就像一带土楼。每层窑洞的前面，用削山和打窑的土，恰好可以垫成一片平地。上下左右的窑洞，高低错落，不一定排列得都很整齐；那整齐的却有时候上一层的平地就是下一层的窑顶。在这种九曲回廊似的窑前平地上，可以种菜，养花，栽树。西湖白堤的“间株杨柳间株桃”，被称为江南绝妙景色。这种窑洞建筑的“一层窑洞一层田”，不也可以称为塞北的大好风光么？若是种瓜，上层的瓜蔓能够挂到下层檐头，天然的垂珠联珑，那才真叫难得哩。景致更好，是夜里看，一排一排的灯火，好像在海岸上看航船，渔火千点；也好像在航船上望海岸，灯火万家。

窑洞也有几种。陕北过去的老财，平地盖房子也喜欢砌窑洞。砌石窑，砖窑。砌得讲究的；要窑前出厦，带走廊。窑外油漆彩绘，窑里墁石灰，粉刷成象牙白、鸭蛋绿的颜色。地上铺方砖，烧地炕，更阔绰的还铺地板。贪婪地收了地租和利钱，不恣意享受又干什么呢！革命队伍住窑洞，可不是贪图享受，主要是图打窑洞价廉工省。一把镐头，一张铁锹，一副推车或抬筐，自己动手，十天半月就可以安排一个住处了。为方便，大窑可以套小窑；为防空，窑后可以挖地道。在防空洞里走，西窑里进，北窑里出，一点钟能绕半个山头。抗日战争期间，平原地道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窑洞加地道，打起仗来敌人更只有送死或投降的路了。

在关中塬上，我见过平地挖“土城”又在“城墙”上打的窑洞。在土城和窑洞集中的时候，会像蜂房水涡，自成地下村落。那种村落，在远处是看不见的。只偶尔在路上走着，影影绰绰望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丛两丛树梢，隐隐约约听见哪里有三声五声鸡叫，奔着树梢和声音走去，忽然发现自己仿佛从天而降，已经站在一座土城的城墙上了。在城墙上俯瞰城里，一圈一圈就都是住户人家。跟一般城里不同的是：这样的人家都住在从四周土墙挖进去的窑洞里。城圈的中间，有时也留一座两座土岛。土岛上会是草木扶疏，藤蔓披离。土岛周围也有一些大小不一的窑洞，不过那些窑洞多半不住人，而是养家畜家禽，堆放柴草。土岛和土墙中间，构成环形的街巷，街巷里一样也种菜，养花，栽树（路上望见的就是这些树的梢头）。雨落在街巷里，太

阳照在街巷里，“鸡犬相闻”，俨然是世内桃源。

这种住处的特点是：自带围墙，牢固，安全，又不占耕地。窑洞的顶上一点也不妨碍耕种或者走路。清朝沈琨的《过陕》一联说：“人家半凿梢住，车马都从屋上过。”我看写得是相当真实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

猎 户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访问打豹英雄董昆。

深秋的太阳没遮拦地照在身上，煦暖得像阳春三月。一路上踏着软软的衰草，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沟畔，不知不觉就是十里八里。田野里很静，高粱秸竖成攒，像一座一座的尖塔；收获的庄稼堆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成群的鸽子在路上啄食，频频地点着头，咕咕咕呼唤着，文静地挪动着脚步。它们不怕人，只是在人们走近的时候，好像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又唰的一声在远远的前面落下。村边场园里，晒豆子的，打芝麻的，剥苞米的，到处有说有笑，是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我想：董昆是什么样子呢？可像家乡的尚二叔？

小时候，在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晚上吃完了从家里带的干粮，等着念灯书的时候，总爱到学校门口尚二叔家去串门儿。尚二叔是打猎的，兼管给学校打更。不知道他的身世怎样，只记得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矮小的茅屋里，孤单单地，很寂寞，又很乐观。他爱逗小学生玩儿，爱给小学生讲故事。当时我很喜欢他门前的瓜架，苇篱圈成的小院子和沿苇篱种的向日葵。我也喜欢他屋里的简单陈设：小锅，小灶，一盘铺着苇席和狼皮的土炕；墙上挂满了野鸡、水鸭、大雁等等的羽毛皮，一张一张，五色斑斓。最喜欢当然是他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

跟着尚二叔打猎，在我是欢乐的节日，帮着提提药葫芦，都感到是很美的差使。尚二叔打猎很少空着手回来，可是也不贪多。夏天的水鸭，秋天的雉鸡，冬天的野兔，每次带回不过两只三只。打猎归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凯旋，背了猎获的野物走在路上，连打猎的助手也感觉到有点儿将军的神气。猎罢论功，我的要求不高，最得意是分得一枝两枝雉鸡翎。

可是在邻村读书只有半年，新年过后就转到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了。打猎的生活从此停止。抗日战争期间，自己扛过长枪，也带过短枪，可是都没有舍得用那时比较珍贵的子弹去猎禽猎兽。这次走在访问猎户的路上，才忽然想到自己原来对打猎有着这样浓厚的兴趣。

“咱们先绕道去望望‘百中’老人吧。”顺路陪我们的林牧场场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就这样自动地建议。他说：“老人是老打坡的，夜里能够百步以外打香火，那是名副其实的百发百中。老人姓魏，得了‘百中’这个绰号，真名字反而很少人叫了。他住得不远，就是那个有三棵老松树的村子，冯岗。老人七十三岁了，可是你看不出他衰老的样子。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脚步轻快得连小伙子都撵不上。”

可是不巧，我们到冯岗的时候，老人的屋门锁着。听柿树底下碾新谷的一位大娘说：“老人昨天就上山打獾去了。”接着解释：“收豆子、红薯的时候，獾正肥哩。肉香，油多。俗话说‘八斤獾肉七斤油’啊。”山里的人看来谁都懂得打猎的道理。

“老人能到哪儿去？”

“拿不准啊。左右在这一带山里。”

“几时能回来？”

“那也说不定。少了三天五天，多了十天半月。他带着枪，到哪里都有吃有住。咱这周围百儿八十里谁不知道‘百中’老人呢？何况现在是公社，

他是咱公社打猎的老把式，到哪里还不是家？”我联想到了唐朝贾岛的诗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里有些怅惘，可是也更增加了对老人景慕的感情。

场长说：“走吧，老人跟董老大最熟，说不定到红石崖去了呢。碰不到他也不要紧，反正老人的本领大家都晓得。——有一次，也是秋天，我跟老人一道儿赶集，他问我，‘吃过獾肉没有？’我说，‘没有，怎么样，请客么？’他说，‘獾肉好啊，是医治牲口的良药，明天打一只来你尝尝。’我说，‘不容易吧？’他说，‘试试看。’第二天他真的就掂来了一只獾。满不在意地招呼说，‘就撂在这儿吧。’摸摸獾身上还有点儿温呢。”

走下一道山岗，沿着一条鹅卵石的河道进山。潺潺的流水，一路奏乐作伴。路旁边，一会儿噗楞一声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起，那样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捉住似的。可是太突然，等不到伸手，它已经咯咯咯地飞远了。一会儿又从哪里掠起一只野兔，也那样近，你差一点儿没踩到它。可是来不及注意，它又已经一蹦一跳，左弯右拐，拼命地跑得只剩下忽隐忽现的模糊踪影了。你的眼睛紧紧跟着那模糊的踪影，它会把你的视线带进一带郁郁苍苍的山窝。那山窝就是红石崖。

红石崖，山窝里散乱地长满了泡桐、乌桕、楝、楸、刺槐等杂色树木。三面山坡上有计划地栽种了榲桲和马尾松，蓊郁苍翠，看样子怕已经成活六七年了。从沟底顺斜坡上去，是一排一排的牛棚、马棚。平地整畦，是一片一片的菜园、苗圃。几百箱蜜蜂，嗡嗡扬扬像闹市。四五个羊群牧放在东西山腰，远看像贴山的朵朵白云。自然环境里有整饰的规划，野生的动物植物衬托出人工饲养和栽培的巧夺天工。真是又林又牧，好不繁茂兴旺。

可是又不巧，踏上红石崖，不但“百中”老人没有来，就连董昆也到县城领火药去了。场长怕我们失望，立刻带我们到山上山下参观，介绍给我们看董昆他们打的野物皮子：狐狸、貉子、獾、水獭、野猫……种类实在不少。据统计，去年一年他们打猎小组打了四百三十六张大皮子哩。加上兔子和野鸡，足够一千只冒头。场长还特别拿出一枝中式钢枪给大家观赏。那是董昆打死了金钱豹以后，劳动英雄大会发给他的奖品。枪号是532。

看看天色晚了，外边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落起雨来。深山雨夜，格外感到林牧场的温暖。晚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蒸红薯，葱炒橡子凉粉和滚烫的新谷米汤。够丰盛了，场长却抱歉地说：“可惜董昆他们不在，不然应该请你们尝尝这里新鲜的山珍野味。”可是那一夜，我们看的，听的，哪一样不新鲜呢，哪一样不紧紧联系着山珍野味呢？

“山里人家一夜穷”。野猪一夜工夫能拱完一亩红薯。狼、豹会咬死咬伤成群的牛羊。山居打猎，一举两得：既生产肉食毛皮，又保护庄稼牲畜。所以林牧场设有打猎专业小组。打猎的讲究不少：雉鸡、野兔要白天打，叫打坡；野猪、狐、獾、狼要夜里打，叫打猎。打猎要认路：狼有狼道，蛇有蛇踪。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打啥要有啥打法：“暗打狐子明打狼。”打狼要招呼一声：“哪里去？”狼停住一看的工夫，镗的一声枪响了，准中。有的打猎要下炸弹，把炸弹包在油饼里，猎物闻到香味来吃，一咬就把嘴炸烂了，不死再打也容易。小兽用火枪打，大兽用钢枪打。捉活的要下拍子，挖陷阱。捕蛇还要在蛇路上下刀子。蛇爬过来的时候，微露地皮的锋利刀尖，可以把蛇的腹部从头一豁到尾。……不过，“畋不掩群，不取麇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狩猎也要“护、养、猎并举”。

娓娓动听的一部猎经，真可以使猿倾耳，虎低头。

那一夜我不知道睡着没有，仿佛睡里梦里都跟醒着一样，趣味横生的打猎故事，生动，惊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早晨，深深呼吸满山满谷带霜的新鲜空气，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力量，仿佛一夜的工夫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上山擒虎、入水捉蛟的出色猎手。辞别场长出山的时候，自己也仿佛不是离开红石崖，倒像在酒店里喝足了“透瓶香”，提了哨棒，要大踏步迈向景阳冈。

这时候倒真巧了，我们在林牧场木栅栏门跟前，顶头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冒叫了一声：“你是董昆同志吧？”宽肩膀，高身材，手粗脚大，力气壮得能抱得起碾滚子，——貌相跟传说中的打豹英雄这样相似，不是他该是谁呢？

“是我。”回答证明我们的招呼不算冒失。

“怎么，你们要走么？”大汉的反问却使我们有点儿吃惊了：他知道我们是谁？他接着说明：“晚上在县里接到电话，说有客人找我，鸡叫赶着往回走，想能碰到，果然真的碰到了。走，再回去谈谈吧。”董昆，人很爽快，又有些腼腆，看他眯缝着眼睛，好像随时都在瞄准的样子。不笑不说话，一笑眼睛就眯得更厉害，可是眼睛微微睁一下，就有一种闪烁的射人的光芒。据说在漆黑的夜里，他能识别猎物的踪迹哩。

“……十四岁开始打猎，打了二十多年了。起初给地主看羊。羊叫狼吃了两只，自己挨了一顿皮鞭。那时候不懂得革命，恨地主也恨在狼身上，想：‘弄杆枪打狗日的！’这样我就跟狼拼上了，见了就打。抗日战争期间，在游击小组，没说的，鬼子、国民党跟狼一齐打。前年，金钱豹吃牛，吃羊，闹得很凶。我想：‘怎么没让我碰见呢？’后来邻居一个小姑娘，上山打柴，一夜没有回来。找遍半个山，只在半山坡上找到一只鞋子。我想：‘来了！’腊月十九下大雪，半人深。我们就计划打豹子。打豹子，先用炸药炸，后跟血迹撵。四天四夜，累了就扒开雪堆蹲一会儿。走过龙天沟、卧虎寨、蜘蛛山……先后打了二三十枪，豹子伤得很厉害，可是还没打死。火枪不顶事啊！在恶石寨的山沟里，我头顶住豹子的下巴，两手紧搂住豹子的腰身，跟它打了二十多个滚。从绑腿拔刀子，因为冻了没拔出来，用右手使劲把豹子一推，不想豹子的爪子抓了我的右胳膊，从肩头一直划到手指。一条血窟窿。有的筋都差点儿断了。我们小组的老李给了豹子最后一枪，才算把它结果了。”

这已经不单是有趣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血淋淋的搏斗了。胜利是斗争和艰辛换来的。董昆从衣袖褪出右臂，我们带着钦敬的心情仔细看了那条微微隆起的伤痕。当我们不停地唏嘘赞叹的时候，董昆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谈着谈着，不觉已经是晌午。

天晴了。很好的太阳。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

“早”

这一个字，散发着幽香，放射着光芒，……

深冬，酿雪的天气。我们在绍兴访问三味书屋。从新台门走几分钟，过一道石桥，踏进坐南朝北的黑油竹门就到了。

三味书屋是三间的小花厅。还没进门，迎面先扑来一阵清香。那清香纯净疏淡，像是桂花香，又像是兰花香。细想又都不像。因为小寒前后，桂花早已开过，兰花却还要迟些日子才开。是什么香呢？据说“三味”是把经书比作五谷，史书比作蔬菜，子书比作点心的。也许是书香？三味书屋是几十年前的书塾，当年“诗云”“子曰”，咿咿哑哑的读书声街上都能听得到，盛极一时。现在是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过去在那里教书的先生和读书的学生，现在差不多都已经成了古人了，访问的人只能凭着书屋里的遗物来想象他们的音容笑貌。遗物里书是不多的，博物馆的意义也不在藏书。

书屋的局势是这样：西向，门两边开窗。南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有小匾题“停云小憩”。东边正中挂一幅画，画上古树底下站着一只梅花鹿。那是当年学生朝着行礼的地方。画前面，正中是先生的座位，朴素的八仙桌，高背的椅子，桌子上照老样子整齐地放着纸墨笔砚和一条不常使用的戒尺。学生的书桌分列在四面，东北角上是鲁迅用过的一张，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对课，或者把“荆川纸”蒙在《荡寇志》《西游记》一类的小说上描绣像。现在所有书桌旁边的椅子当然都是空的。想到几十年前若是遇到这种情形，寿镜吾老先生该会喊了吧：“人都到哪里去了！”默默中我仿佛听到了那严厉的喊声，同时记起鲁迅在文章里写过书屋后面有一个园，学生常偷空到那里“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

我也忽然明白了清香的来源：是腊梅花。

迈进后园，腊梅开得正盛，几乎满树都是花。那花白里透黄，黄里透绿，花瓣润泽透明，像琥珀或玉石雕成的，很有点玉洁冰清的韵致。落花也不萎蔫，风吹花落，很担心花瓣会摔碎。那硬挺的样子，仿佛哈口气会化，碰一碰会伤。但是梅花可并不是娇嫩的花，它能在数九隆冬带着雪开哩。“众芳摇落独鲜妍”，天气越冷，开得越精神。这株腊梅既然是鲁迅早年的游伴，现在该足满一百岁了吧？“老梅花，少牡丹”，梅花的植株以年老的为好，看这株梅花开的热闹劲儿，怕正是又年老又年轻的。就季节说，梅飘香而送暖，雪六出以知春，梅花开的时候，也正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二十四番花信风，一候是梅花，开得最早。

早啊！鲁迅的书桌上就刻着一个“早”字。

那个“早”字，不是为记载梅花开放的时令而刻的，那更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带了一种虔敬的心情，去鉴赏那个字。阴天，屋里很暗，没有灯，也没有谁带手电筒，凭划两根火柴的亮光，我们找到了那个字。字是横着刻的，很像一个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又像一支小巧玲珑的火把。不知凭意义还是凭想象，当火柴擦亮的时候，那个字也一下子发起光来。顿时照得满室通亮。

那个字有这样一段来历：说是鲁迅的父亲生病的时候，鲁迅很忙。一面上书塾，读九经（五经加四书），一面要帮家务，天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有一天早晨，鲁迅上学迟到了。素以品行方正、教书认真著称的寿镜吾老先生严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要早到！”向来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鲁迅，听了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作为自励，就在书桌上刻了那

个小小的字：“早”。把一个字轻轻地刻在书桌上，实际是把一个坚定的信念深深地埋藏在内心里。从那以后，鲁迅上学就再也没有迟到过。而且时时早，事事早，奋斗了一生。

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厌恶那些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成为高高的“富士山”的人，自己首先剪了发。为治病救人，从而救国，最初立志学医；等看到光是身体健康并不能医治国人愚昧的时候，便研究文艺来唤醒人民，去争取自由和独立。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的战士，鲁迅都是作为旗手站在时代的最前边的。

早！在绍兴登卧龙山，游览越王宫殿的遗址，从残存的丹墀，础基，穹门，还能想到当年建筑的宏伟。也想到了两千四百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勾践被夫差的大军围困在会稽山上，被逼到吴宫养马。屈辱当中，范蠡、文种却帮助他定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计。

早！也是在绍兴卧龙山，凭吊风雨亭。那是为纪念秋瑾女士建筑的。吟咏着“秋风秋雨愁煞人”那悲凉的名句，想到远在六十年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以一个生在封建官僚家庭的女子，七岁读书，十一岁赋诗，婚后变卖珠花珠冠，冲破重重樊笼，到日本留学。腰里佩带“倭刀”，大呼解放民族，解放妇女。曾经作诗说：“拚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转回。”又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亲手创办《中国女报》，亲手组织武装革命，真称得起是巾帼英雄，妇女的先锋。

早！谚语说：“时代和潮流是不等人的。”读书，劳动，革命，建设，为什么不应当早呢？读屈原的《离骚》，开篇不久就说：

汨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反复朗诵，每每给人一种发愤的启示和鞭策。“黎明即起，孜孜为善”，的确要早。要热爱时间的清晨，要热爱生活的春天。要学梅花，作“东风第一枝”。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

忘 年

老张，让我还像四十年前这样称呼你吧，虽然很多同志已经称你为“张老”了。我知道你跟小韦一样，是不甘心接受这种尊称的。小韦有趣地说：“称我为‘韦老’，闻之血充脑；不如叫‘老韦’，受之尚无愧。”他比我们小十几岁，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关于年龄，我们早就传诵过一种鼓舞人心的说法：“五十干劲大，六十刚刚好，七十不为稀，八十不算老。”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时候，我也曾谄过一句：“人生八十是中年。”证之毛主席前无古人的壮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不是刚好合适吗？这些都有“焕发青春”，“老当益壮”的深意。

我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认为革命事业是青春的事业，是永远跟朝气，新生，前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像雏燕，乳虎，新出土的箭笋，充满了蓬勃的生气。也像已经出站的火车，或者刚离跑道的飞机，向前，向上，前路广阔，一往无垠。我们队伍的男同志，即使年过六七十，也很少留胡须，自然地成了风气，看来很有道理。实在一沾暮气，颓唐，精神萎靡，就跟革命背道而驰了。一般人的精神状态跟年龄有些关系，在革命队伍里它却绝不受年龄的限制。垂死的阶级，没落的社会，年纪轻轻也会暮气沉沉，诗有“颓废派”，小说和戏剧有“垮掉的一代”；新生的阶级，上升的社会，歌颂的则是太阳，海燕，疾风聚雨。你听过“将军歌唱队”的演出么？这个队名就振奋人心。我认识几个一般所谓古稀之年的同志，他们夏天游泳，冬天溜冰，有的还下场踢足球，听了真叫人鼓舞。可能你不相信。确实在一次座谈会上，座位离不远，我望着一位同志纳闷：“这个年轻人好面熟。”直到散会我还在看他。把他看楞了，走过来在我肩上猛拍一下，大声说：“不认识啦？我是——”蓦地一惊，忽然想起来，我冒出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样年轻？”“就是不老嘛，年方七十。”彼此哈哈大笑，笑声里充满了活力。连围在旁边的同志们也同声欢乐地笑起来。

在新社会人们相处，几乎都是“忘年交”。也很少计较籍贯，地位，级别。最重的是共同的语言。

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么？那是在瓦窑堡抗大一大队。你，小韦和我，分属三个支队，又来自不同省份。你是河南，由农民入伍；韦，浙江，店员；我，山东，教书匠。是抗战和革命的召唤，把我们聚集到延安。整个队伍不就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吗？论身材，有的粗壮彪悍，有的瘦削俊秀；论性格，这个敦厚老练，那个聪颖精灵；但不知怎么，大家都那样合得来，称得上一见如故。记得组织上要我们管钱，为结算三人搞个通宵，第二天照样出早操，打野外。你当区队长，我当班长，履行任务，一丝不苟。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毫不含糊的。遇事争得面红耳赤，走出会场却耽误不了有说有笑，漆黑的半夜里互相搀扶着走下大队部那几十蹬台阶。事情摆在桌面上，缺点错误自己说。没听说过谁给谁打“小报告”，因为一露马脚，拆穿了怎么再见？光明磊落的批评，却互相不留情面。重要的是与人为善。记得后来在蓝家坪，我参加杨的转正讨论，杨自我批评之后，同志们热烈发言，有的意见提得很尖锐；说他：“感情脆弱”，“缺乏斗争性”，“小资产阶级气质”……听发言，仿佛转正是困难的，但话的结尾绝大多数却是“同意”，不过加一句：“一定要下决心克服缺点。”果然，表决的时候一致通过。杨的紧张表情立刻开朗了，两眼涌出了泪水，唇边是感激的微笑。一个自视清高，批评别

人常带尖刻的列席人，会后感慨地说：“不是讨论我的问题，我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是真正同志的帮助。”老张，你参加过后半段二万五千里长征，像熔炉炼铁，烫水洗澡的这种场面，你经历过很多吧？是不是经一次锤炼，同志们的心就贴得更紧一些，彼此的了解就更深一层？有空，真应当大家摆摆。也还记得毛主席教导我们自我批评要思想准备克服、改正九十九种缺点和错误么？我们仿佛是一道在一次大会上听到的。

生活上，大家互相关心就不用说了。抗大结业，我要到前方去，那时你已经担任后勤工作，我向你辞行，你没有问我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因为那是组织决定的事；听到命令就打背包，早已成为自觉的纪律。向组织伸手或者讲价钱，那时是很少的。你单问我：“几大件都有了吧？”我说：“有一顶草帽。”你毫无迟疑地顺手从窑洞的墙上摘下挎包、水壶连同枕边的绑带一块儿递给我说：“我暂时在后方，用不着。”我说不出什么，只想到古时候“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算得什么慷慨？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豪放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季路考虑的是：“敝之而无憾”，李白希望的是“与尔同销万古愁”。我们却是装备起来要准备跟拿枪的敌人作面对面的战斗。

工作上，领导对干部，也是尽量满足需要的。日本投降以后，组织上要我去教书，我向组织反映手头可参考的书籍资料太少，宣传部领导立刻说：“到书库里自己去取吧，只要有副本的书籍刊物都可以拿一份去。”几句话激励着我，真的我就从书库里抱走了那时有的全套解放社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的译本，马兰纸印刷的，毛边装帧的，足有三、四十种。这些书对我教学帮助很大；这件事把个人与组织融为一体，将影响我的一生。几个月后，我离开延安，奔赴前方，连同我别的一些书籍一齐送了图书馆。

集体生活里，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

党的卓越的历史学家范老，到延安的时候，把自己当教授多年收藏的全部图书交给了公家。在蓝家坪，我去看过，满满装了三窑洞。里边有些是古本、珍本和孤本。著《中国通史简编》，范老自己当然继续使用，更多的是便利同志们借阅。三个窑洞成为延安当时存书最多，门类最富的图书馆。这表现了一个革命学者的崇高风格和装得下古今中外的广阔胸怀。古往今来都有人以富于藏书相炫耀，却往往不想发挥图书的作用，把书籍锁在书橱里，放在书架上，让它发霉，蛀蚀，自己不读，也不让别人去读，这同守财奴把金银珠玉埋在地窖里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恶劣到“唯我独革”，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阴谋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搞愚民政策，硬把古今名著，中外典籍霸占起来，封禁起来，或者查抄了别人的珍藏据为己有，更有意销毁作家的手稿和写作资料……，那是只有令人忿怒和不齿的。

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有饭大家吃，我们那时候树立了范例。我们住在杨家岭后沟的时候，小单位没有通讯员，到邮局送信取信，靠同志们轮流。那时邮局还在杜甫川，离杨家岭足有二十里。我午后一点出发，回来走在半路上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估计已错过了单位晚饭的时间。远远望见少陵庙后面的山坡上，兵站正在开饭，我没有犹豫就坦然地爬上山去，说明情况要求开一餐客饭。炊事员同志热情欢迎，连声说：“好！好！”“不过菜已经没有了，”又表示有些歉意。我说：“没有关系。”他转身就递给四个新蒸的精白面馒头（平常大家都吃小米饭，馒头是兵站为干部送往迎来特别供应的部分主食）。这里边没有“勉强”，也没有“乞求”或“施舍”的意思。完全

像在自己单位，像在家里。那时我已经有三年供给制生活的资历了。

六年后到佳木斯遇到的另一件事就完全不同。事情是这样：同志们正在吃大锅饭，一位刚解放过来的“熟人”来了，大家招呼他：“吃饭吧。”客人说：“吃过啦，”意思仿佛很诚恳，我们说：“那么，请坐，我们就不客气啦。”吃完饭主客相对也聊得很欢。可是再过几天，彼此更熟了，客人才不好意思地说了实话：“那天饿得够呛，看你们吃苞米子，大葱蘸酱，感到胃里直开锅……”

在根据地出差，凭一张路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有什么吃什么。跟老乡住一个马架，睡一盘炕。临走按制度留下粮票，菜金。那才叫同吃同住哩。遇有劳动的事也一道劳动。旧社会，交往一辈子，有的人也还谈不上熟识；新社会，凭一纸组织介绍信，就感到是亲热的熟人。关键是：是不是一条心。

跟韦，在前方我们相处得久些。在武安，涉县一带游击队里，一身棉衣，一条被单（轻装，棉花抽了）过冬。每到夜晚睡觉的时候，每人把自己的棉裤腿扎住，被单的一头绪进裤腰里，上身被单上盖棉袄，几个战友挤到一起，同样做春夏天温暖的好梦。解放大军南下时，我送他用了整十年的一块油布，那条早已破了的被单他也带了去，说留作纪念。过沈阳，他寄给我一部《辞源》，那是在根据地教书十年没有找到的工具书，“雪里送炭”，他最知道我的需要。过天津，他又寄给我几种翻译的文学作品，那也是伪满统治过的东北绝对看不到的。后来，每解放一个地方，他就寄来一些值得纪念的什么，直至海南岛。一晃二十年，一次我去长沙，在一所他当头头的大学里我们再见。寄东西的事一字不提，他首先拉着我去看号称“三绝”（文字、书法、石刻）的李邕碑，瞻仰爱晚亭，畅谈毛主席早年进行革命活动的胜迹。他虽然也已经是渡过中年的人了，但步履矫健，精神抖擞，不减当年。登岳麓山像在游击队的时候爬太行山。直到云麓峰都看不出疲累。

老张，四十年学习，战斗，印象鲜明有如昨天；而天涯海角，我们努力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昨天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焰火，热情握手的时候，看你穿素朴灰布制服的身躯依然那样魁梧康健，鬓角斑白了，笑声比最初认识的时候还洪亮爽朗，心里说不出多么高兴。回来兴奋得睡不着，就披衣写了这些话。

一九七八年二月八日

打 前 站

“ 兵马未到，粮秣先行 ”。

前站，是尖兵，也是后勤。它主要为部队探路，准备部队打尖、宿营。又要察看地势，摸清敌情，碰上小股敌人，打遭遇战，尽量扫清部队前进的障碍，保证部队行军或作战的顺利进行。

前站，要轻装，速进。往往大部队还在远远的后边。它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履行任务了；部队在号定的地点刚刚宿营，它们又已经接受新的任务提前出发了。它们什么时候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以至怎么吃饭，休息，仿佛完全是另有一套规律。那种生活该是云龙变幻，灵活机动的。不必敲锣打鼓，沿途张扬。部队到达，仿佛回到久住的营地，锅灶、铺草、吃水、用粮、喂马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只要各归各位，布置好警戒岗哨，就可以放心休息，一等听到新的号令，便继续行军或者投入战斗。

在部队里，作为行动的触觉，耳朵、眼睛，前站是光荣的任务。我是曾以享受前站所缔造的成果和方便而钦羡过前站的职责的。默默中崇拜的“天将”、“神兵”里面就有前站。解放战争时期，不止军队，跟着形势的发展，战争的节节胜利，接收学校、机关、工厂，也要有前站。那是跟军队微有不同的文化、经济战线。跟军队最相近的是学校。人民的武装把武装的敌人扫荡干净之后，人民的文化教育正好接班。不等硝烟散尽，学校的旗子就在刚打扫的战场上迎风飘扬了。

三十年前，我们延安大学的队伍开进解放最早的北满，学校五年三迁：由佳木斯，而吉林，而长春。我就曾跟着打过三次前站。那是一次比一次新鲜，一次比一次繁忙，一次比一次紧张的。我们办的是革命队伍自己的大学，抗大式的。作风同样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传统同样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学制，课程，招生，结业，完全从实际出发，讲“实事求是”。招生，我们曾直接跑到城乡村镇考生的家里。对考生家庭的阶级成分，经济情况，对考生的学习履历，文化水平，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录取的学生，往往还没有入校报到，我们就已经跟他建立了感情，成为熟人了。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外调的同志责问我说：“……她是什么人？你怎么能介绍她入党？”我可以对答如流：“她家土改期间被划为破落的小地主。她刚刚落地，母亲就死了。父亲把几亩地出租，父女两个就靠那一点点租子生活，受穷困折磨，不久父亲也死了。我招考她入学校的时候，虽然她家还有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和三间破瓦房，家里却只有一个年老的姑母。这样的女青年，有什么剥削关系？思想好，学习好，斗争性强，为什么不可以入党？……”

先录取的新生，换个地方就是积极主动的助手。记得在吉林省榆树县，离前沿阵地不到五十里，我住在县委一间茅屋的土炕上。屋里除了我的铺位，满堆的都是书。从《四书备旨》到《清史稿》，都是线装古籍。那是土地改革中从地主家里搜集来的。“这些书你们怎么处理？”我兼管图书馆，有责任筹措精神食粮，就这样问县委书记。书记说：“前线还在打仗，这些书正愁不知运到哪里。你们要吗？全部送给你们。”“那太好了。”我抢着回答。这样，靠新生七手八脚装了二十几木箱运到了佳木斯。当时，连一部《辞源》也找不到，这些书可真是及时雨呵。同样的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的二十本的线装《史记》有两部，我自己留了一部，到今天还放在书架上。

一个干部凭一纸组织介绍信到兵站领一张护照，就可以跨县、跨省（后来进京），招兵买马，礼聘教师，走遍解放区。记得从延吉带百多名新生千里迢迢回佳木斯，凭护照坐火车，开饭的时候，沿途兵站把饭菜送到车上。冬天，饭菜都是热的，而时间不早不晚，碗筷不多不少，准确得叫人吃惊。从敌伪十四年奴化教育下刚解放出来的男女青年，简直惊奇得目瞪口呆。像一觉醒来，忽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进学校门，那些不过只来了三天五天的同学，便一拥而上迎接“兄弟姐妹”。穿一色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师生顿时形成了融洽的整体。上课，讲革命，讲解放，讲民主；就是在院子里坐在地上听讲，也都肃静无哗，惟恐漏听了“闻所未闻”的道理。下了课，唱歌，跳秧歌舞，又那样自由，活泼，谈笑风生。“见所未见”，一切都是新的。除了十四年被逼养成的有些习惯：讲话结束用“以上”代替“完了”；路上跟教师碰对面，学生要站立道旁，深深鞠躬……一时改不彻底，一般都是自然的，大家平易相处的。

事事讲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几个教师带一批学生下乡就是土改工作队。讲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跟着部队“三下江南”，就是军队的基层干部。三十年后的现在，细数数那些学生，除了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的（他们将永垂不朽！），多数都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了。论文，有的是大学副教授；论政，有的是县长、地委书记；论武，多半已经是师团级。“桃李满天下”，那是革命雨露的栽培呀！三十年嘛，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学校从佳木斯搬到吉林市的八百垡，一个学习班打前站，从学校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到学校，大家是运输队，桌椅板凳，家具图书，随车押运；上车下车，是搬运夫、装卸夫。等到拿起镢头、铁锹在学校附近开地种菜，修理电线、自来水管、下水道，就又是农民、工人了。课堂内外处处都是学习。院长、教师、学生，年龄稍有差别，可是从衣着、生活、文娱活动看，很难分清。那真叫水乳交融呵。

前站到鸭绿江边，卡车盘山而上，眼看见前边的车子要滚下山沟，好险！大家自动下车，前后卫护着帮助司机提高警惕，沿着前车爬过的路继续前进。走进旅店，我们掺杂在光荣的伤员中间，听传播胜利的消息：敌人的狼狈，我军的英勇，大家都分沾着欢乐和征尘。这样疲劳也是一种享受吧。

在山川秀丽的安东（现已改名为丹东），我访问了一个由作家老朋友当厂长的造纸厂。厂里存纸山积，令人欣羡。“学校能要一点吗？”“财经办事处批个条子就行。”于是，我拿护照作介绍，第二天清早，就走访“东北财经办事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都是等着接洽事情的，有同志指指里屋的门说：“主任工作了个通宵，刚刚睡下。”办公室和宿舍就在一起。人们像在家里，从容地闲话说笑。不必敬烟，吸烟的人都自己带着关东土产。后来主任醒了，跟大家一一握手，打招呼，仿佛彼此都早就是战友。事情办得那样利落痛快，三言五语说明办学校需要纸张，不到五分钟就签了字：“拨给卷筒纸五件。”后来知道，主任原来是一位诗人。

有一次，辽东省主席约我们吃饭，席间谈到“全党办大学”，省里分配给学校的款子可以顺便带回吉林，“免得再派专人押送了。”“不过这次是黄金，带到吉林可能有差价，到银行谈谈折成食盐吧。那里正需要食盐，盐价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几句话，上万的款项就支取了实物。——同行两人，回八百垡的路上，一个跟卡车运纸，一个跟火车运盐。到吉林，食盐立刻推销了，多少还赚了点“利润”；纸，学校用了整整两年。而我们，干了一次

“纸商”、“盐贩子”的行当，点缀了经历，成为半生的骄傲。

打前站发展到接收伪长春大学，工作就越来越全面了。房舍、人员、图书、仪器，不是清点移交，而是统一收拾，就地重建。长春的解放，是敌人被围困起义的。打前站的路上，首先遇到的是在饮马河一带集合在一个车站上等待整编的一列缴了械的兵车。穿黄呢子军装的将官仿佛已不怎么惊慌，但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跟押车的英武的解放军握手打招呼，令人最清醒地感觉出胜负的分野，敌我的界限。“独立三边静”，“曾驱十万师”，刘长卿的诗句立刻涌到了唇边，浮上了脑际。走到市里，沥青马路上的沥青，有的被刨起来当燃料了，到处坑坑洼洼，剥落破碎。多少条街道，商店关闭着，只偶尔看见炸高粱面丸子的摊子，炉火都是黯淡的，围着吃的人也很稀少。冷落，残破，瓦砾成堆。

各条战线的前站人员，要很快把市容清理，让市面活起来。学校，把破坏了的门窗修整，把散乱的图书清理，像输了血的病人，眼看着脸上慢慢添了血色，有了精神。还靠学生收拾了一些被丢弃的印刷机、字模、铅字，集中成为初具规模的印刷厂，学校三十年来就靠它印讲义、学报和若干教学用书。

学校教职人员中，我们还接纳了日籍的教授、科学家，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家属生活。因为他们跟军国主义分子是有区别的。放下武器投降的战俘，我们尚且优待；而他们本来就不拿武器，是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欺骗驱使而来东北的。脱鞋进门的“榻榻米”（日语，即铺在住房地板上的草垫子）上是可以有几句共同语言的，直到把他们遣返回国。——留任的日籍教师，更是量才使用，发挥各人所长。真才实学是恢复经济、建设新中国所完全必需的，后来证明，他们不同程度地都在新社会有所建树。其中优秀的早已是共产党员了。

前站，顾名思义。那是时时都要向前看、都要向前进的。大军南下，从山东直到海南岛；大军进关，从锦州直到解放北平、天津，一路一路都势如破竹。车轮滚滚，万船齐发，胜利走在预想的前边。马不下鞍，席不暇暖，胜利接着胜利。天空播送的是凯歌，心头跳动的是欢庆，我真愿意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军年代里，继续打前站。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

（原载《解放军文艺》1979年11月号）

布 衣

李斯说：“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李斯的话是在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可谓富贵极矣。”诸葛亮的话则表露了谦逊感激的心情：“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李白也自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接着陈述了自己不平凡的经历，说明平日所学和交游之广，转而自诩：“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三位古人所处的时代相去近千年，论业绩造诣都极不同，把他们硬拉在一起，主要是欣赏他们共同的出身是布衣。布衣，顾名思义该是说穿麻布衣服的人吧，是平民。古时候称庶民、黔首。现在读历史，布衣给人的印象是淳朴、敦厚、耿介而有操守，比锦衣要光彩得多。苏秦佩六国相印，位高金多，车骑辐重过洛阳，衣锦还乡，妻嫂不敢仰视，在当时仿佛是荣耀煊赫的，但在后世的读者看来，殊不过尔尔，并不值得羡慕。到明朝禁卫军称“锦衣卫”，那就一想到它的附势专横，就令人深恶痛绝了。而“锦衣”也就成了叫人厌弃的字样。

“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枲也是麻）而已”。绫罗丝绸原是老人服用的，后来却变成了富人阔人的专用品。以致旧社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被称为“纨绔”。

布衣，锦衣，不是单讲服饰的事。伴之以行的还有吃饭、住房子、走路代步的问题。穿锦绣的往往食必珍馐，居必华屋，行则驷马高车；穿麻葛的只能吃粗粮，住茅屋，走路“安步以当车”。这些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素养和品德。

如今社会制度跟从前不同了。人人讲平等；但旧的心理、好尚、习惯势力，却根深蒂固。“人是衣裳马是鞍”成为谚语。我们革命队伍很长一个时期穿草鞋，戴斗笠成为特征；解放后因袭下来干部的服装多半是灰布或蓝布做的，男女衣裳也差别不大。国际友人乍看说单调，清一色；相处久了又学我们。作为风气，这应当就是当代的“布衣”吧。我们不反对衣冠楚楚、服饰整洁，随着性别、年龄和季节的不同也可以穿红着绿，打扮得像花枝。但布衣总比较地随意些，普通些。现在还没有人主张生活“现代化”。肥裤腿，瘦裤腿，喇叭裤，时间或长或短，在部分人中时兴过一阵，不都是像季候风一样刮过了么？老实人还是穿布衣长远。

有的同志从作地方“官”进了京，自嘲说：“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自然是流露了不太满足的意思。从不要特殊一点讲，这未始不是好事。好就好在越来越接近群众，越向布衣群靠拢。有的人住房子太多，有的又住房太少，以至“三代同堂”。这种情况实在不好。

至于坐车，最不好是把车辆变成摆阔的工具。孔丘就说过：“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就是说跟着大夫一道走，非坐车不可。“这是我的车。”“你的车呢？”把公物变成了私产。甚至组织上通知一个病号参加会议，事先告诉有车接送，到时候却有人借口“不合坐小汽车的规定”，使那同志错过了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出席会议的机会。——谁的规定？

“坐小汽车，够级别么？”小姑娘学着这样问。又是谁教的呢？工人级别凭技术，部队级别凭战功，科学家凭创造发明。同志，咱们的级别该凭什么？大家参加考核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当然不是恢复科举制度，一定要求

人“皓首穷经”，但择优录取、择优录用总是好的。再就是发扬民主，选贤与能。经理、车间主任，有的商店、工厂已经在试选了。众人是圣人，效果就是好。反正“白卷”是臭了，靠特权自封或“双突”都靠不住。你的金饭碗就能永远保证总浮在浪尖上？

封建社会的锦衣、玉衣，黄袍、红袍；还是送进博物馆或留作京剧服装吧，免得七品县令篡穿蟒袍玉带作威作福，米大的权用作万钧。

人民的国家，权属人民。地位再高，权力再大，依法超不出人民应有的一份。作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布衣的本色。人民不需要也不欢迎官老爷。

（选自1980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天 涯

访问海南岛的农场，我们路过了“天涯海角”。

唐朝宰相李德裕从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曾有《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天涯海角”就属古崖州。想象里那是很遥远的地方。

八十年代第一春到“天涯海角”，我们是带着兴奋的心情的。

快步走过一段沙石路，迈下海边并不修整的石台阶，迎面是一座半圆不方的巨大青灰色岩石，像海门的天然屏风。岩石上刻着郭老的三首诗，第一首诗的开头说：“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概括而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眼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来自辽阔的山河大陆，面前又是无边的碧海汪洋。哪是天涯，哪是海角呢？人，依然屹立在天地间水陆紧连的地方。一念突兀，感到时代的伟大、作人的骄傲了。论时令，正是冬季，北国飞雪纷纷，出门要戴皮帽，穿靴靸，在屋里也要生炉子，烧火墙；这里却是炎炎的烈日当头，穿短袖衫，摇葵扇，还是汗流浹背，最好是跳进大海里游泳，冲凉。看来“小小寰球”的确嫌小了，几个小时飞机就飞过了寒温热三带，而祖国是辽阔广大的。“天涯海角”也还是被包围在我们广漠的陆海中间。

在岸上，椰林凌霄；看海里，巨浪排空。“波青湾面阔，沙白磊头圆”，又是郭老的诗写出了这一带的壮丽景色。天然啸聚在这里的磊磊奇石，像石林，像岩丛，青黝黝，圆滚滚，熊蹲虎踞，姿态万千。有的更像金水桥边的石狮子，坐镇南天门，气势雄伟，万钧巨力也难撼摇它一根毫毛。在一尊独立的圆锥形高大的岩石上，不知什么年代刻有“南天一柱”四个遒劲大字，看上去真有点像独支苍穹的样子。想到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远古年代，“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这可就就是那时的遗物么？不禁令人追慕宇宙洪荒世纪，原始巨人开天辟地业绩的宏伟了。

旅伴告诉我当地传说的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从南来的贼船，抢掠渔民，霸占了停在海湾的渔船，欺压得渔民无家可归。忽然一只神鹰，在高高的天空，展开云幕一样的翅膀，撒下一阵巨大的圆石，把贼船砸个粉碎，挽救了渔民。那些圆石就至今散乱地留在海湾的沙滩上，成为千年万年惩罚侵扰渔民的贼船的见证。

《崖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在海湾一块巨石上面南写了“天涯”两字。“天涯”两字我看到了。上下款也刻了“雍正”“程哲”的字样。但是心里想：雍正年间离现在才二百五十来年，恐怕不是“天涯”命名的开始吧。就书法说，程哲的字笔力也太弱了。跟巨石比起来显得太小，跟海天的气势更不相称。站在退浪的平沙上，趁一时兴奋，不自量力，弯下腰去，伸出右臂，用手作笔奋力在沙上也画了“天涯”两字。像做了一番不朽的事业，自我欣赏。字画在沙上，豪情刻在心里。不想字刚画好，一层海浪滚来把沙上的字抹掉了。激浪冲沙，洗刷得很彻底，“天涯”已了无痕迹。——这时涛声杂着笑声，一齐袭来。抬头寻笑声看去，是十多个男女青年海军把自己围上了。个个伸出大拇指，连声叫“好！”原来他们正在赞赏沙上篆刻、五指书法呢。大家一一握手。谈起来知道他们都是上海初中毕业生，去年入伍，驻地不远，是趁星期天到“天涯海角”来逛逛的。谈得投机，兴致都来了，邂逅相遇，立刻成了忘年交。看他们朝气蓬勃，英姿焕发，不禁还伸了

拇指，回敬他们以祖国南大门的卫士，真正的当代神鹰。

在旁边亲眼看到这一幕热闹场面的另一位旅伴，一时心热起来，便即席赠诗，诗的中间四句是：“手书‘天涯’沙滩上，大海惊喜急收藏；后人到此不见字，但闻涛声情意长。”表达了大家的欢快情怀。

字画在沙上，只能是海市蜃楼的倒影，是会瞬息即逝的。还是学自己喜爱的德意志诗人亨利希·海涅吧。他在《宣言》里抒写：

我用有力的手臂从挪威的森林里
拔下那最高的枞树，
深深地把它浸入
爱特纳炽热的喷火口，
然后，用蘸着烈火的巨笔

我写在黑暗的天上……而是洋溢在内心里的真实的颂歌。从此，在天上闪耀着那燃烧的永不消灭的火字，而所有旅居异乡的游客和最远的一代代的子孙，都将欢呼地读着那天上的颂歌。颂歌的最强音，燃烧得最红的火字是：“可爱的祖国”！

贪着畅怀遐想，海滩再里边另一尊岩石上还写着“海角”两字，我却失掉了欣赏的机会。归途被旅伴讥笑说：“不远万里来海南岛，却只看了‘天涯’，而没看到‘海角’。”自己也真感到有些愧悔。幸而在海边跟旅伴一道奔驰游赏的时候，争着拾得了一些贝壳、海石花和玲珑剔透的上水石。带回首都，凭回忆和想象我要精心设计一盆盆景，放在座前案头，天天纵怀神游。盆景题目一定写全称：“天涯海角”。

（选自198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 鹰 ”

“ 鹰 ”，不是说禽。

这是一个青年的名字。从这个名字看不出性别，却看得出性格。这种性格不表现在她对人的关系上，而表现在她对工作的态度上：看准了应该做的事情，像鹰抓猎物那样，就一抓抓紧。对人倒是温和的，亲切的，很重感情。感情炙热得像火，明澈得像水。高兴了笑得流泪，遇到不平的事情也气愤得流泪。不激动的时候，一般像晴朗的春天：明媚，煦暖。

我们访问“黎明之城”——允景洪的时候，在农场认识了她。一经介绍认识，大家的注意力就很自然地向她集中了。她谈自身的经历，谈农场的生产建设，大家都静静地用心谛听。问她关于生活上的苦乐成败，生产上的丰歉盈亏，青年们的志趣爱好和感情上的波动，她总习惯把右手食指点在唇边，稍稍想一想，便清晰流畅地回答。访谈中间她很少有为难的时候，什么都开门见山敞开了思想畅谈。谈话像喷涌的山泉，莹澈通明。访谈是一种愉快，享受。

她说：家在山城重庆的北碚。父亲四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不得不七岁就给人家放牛，九岁就开始背煤。干了半辈子重体力劳动，到了中年才学医当了医生。母亲是贫民，做米糕沿街叫卖。我是劳动家庭出身的。从小爱劳动，还跟父亲学太极拳，身体好，十八岁体重一百二十斤。七一年动员到西双版纳来，我写了四次申请书，母亲也在大会上积极表态，热情支持。一来我是共青团的支部书记，要带头，二来的确是一心一意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弟弟也要来，十五岁，年龄还小。只好他陪我，我照顾他，两人编在一个队里。他孩子脾气重，爱跟别人打闹，调皮得要命。但他聪明，进步快，学什么会什么。二十岁就在这里参军了。去年他从驻地回农场探亲，很有点青年军人的气派。服装整齐，注意风纪，见谁都举手敬礼。当年喜欢打闹的朋友，都对他特别亲热。

我们来的时候都很坚决，仿佛什么困难都不怕。环境乍变却很不习惯。没有现成的房子住，成百的人只能搭临时的茅草棚。也巧，第一夜就碰上落雨。棚外大下，棚里小下，衣服被子淋得湿漉漉的。周围没有一点干的地方。这时候特别想家，想哭又不敢哭。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哭怕影响别人，特别是弟弟。又正好遇上中秋节，队长跑来安慰我们：“你们比别的地方来的同志好多了，他们过端午节的时候想家，有的还哭哩。”这一说不要紧，大家一边说笑，却真的哭了。边哭边笑。

我被分配到宣传队，唱歌，跳舞，小型演出。半天到橡胶林割胶，半天搞文化娱乐活动。干劲大，精神也好，简直不知道啥子叫疲劳。黎明摸黑割胶，有时碰到狼，全靠集体壮胆；旱蚂蟥铺满两腿，流血，开始不晓得它为害的厉害，也不在乎。那时的豪言壮语是：“四川是故乡，云南是家乡，西双版纳是我们战斗的地方。”

怕搞资本主义，不让种菜、养猪那个时候，农场的生活是很苦的。没有菜吃，吃米饭就只好撒点盐巴喝开水。有的队能有茄子吃，那就顿顿是烧茄子，加茄子汤，毫无变化。大家健康情况普遍下降。我的体重降到了一百斤。生活不好，生产也上不去。那时候无论姑娘还是小伙子，大家都是苦闷的。

经过两年，管理体制改变了，各队都可以种菜养猪；职工一家一户也可以养鸡鸭鹅兔，房前房后栽木瓜、菠萝。人人脸上添了喜色，劳动起来增加了干劲。同样的土质、气候，体制改变以后，橡胶、菠萝、水稻却都增加了产量，连续两年丰收。整个农场，还清了积欠还稍有盈余。政策对不对关系是很大的。——不想去年这时候又刮起了“回城风”。那是好一阵暴雨狂风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纯怪农场青年或者上头下头，反正有那么一阵巨浪掀动就是。虽然靠建场时的转业军人、土改翻身的农民两支骨干队伍带头坚持，没有动摇到农场的根本，但是造成的困难和损失是巨大的。

我没有回城。那时在风口上站稳是不容易的，逆水行舟格外费力。但是我群众关系好，站在主流一边。平日职工家杀猪，家家都招呼我：“到家来串啊。”叫我去，主要是改善伙食。大娘、大嫂遇到有事也总找我商量。特别那时在水电站工地，我被下坡的滚石砸伤了腰，正住在医院里，群众同情我，没有强迫我表态。我不是不想回城，重庆北碚比版纳各方面条件都好一些；也不是回城后找不到工作，至少父亲或母亲退休我可以接班。那时我要回城不必趁顺风、赶热闹，请假也有正当的理由：父亲是医生，回北碚检查、医疗腰伤，谁也不好反对。我坚决留下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四次申请扎根在边疆的。经过农场八年的培养，我已经是一个分场的党委副书记，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有责任在农场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特别是战友们离开之后，若是还遗留下来什么没有办妥的事情，按工作岗位我是有义务帮助处理的。事实上真还做了一些别的同志代替不了的杂务。譬如有的战友，没领那月的工资就走了，我替他领了汇去；一对异地青年夫妇，留下一个孩子，暂时不能带走，我也帮他们在农场安置了。……

“你自己的事考虑过没有？”有人插问。

“啥子事？……”她又把食指点在唇边，稍稍想一想。

“噢——”既不忸怩，也不羞怯，她笑笑，大方地说：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分场的邮递员。家也是北碚，在家乡我们并不认识。到这里来了以后，多少年也没说过话，没来往过。只是一个时期每天早晨他在崖上打太极拳，我在崖下打太极拳，彼此开始注意了。我的信件都是他给送来。我有哪些地方来信他都知道。看样子他知道我没有男朋友，我也注意到他很少跟女孩子来往。他看书很多，讨论会上发言，很有条理，分析问题比较正确，观点跟我差不多；又仿佛没有吸烟喝酒的嗜好。就这样，我们慢慢有些接触。算是朋友已将近三年了。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回城风”刮起来他也没被刮走。不走，事前我们并没有商量，都是自觉的吧。今年春节，我要回家探亲，顺便检查一下腰伤。场部已经同意了。开完团代会，把工作安排一下，我就张罗买到思茅的汽车票。我想打电话问问我的朋友，他是不是也回去？若是能一道回北碚，我们就想征求两家家长的同意……二十六岁了，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算兜底儿倒了。”她笑笑。笑声琅琅。

大家也都笑了。笑得都很自然。像北京的秋天融合了版纳的春天那样爽朗，淳朴而又恬净。

崇岩上凝望，苍松上独立，高空中搏击翻飞……

我们眼前呈现的是这样一幅共同的影像。

一九八 年四月
(选自《花城》1980年第7期)

